

是月歲 臉的歡憂

著合《嘯清周》《星昏黃》



◎ 德馨室出版書籍

必屬佳構

◆ 美術設計

江秋陽



溫 任 平

Bernard Woon Swee Tin
No. 174, Golden Dragon Garden,
Coronation Hill,
Kampar, Perak,
Malaysia.

4里把書帶回來，

敬送給任平兄

請教正。

民國六十八年元月廿日。

黃昏星
周清贈

德馨文選 08

歲月是憂歡的臉

周清嘯
黃昏星合著

謹以此書獻給

神州詩社同仁

作者簡介

周清嘯，原名周聰昇，福建永春人，民國四十三年生於馬來西亞。現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十七歲開始創作，作品散見於馬來西亞蕉風月刊，香港當代文藝及國內報章雜誌。現任神州詩社總務暨文藝部負責人。兼修文武，爲剛擊道「天地軒」道場武術教練。其作品收入「大馬詩選」及「馬華文學選集」，已出版詩集「兩岸燈火」（與黃昏星合集）。

黃昏星，本名李鐘順，廣東揭陽人，民國四十三年生於馬來西亞。中學時代即認識溫瑞安，深受其熱愛之學、民族精神所影響，共同爲創立綠洲社而奮鬥。民國六十三年隨同溫瑞安、方娥真、廖雁平、周清嘯等赴台深造，爲創立神州社。允文允武，以圖不負大志。現爲神巫社副社長。已出版「兩岸燈火」（與周清嘯合集），作品散見國內外報章雜誌和文章上。

歲月是憂歡的臉

目 錄

溫瑞安 序

與爾同消萬古愁

七

周清嘯的作品

五月的雨

三

時日悠悠

七

那一脈山巒

一

圓圈圈

一五

台北

一九

蘆花遍山白

二三

一

河山

二九

步行的早晨

三三

明月照故鄉

三九

點燭

四三

傾緣

四七

夜蒼蒼

五一

月光照在歸途上

五七

感情三篇

六三

由黃昏想起

六七

等你，在小站

七三

夜，在蓮湖畔

七七

風依然狂烈

八一

燈下的歷程

八五

回顧前塵路

九三

「振眉詩牆」、「唐宗八大家」與「五方座談會」

父親 九

復學之後 一〇五

一一一

阿狗和詩社 一二三

聚會 一三三

圈個圓圈圈 一四七

黃昏星的作品

下午 一五五

遠行 一六一

歌斷人往 一六五

觸動最深的時刻 一六七

整軍待戰 一七一

想當日上山 一七五

蛻變的人生

離情

一筆帶過

兩岸灯火

夜歸人

快過新年了

我忽然看到日出了

落腳處

有船影自遠方來

相識燕歸來

亮燈的房叩不响

相依爲命

人生在世

等車回家

一七九

一八一

一八三

一八七

一九三

一九五

一九九

二〇五

二〇九

二一三

二一七

二二五

二三一

二三七

目
錄

海誓	二二九
相去千里的風雲	二四一
當我們走在沙灘上	二四七
無限想念	二五三
故事	二五七
搬家	二六七
美麗有山水	二七一
期待	二七五
黃昏星（代跋）	
跨出這一步	二七七
周清嘯（後記）	
十年生死	二八一



與爾同銷萬古愁

溫瑞安

「歲月是憂歡的臉」序

雨夜燈下，展卷讀詩，讀到蘇武的一句：「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忽念及黃昏星、清嘯，竟悲不自勝。蘇武節使匈奴一十九年，雪地冰天，餐風飲雨，然志節不移。這一點大漢風姿，黃昏星、清嘯與之有相類似，唯此詩蘇武係寫給他「相見未有期」的妻，「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一方面是他的天涯路遠，歸期無憑；一方面是星辰斗照，夜何漫漫！「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這一聲長嘆，真是不思量，自難忘，無處話淒涼！至於「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更是殷殷諄諄，都是叮嚀。二弟四弟和我，當然不是這種男女之情，然而今我來思，竟也悠悠我心，不同一種情感，却同一種深摯，一樣的生死默契，一樣的互珍互重，一樣的相隨千里，一樣的雨夜與晚燈，一個亮着一個泣訴。

我在十三歲那年辦「綠洲社」，想在僑居地闢一維護中華文化的園地，次年黃昏星加入綠洲社；又二年，清嘯也進入社裏。那時候他們雖同樣在社，不過是寫寫稿支持，捐捐款維持而已，談不上什麼大志向、大決心。直迄一九七〇年，我們同在一個班上，大家才成了莫逆。記得那時還在唸華文學校，但兩週的華文節數只剩下三、四個小時，其餘都是用英、巫文上課，却居然有一位他校（還是華文小學）校長的兒子，串聯了一班人，包括全班功課最好的女同學，聯名上書（用英文），要求免去華文節數，乾脆唸英、巫文算了。我們一聽之下，這還得了？！我們向來自習中文，不依靠校方，還不趕緊教育裏了，這怎麼使得？！我們即刻發起請願，半天之內，聯合了各班各級，第二天用中文、英文、巫文、回文、淡米爾文，甚至孟加里文上書校長，拒絕類似無理亦忘本的申求。當然其時不免血氣方剛，感情用事，也有些小孩子脾氣，但是這一上書居然也生了効。其時最得力的是黃昏星、周清嘯二人，他們穿著貼腿短褲，騎着高高髒髒的腳踏車，到處去求人幫忙寫信，本來是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們却馬作的盧飛快，來個沙場秋點兵。這一下把許民強、曾繁森、黃肆順、葉遍舟、吳超然等都點成了綠洲社的

名將！

到高二那年，從華文學校被迫轉到綜合中學去，三人又恰好同班，面對着學目俱是語言不同的膚色與眼色時，更加有了真正的認同感。那一段歲月裏，編稿、讀書，真是樂事，讀到一篇好作品，即刻騎上腳踏車，到處去要人即刻讀完，真是一股熱血，放到大雨滂沱裏去也淋不熄。高三那要面臨三種語文同考的M、C、E，其逼迫艱難絕不在這裏大專聯考之下，但綠洲社也在這一年開花結果，那一股雄心壯志，真是如青春般飛躍蓬勃，豈是考試影響得了的？！那一年，奠定了日後天狼星詩社的基礎；那一年，美羅城附近幾個小鎮，霹靂州裏的幾個大埠，都有綠洲的社人快飲於文化的沙漠！

到了一九七三年，繁花開到了秋菊，綠洲的氣象開到天狼星，而星光燦爛，若隱若現中，又要幻化成一更大更無盡於五湖五嶽的氣態，最後終於成了神州。於是清嘯遠行，到了中華民國；我終於也揮揮不長長的衣袖，留下長長的懷念，來了台北，在秋深稻靜的時歲裏。清嘯在松山機場接我，一路上，我在計程車裏咬着嘴唇看窗外特別低的天穹灰濛，他也緊張到說不出話來。像詩寫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反而沒有悲歡；因為前聯「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已經洗滌盡透了。秋夜裏

灯火昏濛的第八宿舍，竹風狂搖，好像黃昏星千里外的怒吼。我和清嘯在黑夜裏繞着大水稻田，一圈又一圈的跑，手上却提着錄音機，正播送着餞行會時弟兄們悲吭的歌聲。

於是才註冊一天的我，與上課一個月的清嘯，就決定再回舊地，然而臨走時仍是下定決心要回來的。清嘯厚厚的黑眼鏡框。以及黑眼鏡框後迷迷濛濛的眼睛，真是有許多話也不必說，說也說不完。回到馬來西亞，黃昏星等亦守到聲嘶力竭，見我們回來，真哈哈啦啦的笑個沒完。到七四年，十大分社的建立，十指聯心會的制衡，唐宋八大家的召開，剛擊道的擴充，北上南下的奔波，像一曲交響樂，湊到雷霆風雨，緊密得飛不入一隻烏鴉，突然一絲淡淡的笛音傳出，原來是風雨初晴，一隻燕子啁啾清新。我們又回到了中華民國。

而音樂也改換成中國。起先是我和娥真、雁平來，隔了座大海洋，同看一輪清月，如此三人行過了中秋。中秋後黃昏星就來了，清嘯到了新加坡，真是天涯比隣，比隣到了最後，他還是浮雲遊子的來了。那一年，是民國六十四年。我們在台北市龍泉街遨遊，看月亮、曬太陽，窮得買不起棉被。黃昏星常在半夜帶着一臉風塵，把他在餐廳工作賸下的雞骨頭帶回來，讓大家歡天喜地的啃。在如此涼薄的情態裏，我們還是上課時有

心看荷池垂蓮葉，無心時給遠方寫一封信，空託雲山寄。

民國六十五年，終於因抽刀斷水的遠方來書，我們返馬無効，進無前路，退無死所，迫出了神州社的大業。這一年，我們初聚於福隆金山，那濤聲那情景像一齣將軍令，一彈一幕景，都是五陵年少遨遊天下的氣象。次年，我們終於有了一座山莊，位於羅斯福路五段，上有天台可以練武，下有我們熱鬧要試劍的人。黃昏星依然在黃河小軒裏拉他哀傷的二胡，周清嘯依然夢夢地彈他低沉的吉他，歲月裏有許多流傷，他們經歷過了，而且拉完了彈完了這一齣，他們還是要再去經歷。

有一夜，黃昏星和周清嘯打架，在黃河小軒通向長江劍室窄窄的甬道走廊裏。黃昏星武功走剛猛一路，打人不曾收手；周清嘯武功走刁鑽狠辣一路，凡有破綻無不攻殺。兩人打得好慘，後來才知是大夥兒要去宵夜，黃昏星推清嘯快走，撞着了娥真，清嘯無法忍受，便打了開來。我當時罵道：「你打，你打！你們打！！清嘯打死了黃昏星，黃昏星打死了清嘯，看以後還有沒有一個黃昏星給你罵，一個清嘯給你打！」他們也就不打了。事隔近兩年，回想起來，真是茫然；爲了碰着娥真，便不惜大動干戈，然後彼此也真相忘了，這不是武俠中的人物麼？前人爲報一飯之恩，不惜捨身相答；今天爲碰到了

娥眞，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架。

民國六十六年，我們才真正建立了一個山莊，在木柵區，很少人不知道這前廳有一天地軒中神州月、棕櫚樹下武陵人」的聚義堂，地下室有岳武穆的「還我河山」的試劍山莊。這山莊天天有二三十人來訪，然而出入有序，不會俠因武犯禁。今日的黃昏星清嘯，已是一場雨後山色青，因爲一場雨的洗滌，而清新如畫。他倆跟雁平和娥眞，都是極眞的人。眞像一曲國樂裏的「牧羊女」，清遠到了極致，原來羊群和姑娘都放到了天上，喜悅裏還是帶有哀傷的，因爲竟到人間不能接近。清嘯還是常常在山莊，凌晨四五點不睡覺，趕稿，跟新秀們王碧惠、郭宛然、吳勁風、李鐵錚等談從前往事，真是雞聲茅店月，比李白的疑是地上霜還要不着意。他常常找社裏的新、中秀們在「見天洞」裏聊天，或者在莊外木柵的街上蹣跚，來引導社員們對詩社的瞭解。大家忘了買飯給阿狗吃，他獨自去買菜飯回來，炒給阿狗吃，阿狗看了搖搖尾就走開了，清嘯忿忿道：「我吃得都沒那麼好！你還不吃！」，就真的吃給他看。他的人倔強，但是很有情，從他的文章可以見出他的素懷，像他散文「復學之後」的一段：

……那時的時間都由自己支配，想見朋友時可以連夜趕着星月，到陽光明媚的

南方去送他一個驚喜；在不想聽到都市的車馬喧時，可以約幾個朋友跑到一個安靜的海外去作短暫的隱居……：重返學校後，這一切都因功課而不再有了。每天，鐘聲把我敲成和別人一樣的匆迫，一樣地須把時間押在教室中。而過去的不會因懷念而喚回來，只徒增對現時的不滿和愁緒，過去的生活已像讀完的書合起來了，新的書是另一種內容，既然攤開了，還是要讀完的。」

清嘯這素懷是好，然而想見的朋友，到陽光明媚的南方，却只換來一個淡淡無動於衷的驚而不喜。幸而跟兄弟們一塊兒到安靜海濱去的機會，在社裏，却常常都有。過去的日子確不會因懷念而喚回來，但却可以因追尋而更新一次。清嘯新的一本書打開來，却發現是從前那本書的續集。清嘯的散文，正如一輪恆定而閒淡的月亮，顯然不乏激情與懷想，但大致還是多愁善感的，像他自己的散文：「月光照在歸途上」：

……車上見月，倍感親切，記得三月前曾為詩社聚會事前往溪頭，六個人搭最後的一班車，那夜乘客很多，我們和遲上車的人擠在一起站着。火車隆隆地向前路，窗外景物不住向後疾退，而就有半輪月貼在遠遠的天邊，窗外有時是樓房集聚的村鎮，有時是矮樹野草的荒地，有時是田野的遼闊，那片月是那樣的昏沉而碩大

，有點像當中切下的半邊南瓜，不論窗外是怎樣的景色，它總是不變地照下來，它總是定在眼前，斜斜地貼在第一眼見的位置。而今晚的月也是定定照下來，照在我的歲月裏。

這一輪月華的清輝，就像他對詩社的感情，是潮昇潮落，生生不息。黃昏星亦如是。社裏出版的書，都由他接洽，每次我們的書出版了，他總是第一個拿回來交給我，比我們作者本身還要興高采烈。像謝朓詩「江上曲」：

易陽春草出，踟躕日已落。

蓮葉尚田田，淇水不可渡。

願子淹桂舟，時同千里路。

千里既相許，桂舟復容與。

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

讀到後來，雖非同舟者，但也覺喜悅無限，作者反而較是傷哀的。黃昏星這人，最心無城府，跟人說話，對答常令人噴飯。有次他打電話去找一個前輩，因為真的找得很急，又不知對方接電話的是誰，只聽他道：「喂，×先生在嗎？」「他不在呀？那你是誰？」

「那他太太在嗎？」「那他女兒在嗎？」「那他兒子呢？連兒子也不在呀！」「哦，他沒有兒子，那他家裏還有什麼人，總不成連半個人都不在的？」他越問越急，我們在一旁忍俊不住，對方也氣不過來，「嗒」地掛斷了電話。他時常窮，但又時常開心，跟狗玩在一起時，常糾纏在一起打滾，又把頭埋在楊楊米裏，像隻駝鳥，讓阿狗來咬。我和阿狗在一起，乃待牠是人；他與阿狗在一起，乃當自己是狗；歲月裏的憂歡，沒有剝奪了他的童心。他的人就像他的散文「人生在世」裏：

……剛才看到「那在雁蕩飛躍之君子」一文，合上書本，滿懷暢快，衝出黃河小軒，說了兩次「人生在世」，哎呀一聲，發現自己全身在發癢，癢得無處可依。我發現賊真這本集子所觸及的雖是一些小事，但却常能從小事中見出大事來，而且都是執着的情感和人生體驗的投射。這本散文集幾乎全都是記載今年我們三人回馬前後她在台北的感觸和情懷，把詩社每一個人物都寫了進去，多麼清晰如燈。

看到一篇好文章，竟心悅得全身發癢，也是清歌共南楚的悠遊無羈，所以黃昏星爲人雖苦，但晚上做夢，依然笑得甜。他生命裏也有那執着，深刻在他的歲月裏，如他的「等車回家」一文：

……近來不管是去台北任何一個地方，雖然有很多條路線的公車皆可到達，但就是偏愛搭零南的公車，也許是因為自己來自南洋，更確實的說：是來自中國的南方。在一個熱帶多災多難的國度生活了二十幾年，南京在腦海中只是一個方向的概念而已，如今離開叩家鄉多年，心中總有許多牽絆，南便成為一個複雜的聯想。而我們這一小群愛看電影的人，總是期許開幕的歡欣，有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趕着夜場的電影，散場後，把心情交給載我們回家的公車：零南。

這一部駛向中國南方的列車，陽光雨水，風光明麗，不過也真要有黃昏星、周清嘯等赤子之心來掌舵方行。記得再度來台時，他們兩人一在馬、一在新，都未能來，讀蘇武另一首詩，真是鬱勃不能解：「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和。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似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俟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正是有這種心情。幸而我們並非執手相看淚眼，塞外萬里，生死一別的蘇武、李陵，有家歸不得，浪跡北海邊。現在神州諸子在一起，也真有王維的「少年行」之風發：「新豐美酒斗十斤，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

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可是酒盡人散後，中夜不能寐，我想還是歸途上清嘯筆下的一輪靜月，或鬧市中黃昏星筆下一輛向南的車子。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眞當是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啊！

溫瑞安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絳雪小築中

附：原本要替黃昏星、周清嘯二人之散文合集「歲月是憂歡的臉」寫一論評的，但近日乃我最忙之歲月，近一二十日內，要完成三篇序文，四篇特約長稿，和三本未完的書，以及要編好兩本文集。又怕拖延了他倆的出版計劃，於是先作此文，閒話性情，以見文章！





品作的嘯清周



五月的雨

五月，雨是悄悄地來，如一個頑皮的小孩，悄悄地到了窗下，不知什麼時候，又不響不響地離開了。只是在五月，頻頻而來，初時令人在心中泛起一陣驚喜，多了便漸漸煩了。也許這雨，對農夫來說是欣賞興奮的，但對一般人，總有一層濕潮潮的感覺，到處都是淋淋漓漓，不知何時才能見到陽光，整個天灰濛得如嚴冬時的清晨，推開窗，教人把一點點的明朗也自心中消失了。這雨，有如無意中找出了一件想了好久的衣服，初看清新爽涼，久了就有了一種發霉的感覺，拂不去的使人手足失措的煩惱。

有時，早晨是茫茫的雲霧遮天，便抓把傘上班；而整個下午却是熱辣辣的大太陽。有幾次，早上是一片明朗的天，陽光自東邊溫和地顯示着一個晴朗的白天，便把在房裏掛了好久半乾濕衣服全拿去院子晒，預期下班回來就是乾衣服了。誰知工作時忽感覺隱隱約約有噪聲在外面穿梭，緊掩的玻璃窗上也似乎有東西輕打得叮叮響。一抬頭，迎面

是一窗水珠。推開窗，雨就在外面拍打着，細細地如穿織的網，斜斜地飄垂至下面冷冷的街。街邊兩排公寓，濕濕漉漉。整幅街景，除了雨，只有輕微的迷茫中的一柱街燈。這等雨，不會很大，只一味浙浙瀝瀝地下，有時看它停了，天還是迷濛得化不開，只一會又悄悄地潑着一窗一窗的水珠。五月，一切都是濕濕的，都要讓人存有一些煩憂在心中慢慢嚼嚙，嚼出陳年的往事，嚼出雨季的淒清。撐一把傘吧，撐起一把濕濕的記憶，在提傘回家的道上告訴自己告訴雨，撐一把淡淡的愁吧。太多的回憶總在雨中浮上來，五月的雨，故鄉的雨。此刻一提起雨就感覺重重的寒意，而童年時遇雨脫掉衣服在田野中奔跑的那股狂歡呢？我不禁爲自己逐漸的長大而感到悲哀。

連連續續的，張傘總比合傘的時候多。本來在逐漸熱起來的天氣中，街邊都出現了一攤攤的西瓜和冷飲，齊齊交織着入夜的熱鬧。而在飯後總喜歡和朋友各執一片紅西瓜，一面大口啃咬，一面緩緩步回家；看高高低低的屋頂上的晚雲，一群鴿子飛過去，又一群鴿子飛過來。有時無意間還可以看見圓而紅的夕陽，如剪貼般地定在微茫的天空，整個黃昏是一片安詳和寧靜。而雨來了，每個撐傘的總是匆匆而過，一街的西瓜冷飲還有很多其他的都不見了，一片潮濕外是一間間重疊着桌椅的無人攤子，旁邊一些凌亂

的垃圾。兩三人撐着傘走過，另外有三兩人站在屋簷下躲雨。一片又一片的迷濛，一陣一陣的冷風，街燈朦朧如一盞盞不亮的古燈籠，點綴着一幅淒清的景象。

「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李清照對着一窗的黃昏雨，也愁絲滿懷。聽那梧桐葉的雨聲，滴答滴答，一切不如意的思念湧上心頭，淒淒涼涼；又有多少人不要愁不神傷？

五月的雨，讓人在夜裏聽着，院子裏葉響的聲音，雨激紗窗的聲音，雨打在屋瓦上達達的聲音，總令人想起，想起中國。廣大的土地，終年讓雨拍打着山河，重重地勾起鄉愁，一種愴痛的病，輾轉難眠，爲的是大地山河。夜裏雨聲，一些與興亡亡的朝代都在裏面，一切的生生死死也在裏面。此時有誰會獨自從床上坐起，披上雨衣撐起傘，到外面去感受天地間的滄桑？有誰會在子夜踽踽地獨行。沿街尋找屋簷下因雨而回不了家的路人，讓他和你肩並肩同擠在傘下送他回家，以自己的丁點兒熱誠，在整個世界的冷涼中溫暖別人。有誰呢？也許黑暗的街頭，有一個看不清楚的背影，撐着傘在那兒等待，是在等待自己的子兒，從遠方趕回來過節日的孩子？是在等待自己的父母，從鄉下捎信說今天北來而未到的父母？抑或趕夜班未歸的丈夫？

五月，整個雨季不斷，已過了大半個月了雨還在蕭蕭地把整個天地弄得濕漉漉的，把整個記憶都惻惻地喚出來。五月的雨，故鄉的雨，從孩提開始，雨一直在落，落在少年，落在現在。重重疊疊的許多雨，許多記憶。五月的雨，午夜的雨，悄悄地來，來自一片廣大的土地上；帶來風、帶來夢，帶來一次次苦澀的失眠。失眠失眠是樹葉上的雨，是屋瓦上的雨，雨驟時如千千萬萬的馬蹄，踏過來踏過去。連連續續，五月的雨不斷。不斷的雨仍是故鄉的雨，天仍是灰濛的天，唯記憶不再是清朗的記憶。

時日悠悠

有時想起以前的日子，便有一屋的燈光驀然熄滅、黑暗襲上來茫然失措的感覺。等到逐漸習慣於黑暗，才記取同座無人。只有自己才會懷念起明亮的燈光了。而那段日子如朝代般的流轉，有它的輝煌，也有它的破落，如燈光照着一切無聲地，無論是喜愉或悲悵，都在燈下繁繁燦燦地上演着過去，直到燈光驀然熄滅如一個時代的消逝。想起，那段日子呵，便覺得自己從千山萬水中走出來，來至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舉目蒼涼。

所以，每次談起那星空下的沙灘，那高原上寒涼的氣候和一盞盞如眼睛晶亮的小燈，我便似一層霧嬈嬈不知何時才散開去，去那不知天地悠悠和那山水默默的土地，把一生都埋葬起來。也許，我們愛提起以前那些不羈的行爲，想在那層層又濕又霉的記憶裏翻出一點點滿足；也許，我們愛談起他們，是因爲我們背負了太多感情的包袱，丟不開也甩不掉的外衣似地緊裹着。那一張張的臉，在笑花和淚潮中浮着沉着，向我們。每次

我們聚在一起，讀遠方的來信，句句淚，語語血，長江大河地掩覆過來的是彼此不能沉默的感情。擁有一段快樂的日子，是幸福的還是悲悵的？我也說不出來，只感覺到以前的日子在心頭陣陣的刺痛，却又喜愛着這種痛苦。在人生中，我已走了廿年的路程，一齊趕路的同伴一個個在半途離去，脚步仍然是寂寞的，仍然是要走下去的，如今，我已來到一個溫暖的地方，踏着自己孤獨的影子，而隔着整個海，千座山，那一個小小半島上的寒冷國度，是他們的居地，我們就只能站在兩端，想念那宛如隔世的音容，讓時光持着筆，一筆筆把我們畫老，以後我們相遇，可曾認識眼前的這人就是從前的友伴，就是一同趕過不少路的旅伴？

來臺北已近半年，每個夜晚還是會默然地想起那段相處的日子，從一首歌，從一張圖，從一封短信，那纏人的記憶總很容易便跳出來；彷彿一切都被一股無形的神的力量推回最初的起點，重新再來一次，再走一次，廿個春天重被花開得燦燦爛爛，如那段少年的時光。只是風雨會來，帶來凋謝的殘局。而那段日子在現在看來，是滿地風雨過後殘留的凋花麼？我們都是葬花的人嗎？對那段日子來說，星空下的沙灘，仍然有晚潮一下下沖上岸洗去足印，洗去小小的緬念；那高原的夜晚，在寒冷的氣候中仍然有一班少

年在笑着鬧着，穿着厚厚的皮夾克在街上寧靜地踱着他們的時光，只是那是另一班陌生的少年，他們會在兒童遊藝場上盪一回鞦韆回味童年嗎？他們會在毛毛雨的小院中喝酒談詩嗎？他們會爲了令整個旅行團驚喜，私底下在半夜敲開商店的門買雞蛋麵包奶油餅乾來準備一頓豐富的早餐嗎？他們會爲了爭執買什麼菜而在市場裏吵鬧一場嗎？那是另一班陌生的少年，他們有他們的世界。我們曾經做過的也只能說出來自己聽、自己欣賞，正如每人有自己生活的方式，自己的感情思想，誰也不能改變別人。這些只能相似，却不相同。就像我們再來一次旅行吧，也和以前的旅行迥然不同了。所以，想起以前的日子，理智上是知道已經是過去的無法挽回或重來一次了，但在感情上却拚命幻想如何地重演以前的日子，而那只是回憶時所得到的短暫的夢境，夢醒後，只有一片片的淒清迴盪，如雨後寂寞的夜晚，街上無車，樓臺無人，只有自己在午夜的寒街下踱着，在燈下看自己的影子。

所以，我們相聚時就愛談起以前，像談着一個曾經輝煌的時代，我們曾是那時代中的風雲，永遠都是的。在整個無奈的生命中，能尋找多一些美麗，在精神上能多得到一些慰藉，不是比整天顧着現實，爲着吃飯、上班、看電視、搓麻將來得好嗎？每個人有

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是愛想起從前的，不管那是美麗或醜陋，只要是生活過的，都喜愛。每次想起以前的日子，便如初戀般的故事，開在人生最壯麗的時刻裏……。

那一脈山巒

那一脈山巒，使我深深地相信着，我始終都是屬於山的。小時候，住在鄉村中，村後便座落着望去並不高却青綠的令人欣喜地想起初夏的山。每次，在黃昏的餘暉中遙望那山，幼小的心靈中總有一股難以克制的嚮往。每次總想着該有一道開滿七彩繽紛的花徑，通向山中的樹林，裏面瀰漫着花香和鳥鳴，也有一隻隻彩蝶在輕快地飛舞，在樹林當中有一塊軟軟的青草地，許多可愛的小動物如兔子啦、小鹿啦、松鼠啦都在那裏蹦蹦跳跳嬉戲，旁邊有一間低低的小木屋，住着幾個美麗的仙子……。所以每次都纏着從山上打柴回來的叔叔，問他有沒有見到仙子？那時叔叔就會拿起攔在肩上的毛巾拭汗，而後坐在牆下，開始說起林中仙子的故事。那時候，山在幼小的心靈中是一個神聖的地方，是仙子居住的所在。有幾次當叔叔要上山砍柴，我悄悄地扯着他的衣角走到牆下，央求他帶我上山。每次叔叔總是望望在洗衣服的母親而搖搖頭。有一次我壯着胆子走到媽的面

前，央求她讓我和叔叔上山一次。母親搖着頭說山中危險，有不少兇猛的野獸如老虎、獅子就等在山中要吃人。我嘟着小嘴，以爲母親在騙我；我雖然沒有入過山，却對山更加嚮往了。

上了中學，才知道山中並沒有什麼仙子；叔叔的那些故事只是爲了滿足我童年幼小的心靈。也才知道母親並沒有騙人。但是，並不因爲山中有老虎獅子等吃人的野獸而對山產生了恐懼，反而每個假期都和三五位同學一同去爬山。第一次爬上山頂，感覺一切都新奇和一股不可名狀的興奮。在山頂俯視腳下的樹和大地，以爲自己爬上了最高峯！後來爬一些更高的山，經歷了更艱難的過程，才從中悟出了一些哲理，爬上山頂再不會有大大的興奮了。只想着：下次我再爬比這座更高的山峯！記得高三那年，廿幾位朋友組成了旅行團，乘車到金馬崙高原去爬碧蘭璋山峯，在別墅前團長指着不遠連綿山巒的最高峯對大家宣佈：這是一段最艱困危難的行程，那山峯高達海拔六千六百六十六公尺，從這裏出發要爬越過四座山頭才能抵達頂峯……。聽着這些話，知道橫在前面的是一項重大的挑戰，但也有一股興奮在血管中奔騰着。我望着那頂峯，果然是高得令人有點畏縮起來。爬那座山，實實在在是一段艱辛困苦的行程，彷彿是遇到了一生中最多打擊

最無助的時候，只憑着一股堅定不撓的決心和毅志向上爬。我不禁想起一葉扁舟，在茫茫的大海上遭遇了狂風大浪時的掙扎！那的確是一段艱辛困苦的行程，生命的整個重担就壓在身上，愈來愈重，却不允許你癱瘓倒下去，必須咬緊牙根，用出全力地挪出腳步，向前邁進。終於到了山頂，許多人往草地上一躺，攤開四肢成個「大」字，在那裏喘着氣。這的確是段艱困的行程。我站在那兒，看着山頂上的廣播電臺，看着藍天白雲，俯視腳下，是連綿的山脈，是綠鬱鬱的千樹萬樹。近處是山和樹，遠處也是山和樹，如一大片綠海湧起波浪在凝結着，除了滿眼的綠，只有滿眼的白雲，不禁想到：爲什麼要來爬這座山呢？千辛萬苦，冒着危險爬上這山頂，但我們得到什麼呢？雲、樹、山，那一樣我們可以得到的？它們始終活在它們的世界裏，爲什麼我們要流盡汗竭盡力地來爬這一無所得的山？而爲什麼在山腳下的時候却又渴望上山頂，現在在山頂了爲何又覺得沒有什麼？而世上人不都是一樣嗎？許多人想盡辦法往上爬，從商的人希望爬上總經理董事長的寶座，求學的要爬上最高的學府，大學生要爬到博士的四方帽上，貧窮的人想爬上富有的階級；一切一切，不是像在山腳渴望着爬上山頂一樣嗎？而當他們爬了上去是不是就得到了他們真正想得到的東西，如追求博士的頭銜的，當他把博士的四方

帽子愉悅地戴在頭上時，他所想獲取的學問已經全部得到了嗎？我忽然領悟了，爬山頂並不是最寶貴的，最寶貴的在於追求的那段過程。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力量都在那時發揮出來，生命的意義不就是要我們去奮鬥嗎？譬如說爬山，在未抵達山頂的中途，大家的心中都有一個目標：山頂，雖然大家都知道，這個目標並不容易達到，却不畏勞苦不怕困難地向上爬，這不是一種生命的奮鬥嗎？所以，無論作什麼事，我都把它當作是爬山，我一直都深信，爬山時所發揮的那股力量，決心和精神，都應該發揮在任何事情上，而那股生命的力量，都是爬山鍛鍊出來的。因此，我喜愛山，也始終認為自己是屬於山的。

現在，來到臺北，這四周都環繞着山巒的城市，我實實在在是屬於山的了。每天回家，看見那一脈山巒，靜靜在它永久的地方。陽光照耀下青綠得像一條古代的青龍。雨中那一脈山巒迷迷濛濛，溼遠的像一則古老的傳說。那一脈山巒，使我想起以前爬山的日子，彷彿它在對着我微笑，向我招手，要我再爬一次山。而這次我去爬的山，却又和以前的不同了，至少它比以前爬過的山都要高，每次看着那一脈山巒，我總這樣向自己說。

圓圈卷

有這樣的一部電影：一個女生，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逝滅了，毅然地跑到僻遠的山地一家孤兒院中當教師，和那群天真可愛的孩子一同渡過她最後的人生。後來她的墓塋就設在孤兒院的廣場上，暮色低沉，那群孩子在墓前圍成圓圈，唱她教他們唱的第一首歌。時常，這故事令我砰然心動，低迴不已，那首歌更是時常獨自輕輕的唱起來，當想起朋友、家人，以及逝去多年的父母。其他的人不知會不會唱起來呢？應該會的，那個燈光朦朧的夜晚，從電影院冒雨踱過幾條街，涼涼的水珠潑在臉上，大家不是唱着剛從影片上學來的那首歌嗎？吉他聲輕輕地彈起，歌聲悠悠地唱起，我們的愛心便在那裏了。接到遠方的來信：「讀着你們的信，感覺中大家坐成圓圈，在星空下，在退潮的沙灘上，唱起『圓圈圈』，現在圓圈是否能圓起來？大家離得這麼遠，我不相信圓圈已圓不起來，你們的離去，只是把我們的圓圈擴得更大，從這方到那方，像整個宇宙，也是個

大大的圓圈圈。」別離，是把圓圈擴大嗎？那麼死亡呢？有人說死亡是完成一個自己的圓圈，那生命豈不是有許多許多的圓圈嗎？是的，所以我們才會爲一個新誕生的小生命唱起「圓圈圈」：

我們大家把手牽，圍個圓圈圈，圈圈圍得圓又圓，我們並不孤單。

那時是在一個廣大的客廳中，花色的窗簾靜靜垂落的早上，小生命躺在母親溫暖而安全的懷中，紅紅胖胖的小臉，便坐在身邊的父親疼愛地握着小手笑。那是個靜靜的早上，一班小孩子爲了祝賀小生命的誕生，而聚集在那個客廳上唱着這首充滿愛的歌。笑聲和祝福聲在歌後便如浪潮不斷地覆蓋過來，覆蓋着小小生命，大家笑在一起鬧在一起，誰會感覺到孤單，孤單的人哪會唱出這種聲音：

我們大家手拉手，一起向前走，沒有煩惱沒有愁，永遠都樂悠悠。

真的在那時候，大家就一齊手拉着手，爬山去摘那還很遠很高的星星，去海灘擁有漲潮退潮的時光。大家就像一個大家庭裏的兄弟姊妹，永遠互相照顧，互相敬愛，生活在一起，歡樂在一起，悲傷也在一起；多少時日過去，那首歌每次都被唱起，唱起，無論懷念或遺憾，唱起它也是一種溫暖。圓圈圈，多少人能利用自己的全部生命畫一道

完美的圓呢？像那個女生一樣利用最後的愛最後的情，使一群可憐的孩子獲得溫暖、歡笑，最後她們的圈圈仍然是圓的，永遠永遠。而我們也一樣，互相敬愛，互相照顧，真情從那次爬山就可以看出來了，途中有人扭傷了腿，大家都關心地照顧他，直到他的腿傷痊癒，這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事，但這世界上，錦上添花的事太多太多了，我們只是億萬人中卑小的一份子，也只能在小人物群中做做別人不願做的送炭工作了。雖然炭並不值錢，在嚴冬挨冷的人如果收到別人送來的一些炭，整個人生不是溫暖起來了嗎？看別人感激的眼光是難過又快樂的一件事，謝謝並不能代表什麼，只有那種無言的眼光是令人難忘的。這個世界本來是很美好的，綠的水、青的山、藍的天、藍的海，世界應該是個大圓圈，人類應該不分彼此，不分種族，大家手拉手牽個圓圈圈，一起向前走，而現在看到的却是戰爭！戰爭！烽火在東方燒起，狼煙在西方繚繞。

而「圓圈圈」這首歌很適合我們唱的，想起以前的時光，小小的愛心、真摯的感情，那種情境正是這首歌所表達的。每次聚會，從各地趕來聚首的人，多令人感動，是什麼使他們為相聚一次而從數百里趕來，帶着他們的笑和旅途的疲勞。那種情形，正像「圓圈圈」最後的一段：

大家快快走過來，一起把手拍，我們相親又相愛，永遠也不分開。

大家相聚，在一起唱歌拍手，拍出唱出生命的意義。有人說知己難尋，朋友也不容易找，而我們一班人，共同爲一個目標前進，互相幫助，互相諒解，許多災難來襲，如果不是同心協力，不是會倒下去了嗎？文學的道路是崎嶇艱苦的，所幸的是我們有不少人在一起走，涉過深水越過高山還是在一起，對着同樣的目標在共同的道路上邁進，我們是相親又相愛，永遠也不分開。雖然在聚會過後各人回去自己的地方，彼此相隔百數十里，但永遠也不會分開的，我們的離開並不是真的離開，我們以前圍起的圓圈，也並不因我們的離開而不圓，我們仍在一起，小小的愛心，真摯的感情仍然使大家在一起。以前沒有去深思這種問題，等彼此在天之一方，深夜掠起那層層的記憶，記憶中的星光、寒夜、流水、沙灘，令人深深的迷戀着也想再擁有它。唱起「圓圈圈」吧，吉他聲輕輕彈起，歌聲悠悠唱起，彷彿便回到從前了。以前只曉得「圓圈圈」很好聽，很適合我們唱，如今唱起，才觸及到它內涵的哲理和傷感，大家把手牽，圍個圓圈圈，所有的愛心全在裏面了。

臺北

未來臺北時，想像中的臺北一定是繁華的大都市，高樓大廈林立天空下，入夜時一城的「霓虹」繽紛。來臺北住了一年多，發現臺北並不似想像中那樣單純和平凡，臺北是一本包涵很多學問的大書，多翻一頁讀過去才懂得多一點。你如不相信，請在中華路一站，人潮是那麽令人慌心，你走進去就被捲入一大堆毛衣、領帶、化妝品、手袋、皮帶等衆多的拍賣中。除了街上嘈噪的車聲，兜生意的聲音從擴音機穿出來使人驀然清醒，我有時喜歡捲入人潮中，漫無目的地隨着潮流沖過去。從毛衣領帶等店，一間間看過去，看一些人在高聲喊着最低的价格，看那些男女在大堆大堆的物品中翻找，想找出自己喜愛的，那種充滿希望的舉止，顯示人生的企求。

你不愛臺北呢？我相信你一定會喜愛這城市的。像第一次從飛機上俯望臺北的那情景深深被我們喜愛着一樣；那情懷很容易跳出來讓我們重溫；像是無意中看見了一張

自己喜愛的舊照片，照片中的山水人物，瀑布般地衝激出朵朵滾白的水花，在心中旋迴如一首詩。你曾經告訴我說當從空中望見臺北時，激動得幾乎要哭出來，我何嘗不是呢。坐了大半天的飛機，滿眼是無際無涯的藍天和棉花般的白雲，那種單調真令人寂寞得不知作什麼才好。忽然聽見甜美的聲音告訴臺北到了！這時不但要相信耳朵更要相信眼睛，從小方窗望下去，雲絮布簾般地飄過去，一片無邊無際的青綠浮上來對抗上面的天藍，呵，曾何時看見過這一大片綠？這一大片令人思念的大地，魔術一般地鋪張一塊大青布，把一切都蓋得服服貼貼，飛機飛着，還是脫不出這一大片綠，如蜻蜓慢慢在水池上尋覓停息的地方。飛機慢慢飛着，下面那條白色的是什麼呢？靠近一些看，閃着白銀蜿蜒地把大青布剪開，看清楚是流動的河，銀白中幾點黑點小方塊該是水上的渡船，順着水或逆着水划過去，划入銀河裏來。再抬頭，高壯的大山自遠遠那邊黑藍着臉走來，它的雄偉只有在此刻才感覺出來。連綿不絕的大山，向我們面前推過來，深藍中繞帶着陣陣雲霧，又有點濛濛地帶着多少的神秘。靠近山發覺山下又是一片茫茫的水域和翠綠的平原。飛機慢慢飛過去，然後轉了一個圓弧，山的背後一個城市就藏在那裏。它正從脚下慢慢浮上來，那些街，那些建築物，如星星在夜空裏冒了出來，正探着頭在張望。

這是臺北嗎？看着自己斜斜地沉下去，臺北伸出廣大的手了，一下顫動的落實感覺使人大大興奮起來。雖然還在飛機上，雖然自己的腳還未踏在土地上，但那一下輪子和跑道相觸及的顫動，就證實自己已投入這城市了。

就這樣降臨了臺北，在空中初次的相見，是一則動人的記憶。臺北在被你看見之前先讓你看到那大片的綠原，那豐饒的土地，讓你知道他是多麼的偉大。就這樣到了臺北，就這樣和人談起臺北來，我們總告訴這些話和空中俯望的整幅景象……。

現在，踏着臺北的土地，呼吸着臺北的空氣，吹着臺北的風，淋着臺北的雨，臺北是全然與我們共存。只要你肯去讀它，它可讓你渡過多彩多姿的人生。我愛臺北，尤其是夜裏的臺北。在夏天，街邊一車車的西瓜，紅紅的一片片的擺滿車上。從燈光照耀下望去，絕不會想到是賣西瓜的攤子。在冬天，一攤攤的水果都換成了鐵桶子，嫋嫋熱氣的桂圓茶在吸引着行人；一杯杯熱滾滾的擺在那兒；那是寒冷季節裏用很少錢可以買到的暖和。

臺北的小販很多，只要是比較熱鬧的地區，就有各種小販，利用各種屬於自己的兜售方式來吸引顧客，有些是圍繞在你身邊，請你買一包瓜子或口香糖。有些用紙箱把貨

物裝着或佈散一地在大聲叫賣，前者以電影院門前爲主，後者以地下道爲主要地區。而那些賣報紙或愛國獎券都是老年人或殘廢的，他們靜靜站在人潮的一隅，輕輕搗動手中的報紙和獎券，企圖以這僅有的小動作來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同情。有不少的小販推着手推車，賣糕餅或甘蔗汁，沿街卡卡地推着。找到一處合適的地點就停下來等待顧客。還有一種是賣蕃薯的，拖車上裝了一個大瓦缸，旁邊堆滿沾泥的蕃薯。煮熟的蕃薯就裝在大缸裏，一邊拖一邊搖響手上的竹筒，格格作響，有時在夜晚中看着車子上那點閃爍的火光，聽着轉得格格響的竹筒，以及一般散發的薯香和鄉土味，是很令人懷念的。只是這類小販已不多了。

蘆花遍山白

除了從書上讀到許多文字描繪的秋天底面貌，你是否有看過真正的秋天，親身經歷過秋季對遊子的煎熬折磨麼？那種微寒乍暖的氣候，天空盡是灰濛濛的霧靄，地上盡是瑟瑟的當一陣風過便忽條滿空皆在飛颺似蝴蝶的落葉，那種氣候，觸目是滿天滿地都將逝去的悲哀和蕭殺，這是晚秋近冬時對自然底生命作一次無情的掃除，你蓬勃的心情會體會到那種大寂寞襲來的淒愴嗎？夜深人靜，一陣寒意凜冽地把你從夢中冷醒，張開惺忪的睡眼你看見小窗正被淒淒的雨絲和狂烈的風籠罩着。獨對一室的愴黑，聽那不大也不小的秋雨拍打着紗窗，何其淒浙，何其淒切，淒浙的是外面的雨噪，淒切的是遊子的赤心，潛伏已久的鄉愁一下子如野草得到春雨的潤滋全部茁長起來，望向窗外，眼睛是黑暗和迷茫交織的潮濕。夜何淒淒，雨正淒涼，懷鄉的悲痛。思家的哀傷你可曾嘗過？訴說秋天的濃濃鄉愁是一本本書，你除了從書上看到這一點秋天的悲哀，偶而心中也產

生一線惆悵外，就把一切忘懷了。秋天本不屬於我們的，它不會在我們的眼前展現，如一朵花，一場夢。秋天不會在我們的國度展現，因為當我們推開窗，撲面而來的是燥熱的旱風，午後的陽光絢爛如仲夏，直撒到窗前，頭頂的天空碧藍藍地任白雲作游湖般在划船，遠處是一年四季都嘩然綠出春天的山巒，一條洪荒時代的青龍，一直飛翔到現代，龍頭嘛在雨影颺搖的北部，龍尾卻還在遙遠遙遠陽光明朗的南方。這是山，推開窗就看見的，不管白天或黑夜，山始終凝視着我們的窗，只待我們把窗打開，便迎臉拋來一大片綠，令人措手不及地綠了滿眼滿臉，你說，這那會有秋天？山在遠處，眼前的也是綠了滿院子的樹，在風的喧鬧下搖動着蓬勃的綠髮跳它們的舞，鬧它們的歌，像一隊西洋的嬉皮士樂隊，你聽也好，不聽也好，只要有風，愛鬧愛吵的，它們就舞起來唱起來了。所以你說，我們在這種環境下那會去想秋天呢？我們都活在同一個盛夏的國度，永遠擁有的只是炎熱的陽光，日出，陽光洒得滿地晶亮，就開始熾熱開始令人窒悶難受；日落，夕暉裏滿天繽紛的落霞映照著群群歸巢的飛鳥，暮色並未蒼老夜的黑幕便掀開了，所以你說，天天如此，怎樣去擁有秋天。當然有時在午後或清晨會有一場烏雲密佈的大雨或灰濛濛的小雨，只有那時才感覺到一點秋天的沁涼，當雨絲自天空垂斷而變成地

上的積水和溝中的鳴咽，太陽又猛烈地在天空收買僅有的潮濕了。我們生活在一大片綠意的陽光下，終年不變地，推開窗，外面過度擁擠的陽光便溢滿小房，你沐浴在光中和對窗的山巒樹影相視，怎樣想起枯意的秋天？關起小窗，你便亮在幾百克拉的燈光中，攤開書本去牧放你的思念，去作另一次悠然的神遊，逍遙在虛麗幻美的領域中，你又怎會想起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情景？你不會想起是不能怪你的，因為我也不會。我會想起是很偶然的，那是一個陰霾的天，一個將雨的近晚時分，我在河岸上走過，風並不大，卻把河水吹得漣漪圈圈，並把岸邊的樹，樹上的葉吹得嘩嘩的喧响，我看見了一片片枯黃的葉自枝桠上飛起，颺呀颺地落在河面上成一葉小舟，隨着流水漂呀漂地去了老遠，我在樹下站了好久，這無聲的情景深深地震撼了我。看着那一片片隨着流水漂去的落葉，我想起了秋天，想起秋天有一種可愛的葉子，秋天一到便逐漸轉紅，紅得滿臉如一朶情初開的少女接受初吻的那種情懷，秋天愈蒼老就紅得更淒美，當滿樹的葉在風中搖竄曳時，就像一團神秘的聖火在半空中燃燒，那是何等蒼美的風姿。當那種葉子颺落，鋪滿了整條幽靜的小青石道上，陽光下，月光下，都淒楚得叫人不敢踏進一步，生怕會把整條小道踩出鮮紅的血，如果俯身拾起一片，那是一片血掌，握在掌中會以為那是自己的

的心。我想起秋天的那種葉子就產生了一種惻怨的情懷，你該知道我說的是楓葉，你從書上看過的，你也會欣賞它在詩人及散文家筆下所擺出的形姿，你也曾嘗試在作品中擁有它，因為我也一樣，但你為何不會想起那是楓葉？也許你必須承認一點，你和我相差的是，你沒有想起秋天，雖然我們都沒有一片楓葉。十九年了，如斯的十九年，我們始終生活在盛夏的炙熱中，在這個國度秋天是拒絕入境的，在這裏我沒有辦法去迎接渴望的秋天，太多的人已遺忘了它，包括你在內。秋天，只會靜悄悄地在我的夢中呈現，當我把夢收起，光亮的陽光刺痛了我的眼，昨夜殘留在枕邊的秋意呢？給抹殺了！當我們睜開眼睛看這世界，就從不會看見秋天的，因為太多人已遺忘了，有更多人拒絕它害怕提起它，也從不會去懷念的人。這些人，可憐的這一大群人，在街上，在茶室酒樓，在任何的地方，我們只見到一張張滿足的臉，他們笑着，開懷地笑着，盡歡地笑着，沒有想起以前，也不會想起以後，朋友，啊朋友啊亞伯亞叔亞嬸亞姐們，想想秋天吧，想想以前秋風刮在臉上的那段日子，雖然寒冷卻很親切……笑聲依然，開懷滿足，是的，大家都在開懷地笑滿足地笑，因為對於他們沒有所謂想起或懷念的了，也沒有故鄉和異鄉之分，對於他們，故鄉的親切和異地的苦澀並無兩樣，從許多張臉，我看出他們已不

異鄉，也不再故鄉，他們，並無親切和哀傷，他們，只要開懷地笑滿足地笑。於是我忽然加倍地想念着秋天，且嘗試着去擁抱它，這也就是我向你頻頻提起且惹起你不快的原因了。使我真正懷念起來並深深觸痛平常不易發覺的創傷，是某個子夜的下弦月，三兩聲淒厲的犬吠和詩人本身喊不出的鄉痛。

所以，在滿天皆鴉群起嘈吵的時候，我只有保持沉默，一如顫抖在晚秋中的老蟬，不能放歌且不願就這樣死去。滿天的血霞映紅我蒼白底臉，滿原的風吹得我颼颼欲去，啊我欲乘風歸去，又恐高處不勝寒呵。我只能回到令我想起秋天的河岸，看枯葉颼泊水上，潺潺遠去如兒時摺起來玩的紙船，我只能呵坐在河岸上讓那些不掉在河面上的落葉層層覆蓋我的影子，讓一直在流的河水掠走我空茫的眼光。

我一直在河岸渡過不短的日子，歲月，難道只有落葉與河水嗎？我忽然想到山上去，去看看日落的情形。乘風不得，遙望也是好的。我循着一條已近荒沒的小徑上山，風很大，山中好一些蘆葉隨風曳過面前來，一陣淒涼的感覺。山上的風比山中更大更冷，我站在山崖前，一輪暗淡的落日，慢慢向地平線沉下去，落日是暗淡而淺黃，因它的艷麗已潑在天上成一際的晚霞繽紛，秋已深了嗎？暮色自夕陽沉下的地方升起來。一個

白天就要過去了，一個未知的夜正在降落，而在這白晝和黑夜、過去和未來交接的時光裏，我回首，在殘暉中愕然，在影子中愕然，愕然着滿山的白，啊蘆花竟一山一山地都白了頭，是秋已深了？秋深深染白了蘆花頭？滿山的蘆花颺幌，滿山的白颺幌，颺幌着一首溢滿哀愁的小詩：

「沉思」

蘆花

在秋風中

越搖越

白

啊蘆花遍山白，我溢得滿滿的悲哀，隨着滿山飄擺的蘆花染感了整片山河……………。

河 山

是進入山中了。路斜斜向上伸沿過去，我們就這樣一轉一個彎地旋入山中來了，隨着車子的氣喘淋淋，愈爬愈高，台北市已早早匍匐在山下。窗外，樹們把天色剪得片碎，貼在綠影中，隨着陽光淡淡投下來，給人一幅淺淺的春日。

從出發開始，沒有想到來謁海靈竟然先要敬叩山門，結果沾了一身的草味和雲絮，外加上雙眼深深的盼望。誰會想到峯迴山深的野道上竟是一座長長的雲梯，把兩岸的歲月隔膜後，又在這裏連接起來，不用虹橋，不用飛鳥，只用那藏着太多悽苦的眼。從車站開始，誰也沒有想到的，車子轟轟地經過一條又一條繁華的街道，建築物和行人成了電影上飛快掠過的畫面。只過了一座圓山橋，都市就變成了青綠的山丘，郊外的景色毫不提防地襲到窗前來，一段花和矮樹叢互爭青春的路程被拋在後頭之後，前面赫然是一條陡斜的山路，路旁是千年的樹族，排着無秩序的陣容，自山上開始。就一路追趕上來

，帶着風在四周叱喝，後面跟不上的，前面還有更多挺直的在等待着我們衝過去。只要是在山中，從來沒有人可以不受樹族們熱情的包圍，它們一面唱着山裏的歌，一面兜售些碎的花影。

路在山中，有時兩邊是森林，如古老的一面牆朝天而立；有時一邊望不見底的深谷令人心悚。車子在這迴轉的山路上，緩慢地讓路牽引着前進，如小小的爬蟲。必然是已經爬了幾千尺高，雖然沒有測量，但氣候是最好的報導者，車中有人開始披上毛衣了。此時此地是濛濛的雲靄，鑲着整片低低的天空，那平時的老太陽呀，隨着台北市早早地被拋落在山下了。山勢因路的陡斜和彎度把車子累得氣喘呼呼，不得不停下來讓一些人上下車，讓我們有較充裕的時間在流動後的靜止裏向山敬禮，以虔誠而深情的眼光，還有那重疊的山之記憶。

以前登山，眼前展示的是一梯梯的青茶樹，一園園地潑出太多太濃底綠。登高望遠，卻看不見濶大的平原，和整幅藍天一齊馳奔，沒有河，望去如一條白巾，婉婉轉轉，奔向遠遠望不見盡頭的雲海。這次要看海而入山，大川長河，在這海島只像個未成長的孩子，而我們本有的更濶更大的平原、更高更傲的山、更激更長的河，都落在對岸，歲

月的深處。

車子繼續輾追着路，路一直隨着山迴轉像玩着遊戲。窗外除了還是樹，一邊出現了一道小溪，水沿着亂石的灘頭潺潺而流去，流去山中的生命。亂石灘頭在這裏，古代的英雄也必曾在那兒磨劍，如今劍和人，都成了山中空空的風聲了。坐在車上看着景物飛快的飛逝，想起自己從未看過濶大平原，只看過一簇簇茶樹山坡，如能一瞥山谷間那空曠的土地，也是一種滿足。

終於看到了。

窗外的亂石灘過去不久，在轉一個彎的瞬間，一座高兀的大山撞到眼前來，下面是一眼收不完的遼濶，在山與山之間攤開來，遼濶得令人手足無措，只想拚命把它映入眼中。這空曠，真該屬於平原的，這平原該屬於農莊的，這農莊，該屬於那小小的一間間屋子的，而那一間間小小的屋，又該是屬於那白銀銀的河。屋子小如玩具的積木，河卻長且濶，天地間一條銀白的腰帶繫着整幅山川，在那兒曲一個大彎又扭一個大轉，奔向遠遠看不見什麼的那一端，那一端應該是海，和天連在一起。一幅故國河山的圖畫，就擺在這兒，以淡薄的雲作爲底色，淡淡的山水、自歲月流傳下來，廣濶。這幅河山，像

不像故國？而對岸該有更濶大的平原，更青綠的草原，讓你馳車三天三夜也走不完的大，那邊的大江長河，從西部輾轉到海口，經過多少大山和大城……。

車子已把那片平原遠遠拋在後頭，正斜斜地往下山的追過去，追着緩緩蒞臨的黃昏。路，長，萬萬里，哪一天帶我去看更濶更大的河山……？

步行的早晨

每個早晨，不管是下雨或吹風，我總是步行着去上班的。而這一段路，每天都讓我獲得很多，雖然那只是沿途看見的情景，但它也是人生的呈現，一種真情的表露呵。每個清晨，我是多麼的樂意去接受這些，令人欣喜或嘆息的。往往，在步行的清晨裏，我也油然想起過去和未來。

步出短短的小巷，一街的景物便坦然展現。在這裏車來車往，交織着趕路的匆忙，匆忙地開始一夜安靜後又重歸於忙碌的生活。機車噴出茫茫油煙向前奔馳，汽車軋軋地向前奔馳，他們都不會在你的身旁停下來，只有一輛計程車，間或按響喇叭，緩慢地經過，期待着乘客的招手。路旁一站站車牌旁，立着不少人，一輛輛公車停下來，他們便惶惶恐恐地擠上車，深怕擠不上去又要枯等下一班，所以，每輛在街上的公共汽車都是擠滿了人。看看這些，我覺得自己何等幸福，我不因趕路而被匆忙絆亂了悠閒的脚步，

我也不用和大家擠公車弄得喘不過氣來。我是何等幸福呵！在這清晨沐着晨曦或披着微風，慢慢地觀賞着這眼前的一切。從熱鬧的街道轉進一條窄小的街，這裏沒有太多的機車，偶爾有一兩輛計程車經過。兩邊是矮小的店舖，大多是賣飲食的；一家家在路旁擺了他們的招牌，白底紅字，有豆漿大王、炒麵大王、台南担子麵等煥發小小的引誘。而三兩個微微冒汗的笑臉在迎接你，只期待你喝一碗豆漿，啃一副燒餅油條，或叫一碗熱麵，熱騰騰的煙冒着油香的。另一邊擺着五六個攤子，穿着衛生衫的老闆正在拌着佐料，上方掛着『新鮮涼麵』的木牌。再一家是賣稀飯的老頭，他正和兩位顧客閒聊着，且不時發出咯咯的笑聲。再過去幾家是麵食和水餃店，老闆正忙着他們的工作；賣饅頭的山東老闆，此時打着山東腔和買饅頭的兩個小孩逗樂。最後一家是一個婦人，背上馱着一個嬰兒，賣牛乳可樂等飲料。每次我走過，彷彿看見了鄉下勤勞的人們，他們都在全心全意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勤快，從他們油光光的汗臉上可以看出；知足，從他們佈滿風霜且微笑的臉容可以看出；誰說城市的人都是遲起而懶散的呢？誰說只有在鄉下才可以看見勤快的勞動和知足常樂的人們？我不是看見了嗎？每次走過他們的攤子，我總是以欽佩的眼光和感動的心情去接受他們親切的招呼。

清晨的這段路，我還看見許多可愛的孩子，一個個矮矮小小的戴着橙色的帽，背上黃色的書包，有些和同伴牽着手，有些彼此低聲談着他們的故事向學校走去。他們蹦蹦跳跳的，有些還口中哼着歌，踏着舞步，在練習老師教他們的舞蹈呢！和他們走在一起，孩童的那股天真活潑也感染着自己，使自己變得年輕起來了。和孩子走在一起，真不知什麼叫憂鬱和忿恨，他們小小的心靈只有愛，也許當他們頑皮賭氣時會和友伴鬧翻，但不要多久他們又會手牽着手在一起過着快樂的生活了。我曾經在這路上看着一個小孩滿臉的氣憤對身邊的小孩說「你討厭死了，我再也不跟你好！」說完撇下那小孩獨自快步走了，只留下那小孩嘟着嘴，抓着頭髮，一臉委屈的樣子。而就在第二天，我就看見他們手牽着手；問他們昨天不是鬧翻了嗎？一個說：「媽媽說我們是好朋友，不要只爲了小事就不好。」另一個說：「就是嘛，我們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了，爲什麼要吵架呢？」

穿過了小巷，前面是平交道，每次我進入地下道，就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婆，手中拿着一疊疊的愛國獎券正向行人兜售，每次她都是微笑迎人，而別人回她個不理不睬或冷淡的搖頭；這令我想起了鄭愁予的詩：

我不願買那種獎券所謂愛國云云。

除非伸出的是顫抖的手而操着鄉音的。

假如我身上無多餘的五元紙幣，

或已在相同的情形下買過了，

我便誠懇地說：

對不起老太太；我已買過了。

每次經過，我總是怕看見她渴望的眼光和微抖的手，那眼裏閃着一種需求。每次，我把錢送過去，接過一張獎券和一連串的謝謝及笑意。我已得到很多，還能需求什麼？從地下道出來，我迎上了天上照下來的陽光，一陣陣的溫暖伴着我，在心頭熾熱着。路兩邊植着的一棵棵大王椰在迎風搖曳，路上一輛輛的汽車、公車、機車，在遵守着紅綠燈的指示，這是大城市的真正景色，我也要等待下一個綠燈。這裏的車聲令人感到太喧囂，令人茫然，但並不是車聲都不好。住在城市，在子夜時，獨自從街上回家，一盞盞的街燈，照着空濛的夜。寂清的街道空無一人，人生的蒼涼寂寞一下子湧上心頭。此時兩道昏黃的燈光照射過來，一輛軋軋奔馳過去，車聲慢慢消失。而那車聲，擊破了夜的

沉靜，使人感覺到它曾陪過你，曾有人和你一同在深夜趕路，雖然兩人的目標不同，也像擦身而過，使人覺得人間並不太寂寞。就算你最寂寞時，請記着，還有人陪伴着你。

啊，對於早晨，最欣喜莫若於令人油然記取一切了。這段路，在接近報社時，我總自然地看見了衆多屋頂上的一片天，有時濛濛如一幅淡漠的水彩，有時晴朗得如一面湖。有時一架飛機正升空而去，有時是一群鴿子撲撲飛過去，又飄然飛過來，總有一些小小的欣喜。而在那麼一個清晨，我看見了那片天空飛着一隊南去的雁，帶來了久未呈現的鄉愁，驀然從深深的記憶中映出千山外的故鄉；呵，故鄉。

清晨的這段路，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滿足。雖然記取的僅是沿途的一些情景，令人欣喜或者嘆息的，我都樂意去接受。當有一天我離去後，深深記起這個城市時，這早晨的步行不正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小段路程嗎？沿途的景物不正是最美好的記憶麼？



明月照故鄉

最後大家坐在冰涼而堅硬的石階上，沉默下來任遠遠近近的燈火在眼中亮着，任前面不遠的那泓湖輕輕盪着，水中的月影和燈花，像一幅抽象的畫摻和着青黃藍三色，蘊含了另一個世界。風不疾不狂地吹過來，帶着身邊微微的衣袂聲，像有人在遠處哼着不知名的小曲，被它偷偷傳過來。月亮正在空中慢慢拂着雲絮，飄過那在夜裏看起來彷彿已沉睡了去的山。山中幾乎是沒有燈火的，三兩點微弱的光芒幽靈似地一閃一滅，而人家都住在山下，織成疏密不一的星空。我們都沉默下來，如那山、那燈，還有這宏偉的建築物。

每次到 國父紀念館，心中總是沉甸甸的，舒不出一口氣來，却又很喜歡這種感覺，彷彿是一到這裏就能感受到中國人身上的確切責任。 國父紀念館兀立着，金黃色的屋頂倒掛四角斜斜揚起的飛簷，一桐桐的大圓柱，就這樣撐起了古代流傳下來的氣勢，

帶着許多朝代的輝煌。當一個人自湖那邊行來，面對着國父紀念館，便漸漸感覺自己被鎮懾了，脚步也要放輕，彷彿這樣才顯示出心裡的虔誠。然後石階一級級迎着脚步升上去，門內是國父銅像肅然地坐在那裏，在看着走近來的子民，也彷彿在望着遠處的山和燈光。靜靜坐在那裏，慈祥而又莊嚴地讓人瞻仰。來到這裏感覺自己走入歷史中，走入那風雲色變的江湖；又發覺活在現代，承受着一切都剛平靜下來的輕風。

記得第一次到國父紀念館是兩年前一個別離的夜晚，那時我們還是異鄉人，到此故鄉作短暫的依偎。四個人在植物園的涼亭中喝酒論劍，也談着余光中所愛的翩翩荷花，後來他要我們在臨走前有一幅輝煌而十分懷念的景象，便帶我們來這裏。那時冬天的深夜，紀念館沒有一個人影，四個人的脚步咯咯地敲在瀝青路上，彷彿是輕輕的叩門，雖然紀念館的大門已鎖了起來，再叩也沒有人睬沒有人來開。我們就雙手趴在玻璃門上努力把眼光穿過那厚玻璃，看見國父，山一樣的坐着，碩大的影子投在高牆上給人一種很深的感覺。隔着一道玻璃門，兩個不同的世界，大家各在一端靜靜地，寂寞。後來沿着長廊走了一圈，揀一道石欄杆坐下來，心中感覺到了一點點沉重，以及明天的別離。

如今到 國父紀念館，不再只有一點點沉重，而是一股風暴後悲蒼涼的感覺在血液中激流或憤懣，有時想一個人大聲大聲地哭起來。國父仍然坐在大廳上，兩邊排列着國旗，而曾經流落他鄉我的已回來了，瞻仰時還是隔着一道厚厚的玻璃門。爲什麼是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爲什麼我不早生數十年，追隨您在大江南北捲起風雲？在那個動亂多變的江湖中，爲什麼我不能是您馬前執轡的小卒，給您分擔一丁點的苦難？我把臉貼在玻璃門上，看您坐在裏面，在一片幽靜中您坐着如整幅壯麗的山河。瞻仰您時便像瞻仰着整個中國，令人想起許多輝煌，像長廊上一系列的長明燈齊齊亮起，讓我們看清楚楚前面要走的長路……。

月稍稍向西了，紀念館的影子慢慢移過那邊，而我們坐在影中，聽那永不止歇的風，看那永不熄滅的燈火，望那沉了又升起的皓月……。萬籟俱寂，遠遠的車聲現在也不可聞了。我們坐在冷冷的石階上，石階在 國父紀念館碩大的影中，暗影在明亮如雪的月光下，月光在寒峭的風裏，一切都在一則永遠流傳的故事中。沒有人有一句話，月亮浩浩照着整個天地。



點 燭

誰會在逐漸沉暗下來的暮色中點燭呢？今天，當夜色隨着滿街的車聲呼嘯而來時，街燈一系列齊亮起，初上的華燈，明亮而寧靜地照亮各處。誰會去點燭，在明暗不定的燭光下讀書呢？就算在停電的夜裏，又有哪一家會捨去孔明燈（如果有的話）而點根蠟燭，在燭淚中想一些往事？

點燭，先是燃起傳說吧。在燭淚點滴中，在燭光躍動下，想起月亮，想起燈籠，月亮和燈籠就流傳起節日了。小時候在鄉下，當天上的月慢慢比往常大而亮了，瓜地裏的黃鎧鎧的金瓜等人採摘時，必有某家的小孩預知了節日，在炊煙一縷縷編織成蒼茫的暮靄，漸漸走進初成長的夜，他持了燈籠在村那邊走來，朦朧的燭光一晃一搖，於是孩子們都纏着母親把去年收好的燈籠拿出來，把厚積的灰塵抹掉，點上蠟燭，飛出去成爲大大的螢火，不久，村前村後皆開滿朦朧的燭花，一搖一晃地招展。這就像夜來臨時，先

有一兩顆星子在天邊散步，把各路星子也引了出來，瞿然開了一天的星朵。燈籠遊行了兩三天，終於把中秋節迎來了。那晚，整個村子都耀亮着燭光，像要和月光比光輝，除了孩子手中的燈籠，還有每家供桌上的大紅燭，奢侈地燃燒鄉下少有的熱鬧，流傳着嫦娥奔月的故事。

點燭，是點起生命之火，看它發出光亮，慢慢而不拒絕地向盡頭燒去，在燃燒的過程中，有歡樂也有悲傷，像每個人都慢慢而不能拒絕地走過他的人生，生命從成長至消逝，都是由許多歡樂和痛苦所連貫起來的。

以前，當家裏有祝壽或結婚的大喜事，堂上都有兩台大紅燭，熊熊燒着，燭光像染上了一股喜氣，輕快地跳躍，逗人高興。這時點燭並不是爲了要照亮屋子，而是燃點起傳統，燃點起氣氛。燭火高高烈烈燒着，和辦喜事的一樣匆忙一樣高興，人們進進出出，燭火在堂上躍躍跳跳，照紅每一張忙碌而欣喜的臉。如果辦喜事不燃紅燭，感覺中便有些暗淡了。

點燭，也有悲傷的記憶。在鄉下，當人們聽到驚天動地的號哭，不久便有人在每家門前放兩根蠟燭，一紅一白，晚上插在家門前燃燒，和喪家門前掛着那兩盞白色的大燈

簫遙遙相對，像是爲着不幸掉淚。這時如果獨自一人走在村子裏，看見各家門前那一紅一白的蠟燭，閃爍在黑夜裏，一陣風過，吹熄了幾根，其他便搖晃得厲害，宛若在哀悼那幾根熄去的燭頭。

點起燭火，還會使人想起更多流逝的生活。三年前，在一個停電的夜晚，四好友來訪，大家擠在小室中，依燭聽唱片談文學，在微弱的燭光下看他們年輕的臉，共同吟起「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的寂寞和無言。後來大家到外面去吹風，穿過寂靜的小巷到鎮中熱鬧的夜市，街上滿溢燭光，點點閃閃照着小販忙碌的生活。我們轉入另一條路，經過小鎮唯一的廟，望見廟裏也是燭光閃爍着昏黑而深邃的夜，蒼涼、親切。在這個僅有燭光的夜晚，我們看見了另一面的人生，和燭光依附着，微弱地生存。

點燭，又像可以讓人回望很遠的，隨着那燭光，它像是從古早燃燒而來，人已消逝如水，它仍一直燒過來到你面前。有一次遇見天主教友出遊，在稀疏的星光下，千百個教徒，千百根白燭，千百點燭光，鋪成長長的路，教徒唱着聖歌徐徐前進，走入了黑暗的路那頭，最後看不見人了還隱約可見那點點的燭火。

點燭，本來是一種傳統，也是一種生活，流傳不少故事和記憶。只是今天，談起點燭，燭火已是風吹過的煙，不知何處尋了。最近經過西門町的一家商店，看見燈籠是亮燈泡的，蠟燭是用電流的，偽造的燭光單調地閃爍，和那燈籠中由燈泡亮出的寧靜的光，都沒有真燭火的飄逸、輕快了，這種沒有生命的東西，使用起來方便而容易，於是取代了有生命有傳統的燭火了。

唉，是沒有人會在逐漸沉暗下來的暮色中點燭了，點燭，已變成一則古老而湮遠的記憶，在偶然的時刻被少數有心人想起，談起……。

傾 緣

怎樣傾訴我的行跡呢？冬天來了，氣溫乍降，我穿上棉襖，慵懶地躺在被窩中看書，而妳靜坐在廳中，幾個下午，忙碌地伏案疾書，抄稿或抄講義。而纖小的身影，在檯燈的白光中顯得清蒼而淒麗。我怎樣向妳表示關心呢？在棉被中仍覺得冷，妳只穿一件寒衣，嫩弱的年華能抵擋這一天地底冰寒？有時忍不住放下書，踱出房來，又怕妳受不了凍挨不過累，如果伏在桌上睡了，或許還可以替妳披上一張被，讓妳有個平靜的夢吧。我怎樣說出我的惘然？看妳的側影在牆上，一枝剪梅的清瘦，有時有衝動要說話，向妳，又不知該說什麼？有時故意把書聲傳出來，或能讓妳停筆想書中的歌和泣，有時忍不住彈琴唱歌，或能使妳垂髮聆聽，而後輕輕合唱起。

妳來，若一盞明燈，先在窗上幌閃，然後才照進昏暗的屋。而我是燃燒的燭，雖不明麗，也亮照着小小角落和半個夜晚。曾經，有人來自化成風，要吹去我底身影，也有

人要以燈罩使我穩定，欲收斂我唯有光芒。我只有以發出更刺目的光芒來拒絕，因為我期待的是黎明。而你來，以明燈之姿，或能在我燃去之前，共同照得更輝煌，日後，也許蠟炬成灰，明燈不再，我們已攜着彼此溫暖，把愛遺留在人間。

妳來，似滿城飛花中的一瓣，落在這殘破的小院，其刻草雜花盛，落葉盈徑，讓我在書窗詩枯之際，恰好逢着。妳該不會嫌我是一介貧苦書生吧？幾卷殘書，一管笛子，便是那兩袖的風，清清拂過一院不曾整修的花木，捲過一徑不掃的秋意。妳該不會離此小院吧？殘牆短垣，不聞人聲，寂寞中倒是那小書房，夜夜有朗朗書聲。向東一窗，樹繞遠山薄，有時可望月明月暗，殘缺盈滿都盡在人間，悽美的身世。有時星光如雨，焚香如逝，我想，我想妳該不會留下一室衣香，一葉輕笑，在我書倦而眠時，就此飄失若輕煙……。

正在年輕時，我想浪漫都是那顆心和那跳躍的歲月，常常愛把故事美化。想着我是寒窗下的書生，妳便是那夜夜帶來笙舞的幽魂，夜夜爲我掌燈，我詩妳吟，我歌妳筆，一段淒艷的姻緣，也只不過是聊齋中的一個註解。我禁不住自己去想，一些哀傷，一些短暫，像讀那些不成而傷美的姻緣時，彷彿惋惜，哀情都成了自己。

而你的纖小身影是我高興的負擔小小，帶妳過馬路，帶妳看書，在一切裏我只是那麼的一丁點，妳珍惜不珍惜？冬天來了，早晚蕭蕭的冷冽，往往是妳上路時，我願是一壁爐火，代妳接過整個寒涼。



夜蒼蒼

第十一下的鐘聲還在迴盪，全室驀然跌落在一片深沉的夜中。這時我把書本合上，才發覺秋夜是如此地寒、如此地深邃。兩盞失去光輝的燈，默默地隱藏自己曾經耀亮過的身影。那段輝煌的日子在燈光霍然熄滅時便如斯遙遠了。半開的窗，把走廊的燈光幽暗地投射在那昏黑的角落，斜斜地，令人想起振眉閣從窗上透過玻璃洒落一地水銀的月光。

他看了我一眼，晶瑩的鏡片射出的眼神竟如此愁、如此憂，又有誰啊誰熟悉那道眼光呢？同室的同學都爬上他們的鐵架床，讓厚厚暖暖的棉被蓋着所有的倦意，把秋夜遺忘了，把鄉愁遺忘了，而他們在夢中是否看見幾張自己最熟悉的臉？是否看見自己曾經厭惡過的家？

我拿了錄音機把門打開，迎面湧來急急的冷風和令人一下子便更加愁起來的竹濤，

嘩啦啦的，和午夜的海濤有點相像，在一個愴然的秋夜。跨出門檻，把門用力拉上，發出一陣吱吱乾油的澀響，一瞬間我感覺到風比剛才更急了，夜比剛才更愁更深了。步下樓梯，他向我招一招手，孤獨一如秋空的一朵晚雲。他站在叢叢竹影的小徑上，那麼熟悉，却又像有點陌生。

每當晚上，當宿舍的燈熄滅之後，我們兩人便自書中把自己找回來，一同穿起家人送的皮夾克，拿起朋友送的錄音帶和錄音機，走出宿舍去外邊接觸子夜的冰冷、空寞和愁傷，在長長的街燈下看着自己的影子，想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只有這段時候我們才最悲哀，只有這段時候我們才最鄉愁得一點也不洒脫，我們哭，我們拚命地奔跑，漫日子夜，只有我們兩人。我們把這段時間稱爲「Own Time」，意思是「自己的時間」，我們覺得只有這段時間才是我們自己的。

把沉重的脚步踏得很響，在鋪滿竹葉和裂痕的石板小路上，經過猶有燈光從窗口溢出的食堂，那幾棵不知名的樹便把枝桠斑駁的影拋在我們的肩上背上像我們把脚步沉重地踏在石板小路一樣。出了宿舍圍牆的大門來，才看見有星，稀稀疏疏散落在整片遼闊的夜空，才知道今晚的風大，也不知風從何處吹來，又欲吹向何方去，一直在吹，不管

你願不願意，也不管你是不是寒冷，一直在冷，整條陋巷都是風聲，整個人都是一欲乘風歸去」的思念，在每一個秋夜，每一次走過陋巷的時候，每一次鄉病最重的時候，風都一直在吹。

懷着新創的傷痛，我們去風中看夜色，去夜中看街燈，去街燈明亮如白晝却有冷清清的基隆路望遠處迷濛的山巒，山下山腰淒迷的萬家燈火，山上閃亮的小紅燈，去街中心看午夜向南飛去的飛機，讓機翼上閃爍的紅燈刺傷我們的視覺，讓轟轟空空的機聲撼天震地重重輾傷我們的聽覺，讓空寂的長街那撞不開衝不破揮不去的濃濃的寂寞弄傷我們脆弱的心靈。

基隆路的燈從遙遠的那一端一直到前面來，又沿展到後方一直遠去到望不見為止。街燈，靜靜地照亮每一寸路，它有什麼？黎明一來便把它無情地扼殺了。我們走在路邊紅磚石鋪成的行人道上，眼中是街燈和夜霧交織的漠然，左邊是青葱而豐滿的秧稻，右邊，是一袖的空曠，在風中。我們聽着一首歌，一首小妹妹因我們要離開而贈給的歌：

啦……啦……啦……啦……

你說過要到很遠的地方

去尋找你的理想

像一隻孤獨的海燕

海濶天空任你翱翔

就帶着那句親切的叮嚀

和那顆執着的心靈

莫忘了，從遠方回來的時候

要告訴我許多故事……。

長夜漫漫，長街漫漫，那裏是盡頭？十月，我們相偕到此，也一同病倒，在蕭蕭的秋夜裏，歌聲在旋縈，風聲在狂嘯，就帶着那句親切的叮嚀，和那顆執着的心靈……。我們爲何來此，帶着一背的叮嚀，一背的鄉愁，來尋找理想？我望了望他，從他暴露青筋的額和晶瑩的鏡片中，我看見他底年輕，他底堅強和傲氣。一柄出鞘的青鋒耀着懼人的光芒。那段日子呢？在月下高歌吟詩，在酒後痛哭狂笑，在星空下躺在泥地上看星群的大展覽，那段日子呢？振眉閣的風鈴輕輕地笑，笑一班少年搶着吃那用拳頭打碎的生紅薯，笑他們蹲在牆角下談論彼此心愛的女孩，笑他們高唱一首輕快的歌並且圍在一起

跳他們稀奇古怪的舞，那段日子呢？浩浩蕩蕩地一般人鬧着笑着爬上第一座山頭，堂堂皇皇地把六千六百六十六呎的高峯踏在脚下，然後靜下來喝山下帶上來的菊花茶，坐下來看近近的白雲飄飛，那段日子呢？威威凜凜地在小小的渡輪上高喊：「我們已經征服了高山，現在讓我們來征服大海吧！」淒淒慘慘地圍坐在將熄的營火旁，大家都沉默得很沉重，看月偏西，聽海潮拍着長岸的濤聲，聽那首叫「Now is the hour」的歌，那段日子呢？五個人共喝二十瓶啤酒，任由狂熱燃燒的酒精在血管中奔騰，然後搖搖幌幌地走到郊外，大聲呼叫地自斷崖上躍下濺起一身的泥沼，那段日子呢？只爲了一個別離，四十多人自各地百哩外趕來，同唱「我們一起來參加詩社的聚會」，爭着喝最苦最烈的酒，流最友誼最愴然的淚，那段日子呢？一架飛機自熱帶飛去，朝北飛去，你便開始另一個旅程，望不見他們的淚眼，望不見月臺上他們揮動的手巾。那段日子，有如在機上的小窗望出去，機翼外兩旁飛逝的白雲一樣縹緲了。而我們自熱帶來到日夜盼望的秋天，又雙雙病倒，一大片秋風和稻秧搖曳響聲中，掌聲寂了，風漸漸大了，我們是一所破敗的庭院，翻飛起一地枯殘的葉。

又一架飛機亮閃着小紅燈，轟轟地在遼濶灰濛的夜空中向南飛去。我們走着，哼着

一首「紅燭將殘，杯酒已乾，相對無言無言」的歌，左邊是十月豐滿的稻田，右邊是秋夜冷冷的長街。我們走着，不快樂也不悲傷，風很大很冷，吹得稻秧如波浪似地一起一伏，我們不停地走着，讓寒風把我們吹得把脖子縮在皮夾克暖暖的領子裏；我們不快樂也不悲傷，只是一直在走着，正如風一直在吹，在祖國的秋夜裏。

月光照在歸途上

深夜趕路回家，在車上驀見窗外有半輪昏黃的月，浮沉在濃雲中，在疾掠過的沿街樓房上，不太明亮的月光，却也照得鱗片般的屋瓦鍍上一層薄霜。望見月亮，如同接到家書一樣的興奮，因為許多記憶，都在瞬間不可抑止地流動起來。

車上見月，倍感親切，記得三月前曾爲詩社聚會事前往溪頭，六個人搭最後的一班夜車，那夜乘客很多，我們和遲上車的人擠在一起站着。火車隆隆地向前趕路，窗外景物不住向後疾退，而就有半輪月貼在遠遠的天邊，窗外有時是樓房集聚的村鎮，有時是矮樹野草的荒地，有時是田野的遼闊，那片月是那樣的昏沉而碩大，有點像當中切下的半邊南瓜，不論窗外是怎樣的景色，它總是不變地照下來，它總是定在眼前，斜斜地貼在第一眼見的位置。而今晚的月也是定定地照下來，照在我的歲月裏。

關於月亮，記憶中最清晰的緬念莫過於中秋了。小時候住在鄉下，見到月亮的時刻

多，只要一家人住在院子乘涼，記憶中不是星天就是月夜，月光總是從屋後照過來，把攀在木棚上的牽牛花繪成碎影灑滿每人一身。小時候最喜歡月亮當然是在中秋夜了。那晚的月亮和往日不一樣，在天色未盡暗黑時便露了臉。在那天最先露臉的是小孩的燈籠，在黃昏時便有三兩盞在村子裏逛着遊着，漸漸引出別家的孩子，在夜臨時一村前後都是遊動的，閃閃爍爍若大群飄飛的螢火。月亮是在小孩們提着燈籠大喊大叫許久後才出來的。因為燈籠已把村子的夜照耀得清澈明麗，不抬頭望天是不會知道月亮是否已來探訪這節日的村莊的。中秋那晚，月亮的出現對於我們小孩來說是突然的，第一次望天，總是在提着燈籠出家門時，那時看不見一點月亮的踪影，只是天色並不像往常的黯。後在一片童真的叫嚷中擡頭，月亮已在後山頭看着我們大大小小的背影了。中秋的月果然比平日要來得大而圓，澄黃而清澈。「月亮出來了！月亮出來了！」一陣童稚的報訊後，家家戶戶忙着在屋前擺桌子，獻上四果祭品，點燭燒香，小孩也把燈籠吊在桌子四周，拈香拜月。當然，嫦娥奔月和月餅藏紙的故事就在這一夜自然地流傳在我們童年的記憶中了。

少年時，在小鎮讀書，中秋也是一則可喜的回憶。記得那年的中秋，和五六位好友

開月光會，大家把精小玲瓏的七彩燈掛籠滿一院子。樹上、牆上，到處都是繽紛的螢光閃耀。大家在明朗的月光下，開始少年的歌和笑；聽國樂，朗誦詩，並不時奔去營救燭光滅熄的紙燈籠，或因營救不及，眼一看一盞美麗的小燈籠在火光中焚成一枚黑蝶而搖頭大叫。如此歡愉了大半夜，在四周逐漸沉寂下來的寧靜中，再放起國樂，讓竹弦聲盈盈牽動少年那顆易愁的心。最後，雖然過了提燈籠的童年，爲重溫那些無邪夢，大家一人提一盞，藉着小燈籠的微弱燭光，到不遠處的橡林去作螢火。這樣的月光會曾辦了好幾次，而最後一次在家鄉的中秋正是去送機那一天，趕八十多英里路回來，在暮靄迷茫中看見遊晃的燈籠，想起以前同度中秋的朋友，出國了，離去了，中秋月圓，人，却孤單。

除了中秋，還有不少記憶是屬於月亮的。高二那年起，我們幾個人每到黃昏總要在屋前不遠的沙原上相見，談學校的事、詩社的決策，有時談得興起就不回家了。大家一邊談一邊走，最熟悉也走得最多的就是那條提燈籠進橡林的黃泥路了。那年的月光，都是照着脚下的路，催促我們成長的。也有一次在小山露營，山下淙淙的流水，山上烈烈的營火。涼涼的夜晚，濃濃的友情。那夜開始是沒有月光的，整個天地烏漆漆，大家擠

在蓬帳裏唱歌，歌聲迴旋著歌聲，一首一首把上半夜唱過，後來老二跑出去小解，驀然在外頭大叫起來，大家跑出蓬帳，只見對面的山崖上，一輪明鏡般的月正露出半邊臉，光芒把半邊天空耀得一片澈藍，也把山崖和樹葉鍍上一層銀光。大家靜靜站在寒夜中，營火烈烈地燒着，那輪月，緩緩地整個升上來了，大地更加明亮，這輪皓月，記憶也更加深邃了。

然而這些都是過去在異鄉的月光。來臺北兩年，雖然高樓大廈冷酷的陰影很大很濃，但月亮還是時時在等待着。有時候在子夜的天橋上看見樓與樓的頂上有一輪月，寂寞照着萬戶燈火。「古人曾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只是不知臺北的月和異鄉的不是同一個呢。看起來臺北的月比異鄉來得大而清澈，從窗口照進來鋪了一地銀霜，在小房中，想起李太白的詩，鄉愁，便是終夜的無眠了。記得有一次，在夜初臨時送一位朋友回宿舍。出門來三兩顆稀星在天邊閃爍。遠遠迤邐的山脈上，一輪滿月，像一頂寬邊的大蒲圓帽，戴在山峯頂上。這是我在臺北見到月亮最大最圓的一次，只可惜不太明亮，就像剛亮起的街燈，睡眼惺忪。

第一次在臺北過中秋，是在臺大的校園度過的，那時離家經年，月光，便成濃濃的

想念。五個人起初坐在醉月湖畔的樹蔭下，在衆多賞月人的笑鬧中，默默喝着啤酒，啃着花生。月依然圓而亮，一院繽紛閃爍的小燈籠掛在記憶深處。後來附近來了一班人，大人用落葉和報紙升起火來，小孩則在追逐吵鬧，一時濃煙灌鼻，囂吵灌耳。五個人只好另覓地方，只好坐在數學館前的冰冷石級上，在現代建築物的陰影裏唱一些歌給遠方的家人及朋友。第二次中秋，許多友情成了陌生，彼岸的冷酷令我們想起就重重地受傷。那年，回去是爲了要把裂痕彌補起來，不料，最後只有倉皇地帶着絕望回來，而有人來不及趕回，中秋也就圓不起來了。那晚五個人跑到國父紀念館，看噴水池在忙碌地變更彩色，看紀念館輝煌的燈光，看上萬的人擠在一起吵着談着，看那輪默默的月……

公車已到站，乘客魚貫下車，我跟在最後面。在高樓的陰影中穿過半條寂清的街，拐入無車無人的九十七巷，迎面又見到那半輪月，昏黃地浮沉在濃雲中，我靜靜地走向家，月光照下來，從童年到現在，它一直守在天上，照着我長長的路……



感情三篇

第一篇：消息

收到一張明信片，心中驀然漲潮起來，讀了那張明信片，每張急迫而緊張的臉驀然喜悅起來。那只是張普通的明信片，在黃昏的海上，一片波濤粼粼的金黃中有一艘帆船，向着海盡處那昏濛的遠山，一張起帆返鄉來呵的圖片，自他們的手中，帶來一則消息，龍飛鳳舞的字飛越過整個遼闊的海，把消息帶回來。那消息是一陣寂靜很久而突然響起的聲音，雖然遙遠而不清晰，卻讓我們的期待開了花。自從他們在平寂的日子突然要化身爲石子，濺起投身入激流時的水花，我們遂變成圈圈不息的漣漪，在期待中盪開了去。那天，突兀地他們要回去曾經輝煌過也受過最大傷害的地方，要再見那些持着刀劍的反臉人，只因那些人曾是風雪長路上的同伴，曾在風清月明的山上高歌，在山壁上以血題下各人的名字，想起這些，他們便要顧一切回去了。而這張明信片，書着在松山

機場重見的日期，宛如隔世的音訊又傳流了來。他們快要回來了，家中的團圓的氣氛更濃。他們要回來了，山莊在一個月的沉寂中，又捲起鑼鼓喧鬧般過年的喜氣。我們急急要四周的窗明几淨，要有宏偉的氣勢，讓別後的滄桑都變成綻放的花，變成他們回家的第一道芬香，感覺到家的溫馨。因為他們回來時，風雪的滄桑必定比我們留守的人多。

第二篇：迎接

就是今天了，陽光明媚的好日子。松山機場為光輝的十月而張燈結綵，一片喜氣，我們穿着最花最耀目的服裝，刻意要成為最突出搶眼的，好讓他們一下飛機便看見我們歡迎的陣式。

機場內熙熙攘攘，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我們擠在許多稀奇古怪的裝飾中，拚命擠向最前排好讓他們看到。人潮擁擠着擁擠，他們能不能在黑壓壓的人頭中找到我們？牆上的電子鐘一片片的數字更換着，前面那扇厚厚的玻璃門，把所有的視線都摒棄在外，機場裏的冷氣如子夜的山泉，心情卻是在鐵板上煎熬的魚，不停的翻覆着所有的急迫。電子鐘卡擦卡擦地把時間換成新的數字，廣播機傳出飛機的起飛與降落。那扇玻璃門無情地緊閉着，大家伸長脖子往裏看，雖然看不到什麼，卻都希望自己第一個看見他們，好

像那是很值得誇耀的。我轉過頭來，看見每個人的額上都淌出微微的汗珠。他們何時出來呢？

第三篇：生日

似乎是家中每一個人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日，到他生日的那天，好像已忘記了這個臨世的日子，仍和平時一樣趕着上課下課，沒課時也忙着辦事。然而其他人是不會忘記的，悄悄地湊了錢買個小蛋糕，偷偷地藏衣櫥中，等壽星翁（婆）回來時，大家已在小房間裏相待，俟他一打開門，便齊唱起自己編詞的「生日歌」來：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吃到飽飽

祝你笑到半生死

祝你快做爸爸（媽媽）

我們都窮，卻都會送一件小小的禮物，於是壽星翁突然暴發戶了起來。有時，還會收到遠方的生日卡，那是一份份深而真的祝福，溫暖了整個家。

每逢家裏有人過生日，我們都爲他慶祝，輪到自己過生日時，也一定會受到同樣的

歲月是憂歡的臉

祝賀，因為這個家是守望相助的，都是互持着走那艱辛旅程的人。

六六



由黃昏想起

有一個黃昏，平平靜靜地坐在廳中看書，屋裏很靜，外面也很靜，只有風聲呼呼地在經過窗前而留下一點呼喚，這是深冬裏一個典型的黃昏。她以晚飯後的悠閒慢慢踱到窗前，口中哼着輕快的小調，驀然輕呼起來：「啊！好美，快來看呀，好美麗的夕陽！」她正倚在窗櫺上，半個身體已伸出窗外，從她身後的空隙望去，遠處有一團柔和的紅影在灰暗的天空。

「上陽台去看！」不知誰突然這樣說。

幾個人快步跑上陽台，把門急急一推，推出了一幅令人屏住呼吸愕在原地的暮景和憤怒湧來的風。慢慢踱出去，虔誠而嚴肅，彷彿跨出一步整個人已走入山水，走進了一幅自然圖畫中，自己成了畫中的一部份。山上的一棵樹也好，一簾倒沖下來的瀑布也好，或是漩渦捲轉的那潭浮藍的水、水中爬滿苔蘚的青石、或者是天空中一隻鼓動翅膀正

欲歸巢的飛鳥，不然就更渺小些吧，水湖中片片擴大的漣漪，或是水沖大石所激射起的水花，或者什麼都不是，本身就是一幅畫，置在天地的某一處，古意盎然。然而這不是中國崇高境界的山水畫，而是臺北市灰濛的天空，天空下高低不平的屋頂，不少是天台式的，還有更多矮矮濶濶佈滿潮濕深污色的灰瓦屋頂，矗立着參差的電視天線，把天空劃得零碎凋落，在這麼廣大的空間裏，被風疾吹得颯颯作響，輕輕顫抖着，好像禁不住晚多的寒意。在這蕭落的景象裏，有一輪夕陽，紅紅圓圓，如一粒大大的柿子貼在天際，在蒼茫的雲海中成爲衆目凝聚的目標。夕陽下是一座長長的大橋，橋上的汽車來往不息，望去如孩童的玩具車。橋下的流水是一疋白緞布，拐一個大彎，向遠遠的地方流去，也不知帶走了什麼。朝四周望去，竟都是山，重重疊疊地圍護着這個城，我們的城。山，近の色深而清晰，遠の色淺而迷濛，一重又一重，巍巍的青山啊要圍上幾重？轉了一個身，眼光滑落到下面一條巷道，它自外面一條街延伸過來，經過這裏又向那端彎彎轉轉地過去，在屋與屋之間，幾輛單車斜靠在牆旁，五六個孩子在玩着。從這裏可以看見外面那條街的一部份，就在街和巷的交接處，一盞路燈亮着晶瑩的光。此刻那兒正讓歸家的人趕着路，有踩着單車的工人，有背着書包的學生，不時也有轎車和公車馳駛而

過。在街燈那邊的路旁，一片翠綠的草沿着岸堤一直蔓長，兩邊低下去的河岸也種着農作物，在一些新翻過的黑泥地上立着一株株小葉，嫩綠的葉子給人一片清新。青草和農地，到了大橋那邊就看不見了，再過去是遙遠的建築物，高低的樓影在茫茫的暮靄裏看來如一片樹林，比遙遠更遙遠的盡處又回到了天空和那輪夕陽。在這景象裏除了橋上的車，一切都是靜止的，時間也停了下來。此時遠遠近近皆浮起了燈光，在迷茫的暮靄中看來，近處是轉動的透明玻璃球；遠處是點點螢火。看那夕陽，比剛才暗淡了一些，也低沉了不少，看着街景，看着這平靜却吹着急狂的風底黃昏，平靜的心如冒着餘煙的灰燼啪地又燃跳出火光；那長久被珍藏着的記憶，令我發覺到原來我們和夕陽是有段長古而永恒的友誼的。

一個個的夕陽，使我想起生命。生命究竟是屬於山的還是屬於夕陽的呢？山坐落在固定的一個地方，永久永久，像恒新的真理，像一座受人膜拜的神，不會改變和隱藏過；而夕陽却要經過一段人生，在最後的時刻猶發生光輝，這都是不息的奮鬥，像不息的流轉的生命一樣。早晨，照着大地，照着小鳥在枝頭跳啊唱啊，明媚地不論任何角落，都賦與光明；看農夫荷着鋤頭下田去了，小學生背着書包去上學了，入山的小徑上，幾

個牧童騎在牛上的背影，隱在樹與樹之間。城市裏汽車和人潮一下子多了起來，攘喧擁擠地形成一幅紊亂的構圖，陽光，陽光啊仍是毫不改變地照在每一個匆忙的臉上，告訴人：我來了。漸漸自東方向西方推進，追求着一個目標，由此當行經半空，猛烈的光刺照得眼睛也睜不開來之後，樹影便漸漸由西邊縮短後又向東邊延長，到了最後，熱和光都暖和起來，在風的拂吹中，有時似一金圓盤子，燦着光亮，有時如切開的西瓜，紅而溫和。那不是一種生命嗎？它有高潮也有低潮，一樣要經過誕生、成長、死亡的途程，那不是一種生命嗎？雖然我們在夜晚都看不見太陽，但它並不是沒有生命了，待你一覺醒來，它又在你頭上作生命的循環了。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千百年後也依然如此，草木枯，人物盡，太陽仍在堅持着它的路途，又有什麼比這更能表現出強韌的生命力呢？

我站在陽台上，彷彿自己步入了中年，少年的路已走過在背後，晚年的路正在前面等着去走，此時正在某個山上的寺廟前廣場上，剛從棋局的搏殺中退了出來，背負着雙手踱到樹旁，抬頭，看見遠遠的山上，那天際如浪潮紋條的晚霞和那澹汨的夕陽。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想起曾經是一書本中描寫的使劍的年少，策馬江湖動，不知浴血了多少次，手中寶劍收了又揮，在一次驚心慌目的搏鬥中，劍斷、人傷，從此便在寺廟

，青燈書經，守到了晚年，或者重出江湖訪武林同道，縱談武功；或者找一處深山，澤布旁蓋一間小茅屋，日與山樹爲伍，鳥獸爲友，夜晚點燃取暖的爐火，聽屋外沙沙的水響，噠噠的雨聲，打在滿山的千葉萬葉上，如千萬根手指在撥動着無數的琴弦。中年依山看夕陽，老來傍水聽泉聲，一直我嚮往這種古人的境界，這種看似平靜無潮却極其深邃的生命歷程，有多少人能夠擁有呢？我一直想像着中年人背負雙手看遠遠的夕陽，那種情景安靜中又涵蓄着多少的寂寞悲涼？正如那書中的人物，縮着身子在取暖，頭微微低下，雙眼注視着熊熊的跳躍着的火，由於火花的返照和專神，雙眼看似炯炯有神，那樣子像在傾聽，也像在沉思，或者是回憶吧，偶然想起少年時的舞劍，中年時和自己奕棋的老和尚，那時不也正是安靜中又涵蓄着多少的寂寞和悲涼嗎？

一架飛機吼笑着從頭上越過去，一下子便隱在厚厚的雲靄中了。望天，雲靄愈煨愈低，風也比剛才吹得更狂更急了，看着只遺下半輪的夕陽在暮海中似浮似沉，不知是雲海浮上去吞噬它或是夕陽自己沉下去，又覺得生命在緩緩下沉，而另一邊，四周的燈光愈來愈明亮，又彷彿另一種生命在緩緩升起……。



等你，在小站

黃昏懸掛起繽紛的燈彩在漸暗的天空，台北車站前的大街似一道大河川流不息地匯合各處的水，下班的人湧出來，本已收納不下這麼多鞋聲的人行道就更加氾濫了。從地下道擠出來，我撐着傘在細雨之外，禁不住心中的一點點渴想，如田野的草籽，在一場春雨後，都自土地中探出頭來，迅速變成一片青翠。就是這迅速成長的渴想，使我由許多陌生的臉上忽然想起你，像五月的霉雨，說來，就來了。

想你。而你是初夏的蟬鳴，輕輕牽繫着我絲絲底思念。雖然說好今天不見面的，忍不住又要見你。二十歲的女孩，始終叫我放不下心，彷彿一天沒見到就會出了差錯，總是要瞧瞧才好。有時想乾脆把你收來作女兒，攔在家裏讓我看顧好了。一邊想着，一邊脚步便沿着馬路流向公共站牌，雖不知你今天幾點放學，却願意以時間爲賭注，押一次你的蒞臨。

就讓一卷詩集陪着我吧，陪我守你每天都在此下車的小站。想起來倒覺得有點瘋狂的，只爲了想見你，就在街邊握着一卷詩，把時間輕易地揮霍掉，只爲了想見你啊便什麼都不管了。青春，不少時候就是這樣鬆閒地溜過的。其實也不曉得爲什麼會這樣，天天見面，說過的話不知有幾百千羅，不少話也一遍兩遍三遍無數遍重複過，而今天說好不見面，却又忽然想見想得要死。在腦海中，彷彿你是幾十年那麼遙遠的人了。自己知道，見了面也沒有新鮮事說，兩人只有默默把時間踱掉，到你家前，揮手再見，又讓孤獨伴我，從台北已開始寂靜下來的街道回去。突然的想見你，或就是爲了掇取那一靨笑容吧？

啊，是的，就是爲了你那會令人打從心中暖起來的笑了，那裡面有秋天的月；你笑時小嘴總抿成一道彎月，眼睛微微眯成一條線。也許這樣的笑容並不很好看，而我懷念，因你洋溢的笑中有我歲月的點滴悲傷；看你笑得那麼青春，我遂發覺自己正逐漸蒼老，也就想在蒼老之前多掇取一些日後的記憶了。笑容之外，也是頗想看你驚訝的神情，小眼暴瞪，圓杏般的讓我閱讀到你未能馬上意識是誰的神態，良久才哦的一聲笑將起來，這點小糊塗，是我眼中的可愛。這麼熟稔了腦筋還轉不過來，我常如是有趣地想：終

有一天帶你在人多的鬧市中，也許你就會把別人當成是我，讓人牽着走吧？

就是爲了這些，忽然想見你，忽然把其他事攔下來，把時間押在小站，讓我，及一卷詩，靜靜等候你未能確定的蒞臨，以虔誠的期望。偶爾在期待的國度裏活着，也是件美好的事啊，就讓我爲這個意念，堅持一些歲月吧。霓虹燈在額頂上變換着色彩，車子，在街上輾碎着匆忙，行人撐着傘，在小雨的細碎中走着他們的人生。而我，像個檢閱官，在公車停下時檢閱一個一個走下車的乘客，並在每一個陌生人中感染了一點點失望。而我，始終想着你的笑容，把希望寄託給下一班公車，把我暫時放逐在手中那卷詩上，在小雨紛紛的燈光下。

想見你，而小站始終寂寂；若鐘敲七響，我的賭注已輸光，我將收拾起流浪的心情，唸着：

「一點點陽光的，這日子，你在雲層，唉，鄉音就此靜寂。你在我的上頭，而那裡是蕭邦的月台。小街溼溼，星子們今晚一定更加憂傷。」咀嚼濃濃決別的傷感回去，讓一枕夢把我渡到你身邊……。



夜，在蓮湖畔

你終於哭倒在我底肩上，哭倒在我底肩上……。

夜涼如水，風輕輕掀動小湖的漣漪，湖中央的八角小亭，湖畔的新生大樓，還有四處開着的燈朵，都顧影在水上，交映成各自的水彩畫。繞湖的柳樹拂曳青綠的葉條，透進三兩眼星芒，風靜靜撫着你底秀髮，像給你柔柔的慰安，我輕拍你的背，把你擁在懷中。許久，猶可感覺到斷續的抽泣……。

本來，哭泣是不會有的，如果在入夜不久我們就在車站分手。那時，我們似兩隻慌忙的蝴蝶，從迎新晚會中數十雙陌生的眼瞳逃逸出來。留下大批笑聲給他們，留給自己一些寂寞。在街道紛迷的燈下，你說要回家了，啊！若我們那刻分了手，你的淚也許就留待夢中成流水。我說我送你，在佈滿葉子碎影的紅磚人行道上，踱着稀稀的離情，而送你到車站的途中，我忽然想要帶你去逛校園了。

黃昏雨過，椰林大道未及把所有溼意收拾起，半乾半溼地供行人瀏覽。椰影在腳下，風掃在髮間，我們平靜而安詳的腳步，響過可看出歲月滄桑的那列普通教室，一半磚頭一半木板搭起來供我們上課的長形房子。穿越一片草地，來到最高的新生大樓。坐在樓下的石廊上，整座五層樓高的建築物便把我們庇護着了。我是喜歡這裏的，因為它曾給我無數寧靜的讀書晨昏。坐在此刻無人的靜寂裏，望過去，淡黃的燈光洒在闊而長的石廊，自這一頭到那一端，映着幾隻粗大的石柱底影，坐在這端，彷彿觸目便是深邃的歲月，歲月的深邃啊，在那邊靜靜等待我們走去，空曠無人的長廊啊，我們正一步、一步，走向它的。

而坐在這廊上你有某些害怕，爲不見人烟的荒蕪而微慄。是的，在這龐大的樓宇下，我們渺小得如細砂，又如兩隻不爲人所見的足印，實實在在的生存着，在這被人摒棄的時刻裏。而你不喜歡這種孤寂及渺小的感覺，只好越穿長廊，留一些足印伴它。行下石階，隨着風流過落葉的石徑，穿過一些展覽青綠蒼鬱的花樹，跨經小拱橋，落在栽滿楊柳樹的蓮湖畔了。而今小湖無蓮，只留一湖粼粼碧水。不見蓮，却意外地有幾點星光，和一湖渾厚的蛙鳴。星光閃藍，蛙鳴聒噪，風把舖在水上的亭影、樓影及燈影混攪

成一湖朦朧，化成粼粼波光。帶你來此，本爲共度這醇意的夜晚，我怎知——怎知你因觸景因蛙鳴而哭倒在我肩上的？

本以爲在這溫婉而平靜的夜裏，我們可共譜一曲歌，愉快地唱；本以爲在我們的並肩裏，憂傷是不駐足於你心上的，然而我忘了，忘了蛙鳴是一艘艘的舢舨舟，載了許多鄉愁給你，使你的心靈牽繫在那遙遠的故土，因而想起闊別的雙親，因雙親慈祥的滄桑的臉，而憶起你成長的歲月，其中多少的喜怒哀樂。故鄉，在故鄉的記憶中也有蓮湖，也有小亭和柳岸，春晚的月亮，夏夜的星光，故鄉本是一本讓你一輩子讀下去的書，如今却合上了，因爲戰爭，因爲烽火燎原啊，故鄉連同家人在短短三個月裏忽然成了隔絕，以後在惦記中成了永訣。那時，你在此岸遙望天空，仍一樣藍的亞熱帶典型的天空。唉，你願能變成一片雲，飄到故鄉的上空，化作小雨，降在你家的屋頂上，自天窗看看日夜繫念着的父母，然後沿着屋簷落在小院，永遠伴着家前的泥土，刻刻守着父母親出門的腳步……。這是在絕望後僅有的夢，曾把它告訴我，一次比一次懇切，眸中孕育着希望，彷彿這樣想着就真能有一天如願了。每次傾聽着，心似針扎，從你低低的音調，我發覺在你二十歲的年輕中，負荷太多的悲戚，每次，不知如何替你分担過多的憂戚，

不知如何使你快樂一些。

唉，你又哭倒在我底肩上了，我該說些什麼使你收起小小的哭泣呢？本以爲帶你逛校園，在蓮湖畔幽靜的夜色中，會使你多增一些笑意和溫馨，誰知道却引起鄉情襲擊你多愁的心靈……。把你擁在懷裏，輕拍你底背，今晚，你如何安睡呢，明天見面時，我們又如何快樂呢？

風仍然盪動湖中的倒影，拂過青柳輕撲在你的髮上，天空仍然閃爍着幾點星光，仍然是聒耳的蛙鳴，此起彼落地對唱着。夜涼如水，你靠在我底肩上，彷彿因哭得眼倦而睡着了，遠處浩浩的鐘聲隱約傳來，聽着你均勻的呼吸聲，我的心絞痛着想起你時常喜愛唸的那首『歸航曲』

飄泊得很久，我想歸去了

彷彿，我不再屬於這裏的一切

我要摘下久懸的桅燈

摘下航程裏最後的信號

我要歸去了……。

風依然狂烈

上「演說」課時，老師沒來，同學相繼離開，偌大的教室，只剩下五個人，疏落在一排排僵冷的桌椅坐着，看書、寫字。沒有一點人聲。教室三面敞開的大格窗，兩邊都樹葉盈綠，貼到窗前，另一邊的窗映出較遠的綠叢和半隱半現的建築物。

剩下五人，其中一個終於合起書本，捻着傘躡足地走出去，仍不免叩出輕輕的，足音漸去，漸遠，終消失在長廊外。我忽然感覺到，不單是這教室，整幢文學院都靜靜悄悄的，有點深邃得觸不着盡頭的樣子。是沒有一絲聲音，我聆聽，入耳仍是這一季節的風，舞擺着葉叢，發出比浪潮還輕盈的，也是一陣子急烈一陣子緩柔地拍進窗來，風最烈時會頑皮地撼響玻璃窗，咯咯咯，清脆地敲門，不等人去開，它已逕自進來了。還是寂靜呀，風聲和校園那邊偶過的车聲更顯出這裏的深邃。遊目四顧，葉影紛飛亂舞，篩出一隙隙迷濛的天，再看時像有一襲清淡的露紗，罩着外面的景物。

又是冽寒的季節了，極目的葉影青綠如故，風仍是吹過後又吹過地不停，吹來這穿上風衣仍觸手冰涼的季節。這時，霧彷彿又濃了些。秋天，我記得曾和你談過的，一同編織過的少年的夢想。故土，故鄉，曾經給了我們多少的愁緒和遐想？多少日子在挾着書本的不經意中已溜掉了，真正感覺自己已經回來的仍是在第一次乍變的冽寒中，仍是在不落葉而落雨的傘下。

第一次回來，掙扎的受傷已不能輕言。有時夜半醒來，聽見均勻的鼾聲，感覺自己仍活着，卻不敢相信自己回來了。那時，基隆路邊還是一畦畦稻田，稻禾在金黃的季節沉甸甸地微垂，像承荷不了稻穗上的種子。走在那兒風狂烈是不用說的，尤其在夜半裏，我們總愛在那兒流連，看一波波的秋稻翻來，覆去。一街空空的燈光和寬濶筆直的路被我們踢去了老遠，又從遠遠那處隨風回來。有時兩人不上課，躲在無人的宿舍裏看書，寫稿，聽歌。那房間也有一面大窗，風吹過也會咯咯發出輕響，卻沒有盈眼的葉影，可以一瞥望出老遠，老遠的那古舊灰黯的屋頂和一抹迷漫的橫山，那裏也有狂狂的風，沙踢響牆外的竹葉。

第二次回來，思念已割斷在另一岸，那時我如戰敗的逃兵失去家園，倉惶地回到曾

經愛情過的故居。小徑依舊，只是裂痕更深更盛，竹葉依然飄飄，任風揮掃，自半空而至水上。我輕輕穿過木廊，拾步上樓，虔誠地敲起那熟悉的門扉，相迎的是困惑而陌生的眼，僵了一陣，下樓，乍然記取昔日竹濤的騰翻，卻是此時附在耳邊輕輕的唏嘆。拾回剛才的脚步，踏上那道泥路，兩旁仍是矮小的木板屋，簡陋的冷飲店，刺耳的流行曲，陽光下，自籬旁怒放的菜花中，才醒覺這已是春天了。而你們已另築一個家，在羅斯福路。昔日夜裏走過稻田，現在走過陰深的樓影；昔日盈耳的竹濤現已蛻成喧嘩的市聲，只是風依然狂烈，在夜半深處吹來巷子的犬吠和小販啞啞漸稀的賣叫。

坐在牆角的一位同學突然站起來，椅子發出撕地的啞澀聲響。第二次，第二次回來正逢春天展覽着花意，滿眼的紅綠相襯，蝶影飛飛，真不敢相信又已回來了。多年的思念，一旦實現成相見，竟是不能輕易相信的。置身於明朗而清爽的春裏，卻想着冽寒的季節，是要來一場雨或一股寒流，才能使自己重拾傘下或被中的，那第一次。第二次回來，仍是久久不敢相信呀，遂一夜不眠守池畔，靜候蛙鳴來告訴這是故土，這是多年不會回的家鄉。

而今，秋已深深白了蘆葦頭，又逢冽寒的季節。在靜寂的課室裏我悄悄回首身後路

，曲折若自山中來，多少日子在瀏覽中已成了夕陽，不經意的暮已慢慢蒞臨。這挾書的日子，聽書的日子，在教授的講課中紛落似黑板上的粉灰，蒼白而無依。昨天乘車經過久未涉足的基隆路，車窗外竟尋不到金黃的稻田在滾騰波浪了，也看不到道邊踱步的少年。路在前頭無盡無限地展開，自身後飛逝，我們真是像流水嗎？不由自主的一瀉而去！

傳鐘又敲起空空的迴響，樓梯外驚喧熙攘的足音，一下子使空寂的文學院活了起來。門外湧入大群大群的學生，在我合起書本收起心思走出去時，正慌忙地佔奪座位……

窗外，依然是風狂舞着緊貼窗的葉影，紛亂的搖晃中，篩下破碎而灰濛的天空。

燈下的歷程

在市聲稀落的子夜裏，若你經過這條陋巷，不管是月夜或是星天，公寓的幾十框窗門正佈着幽暗，而清麗的燈光，自其中三兩扉方窗透溢出來，在夜的一角照亮着。你是否想到，燈明處正有書聲迴盪在千萬人的睡夢裏，燈亮處也有人把飄邈的情思，一點一滴捕捉，以筆和紙。

是了，這就是了，日日夜夜，燈燭亮在重疊的暗影中，生命在那兒流轉成歷程，若把燈光都收集，再一齊捻開，眼前展現的是一條星月風雨的長路，我看着自己，十七歲的少年，默默走來。當昨日的燈逝滅，我繼而點起今日的燈；看清楚昨日留下的足跡，我踏下今天向前的脚步。在漫長而繽紛的旅途上，一步步走向遙遠的盡處，不管前面是水窮、山盡，還是柳暗花明，堅持是必須的。

堅持是必須的。一直希望手中的筆能掀起一波波的浪，不停地沖擊人生的沙灘，繼續沖上來，或有一日撞擊在岩石上，激起白花花千堆雪。當我死去，留下的是一片平坦而遠長的沙灘，讓後人打下他們巨大的腳印。這一直是個夢，究竟能不能實現呢？唯有努力才能讓自己覺得正一點一點接近那境界；也唯有努力才是最大滿足的獲得。而努力的是要讓自己活得滿足，過著永遠有十七歲時那股勁的日子。那年，從青澀蘋果的滋味中遇見從乙班升上甲班的溫瑞安，未知的前路就在這機緣裏肯定下來。由於他的影響和鼓勵，阡陌縱橫中我們獨選擇文學這條路，共匯成河，在異鄉潺潺流向海口。那年初轉學到小鎮唯一辦高中二的英校，在考獲初級教育文憑後，瑞安和黃昏星也轉學過來，三人同班，並不快樂，因為這是一間奇怪的學校，巫人、印度人的比例比華人多，在全然的陌生中我們被迫讀許多的英文巫文課本，華文課只有兩小時，上不上課都無所謂。老師是七十幾歲已退休的小學教師來兼任，上課時只會抄作文。同學們因此不來上課，整個教室只有五六人，老師常發牢騷。在這種令人不快的環境中，瑞安帶來他哥哥任平先生的文學書籍，一本本借給我們看，指導我們寫作，還把他編了四年共六期的「綠洲期刊」交託我和黃昏星執編。我們三人，在盈耳的英語巫語中大聲講華語，雖然不時

會被老師抓到罰了錢；在蟹行字橫行的重圍下握着稚嫩的筆一頁頁寫下方塊字，把一本「綠洲」編出來，雖然常因此挨家人痛罵。而今五年，我們由朋友進而結拜爲兄弟，瑞安爲老大，黃昏星爲老二，加上廖雁平。兄弟幾人，先是編「綠洲」，後而聯合了大馬各地的年輕人組成天狼星詩社，曾經北上南下，終日舟車的奔波，爲了結合更多的年輕人在異鄉爲中國文學傳遞燦爛的薪火。當時穿白衣白短褲的少年，如今是挾着書本在台大、政大趕着上課的人。不變的是：仍是兄弟幾人，結合台灣的青年組成神州詩社，仍編着一期期的「長江」手抄本；仍在夜裏亮起通宵的燈，在各自的桌上，繼續寫作的風雪長路！

記得剛開始讀詩寫詩時，每讀到余光中先生「五陵少年」一詩時，心中一股豪氣上沖。余光中先生可說是我們的啓蒙者，他的詩我們讀得最多。當時在大馬，台灣的文學書籍實在少得可憐，書店根本看不到，只有從任平兄那兒才能讀到一些，現在想回來，真感謝任平兄的幫助。記得當初會寫起詩來，余光中先生的詩是很大的吸引，另外一點是存心根黃昏星鬥氣的。那時我倆常彼此看不順眼，有不少磨擦。有一天他交一首詩「黃泥道」給老大打看，被讚了一番。我在一旁暗忖：憑你也能寫詩，心中大大不服氣，回

家便寫了兩首，第二天一早交給老大，他也讚了我，黃昏星默默地寫了詩來交，兩人便競爭起寫詩來，都寫得相當勤，爲爭一口氣。後來連讀詩，編「綠洲」也鬥起來，看誰讀得多，編得好。「余光中專題」黃昏星計劃編，我就編起「葉珊專題」和「葉維廉專題」來比；他編「溫任平專題」，我就計劃「溫瑞安專題」來鬥。甚至也鬥起背詩來了，看誰記得詩句多。當時雁平遠在四十多英里外的當舖工作，從老大信中得知我們人競爭的情形，來信呱呱叫說他也要參加一份。記得有次他回來渡假，我們跑去石山露營，一路上幾個人便鬥起背詩，到了目的地，營帳已紫好，營火已熊熊，還分不出高低，幾個人圍在火邊繼續比賽，整個晚上是一片朗朗詩聲，大家鬥得真個不亦樂乎。現在回憶起來，不禁要慶幸十七歲時竟有那股咬牙蠻幹的傻勁，也幸有老大在一旁故意的撥風升火，使我們在文學道路上一步步邁進，看誰落在後頭。老大還特地辦起「振眉詩牆」，鼓勵大家競爭寫作。作品若能在「振眉詩牆」上登出來，是詩社最高的榮譽，而且有書相贈，頓時又捲起另一番風潮，而且那時競爭的人多，只有戰戰兢兢地寫、努力地寫。記得廖雁平有次寫了首只有五行的短詩「賭」，登在「振眉詩牆」上，還有老大兩大張評語，雁平其時詩寫得不多，如此一鳴驚人，令大家震驚，只好更努力寫，不然就落在

後頭。來到台灣，「振眉詩牆」還一直辦着，競爭也愈激烈，方娥真是登上榜最多次的，唉，真是落在後頭了。任平兄在天狼星詩社也辦起「唐宋八大家」會議，每個人把一月來最好的作品交上比賽，而且在會議上每人還必須講文學理論，對我們幫助也很大。我的詩作也常上「振眉詩牆」，因此老大有時故意說：「嘩，這期的稿真利害，你要當心點囉！」這種激將法，使我多寫了不少作品出來。今年八月得到耕莘文教院的詩作獎，也是因為這些訓練讓我得益很多很多。

所以，五年來詩已是體內血液的一部份，時時有握筆的激情。詩在生活上給我很大的情趣，給我憂給我喜。當讀到好作品時，先是搖頭擺腦地吟哦，繼而拍案而起，激動的心潮迫使我寫出更好的詩來；當寫了自認為不錯的詩，那是更大的快慰，趕急抄好遞給朋友兄弟看，等待他們的讚語，等待投稿後刊登出來的欣慰和收稿費的滿足。有人說：「沒有詩，我們仍活得好好的。」這是一個與詩無緣的人才說的。對我來說，沒有詩，真不敢想像世界會變成怎麼樣，人心會變成什麼樣子？因為有詩，大自然因而充滿了生氣，世界因而添增許多明媚，生命因而和諧的流動。若沒有詩，真能活得好嗎？是上班下班拿薪水袋回家飯後守在電視前看歌星扭腰擺臀眼淚加刀劍的節目就很滿足

了而精神乾涸如敗絮的生活嗎？世界是個大湖，人是小舟，有的靜泊，有的航向各自的方向，湖水輕盪小舟行過的水面，劃出粼粼的水痕。詩包容了這一切，還使美麗的湖光山色添加幾筆陽光的清朗。

已在詩的國度裏徜徉了一千九百個日子，路是自南方的半島開始，跨越過整座南中國海到這故國的島上來。重看以前的作品，心中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悸動。五年了，我寫下來的都是自己的感情。我的詩風走抒情的路子，中國文學的傳統也是抒情的。感情何其深，如何寫得完呢？張愛玲說過：「這世界上的感情，都是千瘡百孔的」，我相信我的詩以後會改變不同的風貌，因為感情在一生中有很多轉折的，只要在千瘡百孔後還執守着對人生對世界的真摯。是的，我的詩將會有不同的風貌出來。當年在異鄉，因為年少，沒有一點滄桑，感情沒有較明確的投注，往往是抓到什麼就寫什麼，像一塊土地種滿了奇花雜草，顯出一片潦蕪。三年前來到台灣，是一大轉折。經過離別的大風暴後，對千里外的家鄉、養我育我的父母家人及朋友有更深的眷念，有一段時間詩中盡是懷念他們。後來生活逐漸安定，感情也投注在這島上的朋友、戀人及同胞，鄉愁也轉注到對故國山河的緬懷了，這些，開了不少燈下繽紛的燦麗。

五年匆匆，燈下的長路展延過來，向前方伸延過去，一盞盞燦麗的燈亮着，亮着照見我繼續走下去，以我的詩，給脆弱的生命劃下恒永而硬朗的深痕！





回顧前塵路

曾經在細雨中疾跑過，在喧鬧的節日擠在人潮中感染一些喜意過，也曾幾個人深夜不眠爲一封家書而蹣跚過，在颳起帶塵的風中笑過、歌過，在毫無訊息的岑寂中飛揚過的我們，何時，竟似蒲公英四處飛散，散往自己設定的方向；和這親切的地方——記留著不少記憶的地方，作無情的分割？

而我回來了，淒然地回來了，喚我回來探望從前的是冬夜的細雨。那時我正站在大廈陰鬱而潮溼的水門汀上，看落雨紛紛中那水彩般朦朧的路燈——猶恒定地亮在模糊的半空中，心中不經意地想著一點往事，隱約間有一道細微聲音穿過雨絲進入耳中，傾耳細聽，原來是這場冬雨的聲音，問我是否已忘記那一切，已不再思念曾共淋過雨的那些善良而親切的臉孔？我震慄地問自己，可曾不復記得那些人和那段時日嗎？那蝶般舞在春光裏的時日。我懊傷於那次離開後，自己變成轆轤的馬車不住向前奔馳而無能回望。

回望，也許爲了前瞻，也許爲了緬懷。於是，把自己浸入雨聲中，如一張乾燥的海棉吮吸著已經流逝的，那些悲喜的日子；讓少年在腦中再飛揚。

於是，禁不住要回來。雨後，急急步向這濶別經年的小街，泅泳在時間的倒流裏，嘩啦嘩啦地讓水花沖向昔日的岸，低盪的迴旋。而夜在深處把斯才的風雨凝固成化不開的寒意，如外套披在身上。我獨自步在人行道紅磚上，羅斯福路仍然明亮得若潔淨的玻璃，而天橋無人，路上無車，街中央那一根根屹立的燈火照耀出長而濶的空曠，偌長的一段路只有我急急的脚步；是否整個城市此刻只有我，爲緬懷的激情忍著冬寒趕路呢？小街在望了，只要拐進前面那個彎。它該無任何改變吧？依然是兩邊破舊攤子緊緊挨著，像一群流浪的落拓人靠在一起抵抗透骨的冽寒。依然在更前面有一盞盞，嘶嘶響的火水燈懸在不同的小吃攤上，勤勞的小販們有的叨根煙在嘴上，滿足地數著一晚的收穫，有的正在收攤，忙碌地把桌椅倒疊在一起，不時發出砰砰的碰撞聲。小街仍保有它原來的風貌吧？依然入晚時便熱鬧起來，依然在熱鬧後留下不少垃圾，讓第二天的清道夫來打掃，而打掃後仍然髒亂如斯。小街還是我們日日走過的小街吧？我急急把距離趕完，轉進那個彎。橫在眼前的，竟是另一條街？！小街已拓寬成大街，一如其他寬濶却空洞

的街。攤販去了那裏？往日的夜市，忙碌的叫賣和討價還價聲，熙攘的人群，瑩黃霧色的燈光……都去那裏？消失了！消失了！空留下這寬濶的街在空明的燈下，空留下兩邊新粉刷過的高牆，彼此冷冷地對望；空留下一輪黯淡的月在黝藍的天穹。

這濡溼的街，對我是全然的陌生，燈光洒在上面反映出水樣般濛光，像映著我心中的滄桑，是的，「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滄桑。我本屬於這裏的，真意想不到啊，此次回來，只有那輪月是舊識，只有記憶是不變的風景，美麗著最初那段歲月，初到台北的那段風雨歷程。在這裏曾踏下許多腳印，如今皆埋葬在厚厚的瀝青下了。我突然想起老二有首詩的末段是這樣寫的：

最後一條街只亮著一盞燈

也許是我底光，我底愛

最後一條街是那麽長而遠

日夜守著 留連的

我們

而小街緣何守不住我此次回來的留連呢？記得那時，他們住在那一端的羅斯福路，我住

在另一邊的和平東路，不論星天或雨夜，小街是日日穿梭著來去的軌道，常常遇著不會相約的逢。以爲把從前的喜怒哀樂留在這裏，重來時輕輕化成路過的風，便可任意攫抓記憶中飛揚起的任一片，却忘了時間是翻湧的浪潮。那讓我作最後一次泅泳吧！在這陌生而望不到盡頭的長街，從一盞燈中回顧那一片璀璨吧。

第一次到小街來，恰好剛在這大都市裏找到安身的小房，飄泊的心情獲得暫時的棲息，便四處尋覓彼岸的相似，被一路數十盞互耀的火水燈吸引，驚喜於整條街鬧哄哄地如遇節慶，看著小販們勤勞地忙碌著他們買賣的生活，恰似彼岸小鎮上入夜後擺滿各種食攤的小街，毫不猶豫的愛上這條街，一班遊子夜夜逛到小街來。看各式各樣的貨物，吃各種故鄉吃不到的食物，在分手前買根異鄉常見而不常吃的玉蜀黍，邊啃邊走回去；有時跑到烤香腸的婦人攤，和她比彈珠，贏一條可口的香腸，不然也可贏一些笑聲，帶到溢滿鄉愁的夢中。那一年，每個夜晚都有一段記憶在凍結的心中燃燒，只因我們是背負著太多往事底旅人，從生長廿年的異鄉中，連根拔起，感情都是血淋淋的。

除了小街可接拾滿滿的鄉愁，那亮著六十燭光昏黃如暮陽的小房是我們另一個避開市聲的小天地。那一年的思情繽紛似雪片飛舞，許多歌在小房中迴旋成深夜，每一次傾

聽皆是難忍的觸傷。每一支歌皆是流動的感情，乘風飄回對岸，訴說給曾在星空下吟詩談女孩的那班少年聽。初到台北，心情已是千瘡百孔，仍愛頻頻回首，再受一次創傷。而創傷來自身後的那段風雨飄搖的長路，每一次回顧，總是清楚看見血痕可佈地洒滿每一處。從異鄉到台北，曲折迷離的路一直走來，中間總有許多相聚許多分離。一批批人隨著上路，又一個個在途中漠然離去，就像在黑暗的空中劃下不亮的一道流星。廿年來，日子是一張張的日曆被撕下來，然後換上新的重新把厚厚的一疊撕成薄薄的幾張。一班人就像在爬高入雲霄的山，愈往上爬掉下去的人愈多，自己竟喊不出一個名字。而留下幾個堅持的同伴跟隨著，自己却在中途向他們揮手，揚翅飛向另一岸更高的山頭。如此分得倉促，他們怎樣靠毅力去開創抵達山頂的徑道呢？在此岸回顧，各自的名字和身影竟已是飛灰煙滅，沈散在對岸！所以第二年幾乎都在每個暮色蒼茫時登高望遠，而遙望豈能當歸？從此段歲月瞻望前段歲月，從這個故鄉再看另一個故鄉，只有思念，只有思念才能飛渡千山萬水了。

時間真是洶湧的浪濤啊，在它的衝擊下，許多事急轉成記憶。每逢高樓望斷，青山依舊，綠水悠悠；一城燈火明明滅滅，上面是一輪千古恒新的月。在此地月光已成另一

種念情了，從此岸到彼岸，它照過台北三年的中秋，都是讓酒精在體內捲起另一度思念的節日。在思念裡，月光也照過那群爲中國節日而迷信傳統的異鄉少年，他們花盡零用錢買燈籠，在小鎮的中秋夜，點燃整個節日的光輝；很早就把這些蘊藏傳統和神話的燈籠掛在屋簷下、牆邊、樹上，連街上的路燈也染上燭光的繽紛，彷彿那樣才使中秋過得更高興。想起那些燈籠，念情都化爲澄清如水的月光，靜靜向彼岸照落……。

一輛黑色轎車自羅斯福路轉進來，兩道強烈的車燈發射的光亮，把我的影子猛然自後面拋到前頭拉長，「叭！叭！」兩聲，越過身邊向寬闊的街駛去。若此處仍然是攤販夾道，那輛轎車就無法開進來。三年了，在第二年尾他們找到更合適的屋子而搬到另一條街去，自己不久也因開學搬到學校宿舍……。此次回來，小街一如那段歲月湮遠沈寂了。眼前是拓寬了的大馬路，路面寬闊，燈光明亮，每天轎車的輪痕取代往日行人的鞋印。我緩緩向前踱去，此次回來，前塵已迷離似雲煙；向前踱去，漸行漸遠……。以後念情將落往別處——一如小街般，有著彼岸投影的地方。

父 親

雖然父親撫養我只有十年，他却是一尊嚴穆的銅像屹立在我心中的廣場，讓我一生默默致敬。

從我懂事起，父親就是瓜拉美金新村的村長，這是每年一度由全體村民選舉出來的。每年，父親總是以近乎百分之一的票數當選。村長這個職銜，就等於是村民的公僕，爲新村謀福利求安定，所作的一切都是義務的，不但沒有薪金或津貼，每個月都要花出不少車馬費，有時政府官員來辦事，還得招待他們吃住。

在這個鄉村，村民都是農家和礦工，教育水準不高，父親年輕曾教過書，算是村裏學問最好的人，加上他是村長，當村民遇上不能解決的事情，自然跑來找他。父親每天都很忙，忙着替人家讀信寫信，忙着幫人家處理喜事喪事；過年忙着替人家寫春聯，除了這些舞文弄墨的事外，還忙着出面調停糾紛。當村民爲爭奪一塊土地而衝突時，會來

找父親主持公道；當有人酗酒鬧事時，會找父親去勸阻；當有農作物被偷時，會找父親去幫忙捉賊；甚至連丈夫打老婆及賣豬的事也會找父親去。父親就像是「萬事通」，幫村民把事情解決。就像是爲了這許多事而活的，每天都忙得不亦樂乎，從沒有一句怨言。

家裏開雜貨店維持生計，生意都比別家差，因爲他經常不在店裏，母親又不懂得買賣，顧客上門看不見父親，便去別家了。很多時候，父親正在照顧生意，有村民跑來有事請他去，便立刻和村民走了。母親常因此向父親抱怨，父親只能搖頭苦笑道：「他們來找我是要我去幫忙，怎能不去呢？」爲了這句話，天天在外奔波。眼看着別家雜貨舖賺了錢買汽車買膠園，我們一家三餐仍是青菜鹹魚。有時我使性子不吃飯，嫌菜不好，父親就默默望着我，良久，歎一口氣，叫母親去開個罐頭給我吃。

雜貨店的生意有時會好起來，那是農民沒有錢的時候，別家不賒賬，他們便找上父親買東西。到農作物收成時有了錢，只來還一點點賬。父親從來沒有要人把債還清，他說農民的錢留着買下一批的種子、肥料等，要他們把錢都拿來還債，就是叫他們別活了！父親却沒想到店裏的賒賬本增加了，店裏的貨少了沒了，自己沒錢來補上。

鄉下的人都習慣早睡，父親到晚上才空閒，他就利用這寧靜的時間督促我們讀書作功課。有很多的夜晚，兄弟五人圍着父親，聽他講連環圖上的郭子儀、狄青、薛平貴、三國演義等故事，聽這些英雄灑熱血拋頭顱，爲國爲民的轟轟烈烈。父親在講故事時會很技巧地教誨我們，長大後做個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人。有一次父親講到岳飛被秦檜害死時，聲音竟咽澀了，拍着桌子唸出「怒髮衝冠憑欄處……」。

父親對我們是「嚴而親」的。他從沒有打過我們。當作錯事時，他先以嚴峻的眼光望着，然後坐下來告訴我們所犯的錯處，要如何改過，使年紀小小的我們明白什麼是不該做的。父親去城裏時，會輪流帶兄弟五人去，回來時不忘帶些糖菓給四個留在家的。父親帶我們進城，通常是看場電影、吃碗麵，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享受了。

每天清晨六點鐘，總是父親把我們從酣睡中叫醒去上學。那時大哥和二哥在城裏唸中學，由父親騎腳踏車載他們到路口乘公車。有時早上下雨，母親說今天不要去了，父親總搖頭道：怎能因爲風雨而荒廢學業！大哥和二哥穿上雨衣，一如往常，由戴着竹笠的父親載他們去路口。父親天天爲兒子忙、爲村民忙，他的一生都在勞勞碌碌爲別人。若他只爲自己的生意，就不會如此貧困了。

終年不斷的奔波忙碌的結果是身心交瘁，父親終於在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的一個早上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了。這是個晴天霹靂，對我家、對整個新村。那幾天，全村的人都停止了工作來拜祭他，全村的人都送殯，全村的人都哭過。像東西失去了後才知其寶貴，再也沒有第二人會像父親一樣全心全意爲地方爲村民做事了。全體村民爲了報答他紀念他，共同出錢要替父親建墓塋，但這有什麼用呢？

父親死後，從母親和一些村民口中，我才知曉父親更多的事，更加仰慕他了。

父親在十七歲時就一人從中國跑到馬來西亞謀生。在太平洋戰爭時曾上山當游擊隊打日軍。日本投降後，不少游擊隊都下山來，只有馬共要把英軍趕出去。父親認清共產黨的眞面目，毅然地加入英軍行列打馬共。爲了安全和團結，父親把散居在山區裏的居民結合起來，共同開闢了瓜拉美金新村，近百戶人家住在一起，有英軍保護，共產黨就不敢來打劫殺人了。那時父親就任村長，常因爲居民和英軍的誤會而遭殃。有一次，一位村民在戒嚴後跑到公用水井汲水，被巡邏的英軍抓到了，當共產黨辦，父親去和英軍交涉，結果被關了三天。

獨立後，村民各自在山下覓地耕種，却因非法使用土地被「巡山隊」（俗稱『青脚

』發現，當場拔刀把菜、瓜等農作物斬得一片稀爛。農民哭哭啼啼跑來找父親，父親帶領五個村民代表去交涉，結果統統被抓起關了，四天後才由另五個村民代表保出來。

父親爲了村民，兩次坐牢，却從來未見他提過，也許父親認爲那並不算什麼，正如他的話：「他們來找我是要我幫忙，怎能不去呢？」看似平淡的一句，其中却有多少父親的血汗？

父親逝世已有十四年了，但我們仍然是親切的父子，很多夜晚，我們在夢的另一個世界中相會，他仍是那麼慈祥，仍關心着村民們。父親在世時，許多事不曾告訴過我們。在他死後，我們才從母親及村民口中知曉父親更多的事，從這許多事中，才知道他是個好父親，才明白爲何在父親死後，村民都很想懷他。說到「周先生」時，他們都很仰慕，一如其他的孩子仰慕我是他的兒子……。



復學之後

辦完復學的手續及註冊後，恢復了學生的身份，便像合起一本讀完的書再打開另一本新書，從讀完的書中把自己抽出來，再放到新的書中去填滿另一種生活。

新的扉頁將是一連串上課下課的日子翻閱過去，而這本新書就是那麼單調嗎？我不能平靜地讀完它？曾反覆地思索這個問題，後來決定再拿起課本踏入教室，只因爲對上課有着一份憧憬，想着讓以後的日子飄蕩着有規律的鐘聲，讓自己走出休學期間懶散而有點浪漫的生活。

就這樣，重新挾着課本踏入教室，踏入一大群陌生的臉容中去尋找那份憧憬。坐在教室中，看同學們在上課前各種處處表現成長，却在不經意中仍流露着稚真的動態，上課時面對爬滿凌亂的蟹行字的黑板，聽老師喃喃的講課聲。每次上課，總希望能從老師那兒聽到一些故事，已經沉寂得不再流傳的，屬於他們那年代逐漸湮遠的故事。然而老

師都是專心地講書，很少在上課沉鬱的氣氛中加插小段驚喜的傳說。在整節沉沉的講課中，同學們都埋頭在課本上，手上的筆忙不迭地劃寫，像不停操作的機器。也只好低下頭，讓眼光努力往一行行密密相連的蟹行字耕犁下去，像播種下的幼苗，在期待着能挖掘到一點值得令人低迴的事。很少很少時候，有一兩位老師會說個即興的玩笑，和同學幽默一下，大家總是很敏感地抓着這一點笑料，乘機大大地笑一陣，像拚着命把肺葉中的悶氣作一次發洩出來。逢着這種情況，我却錯過笑的機會，當被哄堂的笑聲驚起，抬起迷惘的眼，只見四周頭顱東晃西擺，髮影搖得續續紛紛一如窗外風中的葉。還未弄清楚為何會笑得如此放浪時，頭顱們又垂下向攤開在桌上的課本，看到這種情形，總令我想起舟山路旁的稻田，一串串稻穗在突刮起的促風中狂舞一陣，風過，稻穗沉甸甸且無力地垂在靜寂中。

上課了一段時日後，和一些同學熟了，却發覺到彼此還是隔着大段距離，談不到幾句話的。尤其當一些人想逃課又怕被點到名扣分數，一臉不情願地坐在後排偷偷吃零食、談話或打盹，竟有點嫌起他們來。既然不喜歡上課，為何不乾脆一點溜掉算了呢？於是，漸漸喜歡把自己放逐在他們之外，要表現出和大家不同的樣子。同學們都喜歡坐在

靠近講台的位子，自己愛坐在最後一排，兩旁伴着空空的桌椅，前面是密密排列的背影和烏黑的髮色。或許在老師與同學的印象中，我也是無心上課混畢業的人。隨他們怎麼想，自己總是不在乎。有幾節課在小教室上課，座位不夠，大家在下課鐘聲一響，不待別班的學生走出來，便爭先恐後地衝進去，那時的忙亂真似鬧蝗災一樣，各人身影撩撩紛紛，揚起滿眼的騷塵。侯塵埃落定，衆人已安坐在座位上，滿足而開心地開始另一陣嘴巴的忙碌。少數爭不到座位的同學，則懊惱地步出教室，不知去那兒打發時間了。我總不去搶座位，那幾扇大窗不是很好的座位麼？坐在窗檻上，課本放在兩膝間，照樣聽老師講課，管別人怎麼想呢？

回到上課的現實裡，心情却又飛回以往休學的時光去尋更多的懷念了。人怎麼會有這麼多矛盾呢？在以往的生活裡，自己不是很想上課嗎？不是懷抱着憧憬要坐在課堂中讓時間流逝在老師的講課中，等待噹噹鐘聲起時的喜悅嗎？怎麼現在又不滿意起來了呢？也許我是不願再被所謂有規律的生活拘束，不願在做一件事時因為功課被牽絆着了。自從重做學生後，看書的時間都交給課本，寫作的時間都交給作業，晚上十二點過後的時間都交給睡眠，以防第二天上早課爬不起床。

而休學的時候完全不一樣，那時可真像個暴發戶，可隨意去揮霍財產，活在隨着性情的快意中。看到好書時可一口氣讀下去，不管是在白天或夜晚，任意讓自己在書的世界中作海濶天空的翱翔。寫作也是在想寫時就提筆，許多個夜裡，因為一個湧動的意念而獨對一窗寂靜，在昏黃的燈下一字一字地耕耘，完篇時只見滿紙的塗塗寫寫，像一園看似雜亂却是充滿生氣的綠草，只待經過修剪，就是平坦的草坪了。白天，時間無需花在趕換教室的匆迫上，如果不看書或寫作，則讓自己享受一下懶散的情調，看報紙也慢慢吞吞地多花不少時間；吃飯時可爲了一道好菜而走一段不近的路途，沿途欣賞街景和行人。在飯館裡觀賞別人趕忙的吃態，而自己悠閒地一口一口細細咀嚼美味；在街上也往往因一事而駐足良久，諸如看到一隻可愛的小狗，搖擺着胖胖的身體過馬路；諸如看到一個天真的小女孩一邊走一邊踏着老師教的舞步；諸如在小巷中看到一群小孩在打棒球。這些情景，多少人因為匆忙而忽略掉了，我一人欣賞和喜悅。那時的時間都由自己支配，想見朋友時可以連夜趕着月星，到陽光明媚的南方去送他一個驚喜；在不想聽到都市的車馬喧時，可以約幾個朋友跑到一個安靜的海外去作短暫的隱居……。

重返學校後，這一切都因為功課而不再有了。每天，鐘聲把我敲成和別人一樣的匆

匆，一樣地須把時間押在教室中，而過去的不會因懷念而喚回來，只徒增對現時的不滿和愁緒，過去的生活已像讀完的書合起來了，新的書是另一種內容，既然攤開了，還是要讀完的。





011

「振眉詩牆」、「唐宋八大家」與「五方座談會」

記得初上高二時，和大哥、黃昏星同班。大哥鼓勵我們創作。那時，我對黃昏星還很看不順眼，一下課他就捧着余光中的詩集臉向石牆來讀，我要和他鬪，暗忖：你既然讀起詩來，那我也可以讀。便向溫大哥借了余光中的另一本詩集，雖然看不懂，仍是假作認真地一頁頁讀下去。過幾日，在班上聽見大哥讚賞黃昏星，不得了，原來他寫了一首詩「黃泥道」。我聽了很不以為然。當晚大哥、雁平和我去找余云天時，還一直稱讚黃昏星，當時心中有些不平，想到以黃昏星之才也能寫詩，那我也可以寫的。回去寫下生平第一首詩，在「三月裏」。第二天黃昏星看見我交詩給大哥，也再趕緊寫一首和我比高下，我又連忙絞腦汁地再寫，那時想無如何要把他比下去，黃昏星也存有同樣的心理，於是天天寫詩，互比勝負。在隔班的余云天和吳超然自然大哥口中得知情形，也寫起詩來競爭。當大哥讀到好作品時，總把我們集聚在一起讀給我們聽，被讀者高興，聽

者却下了決心，下次要寫出更好的作品。

一段相當的日子後，大家比高下的心較弱了，仍不停寫詩，却比開始激烈競爭時寫得少。高中畢業後，大哥和我籌備來台唸書時，他常把自己的初完成的作品釘在牆上，供到「振眉閣」的人閱讀。那時詩社社員大增，但認真創作的却相當少。六十二年大哥我和來台後，於同年十一月中旬返馬，他著力組織「十指聯心會」，另一方面，作為執行編輯的他，也作了努力來激勵社員們的創作。

自大哥回來後，每個月廿五號，大家都會自動在黃昏以後到振眉閣去，無論多忙，也一定會去的，因為「振眉詩牆」放榜了。「振眉詩牆」是振眉閣的一面板牆，以前只釘上大哥的作品，現在這面牆會釘上不少其他好作品供人觀賞，讓人評析。這是由溫大哥所策劃及一手撐起的，他把詩社社員們交給他的作品，每個月作一次整理，選出最好的一篇刊在「振眉詩牆」上，並附上對該篇作品的評介；同期如有其他佳作，亦會在評介上論及。「振眉詩牆」的選評是相當嚴苛的，刊在「振眉詩牆」的作品，溫大哥代為投給國外水準高的文學刊物；如果連續三次奪得「振眉詩牆」盟主，贈送好書一本。在激烈的競爭下，我曾一口氣連奪兩城，眼看好書即將到手，只要下個月再「一篇定江山

「就行了。於是日想夜想，日寫夜寫，寫出來的全部交去投『振眉詩牆』，一有空閒便往振眉閣跑，熬在那兒看書，也等候機會探問一下情報，溫大哥說：『這期『振眉詩牆』很利害哦！高手如雲。』使人莫測高深。苦苦地等到廿五號，中午就跑去振眉閣，在那兒看了一下午的書，好容易日近西山，黃昏星呱呱叫來了，藍啓元看看他的招牌；海藍色上衣，騎着那輛大腳踏車呀呀呀也來了，都急急找『振眉詩牆』看，見牆上仍是大片木板而未佳作，只好耐着性子在書架上找書讀，溫大哥也不動聲色地做着他的事，一點事也沒有似的，我們却都快急死了！」

等廖雁平、余雲天、吳超然都來了，也都坐下來看書好久，溫大哥才把當期榮獲「振眉詩牆」的作品釘出，大夥兒蜂湧前去，一看，先涼了半截，好書泡湯了！黃昏星呵呵地狂笑起來，藍啓元也笑嘻嘻地握着他的手猛道恭禧，雁平搖着頭，感嘆似地又驚喜地說：「老二寫到好詩囉，請吃！」隨口把詩唸出，眉毛不時揚動，嗯嗯幾聲，笑了起來。

這種情形幾乎每月可見，而且比來比去，都很難連續奪下三城。「振眉詩牆」開始三期只是綠洲社內的個人競爭。第四期開始，其他分社也參加角逐這項榮譽，於是由個

人競爭擴展爲社與社的競爭，看那個分社奪取最多次，後來又演變成三個老頭子和十聯會的對抗。在分社的競爭方面，綠洲、綠林和綠野競爭最爲激烈。算起來要算綠洲分社實力較雄厚，但也有大意失荊州的教訓。有一期「振眉詩牆」公佈了，上榜的是綠野分社黃海明的一首詩，綠洲諸子頗爲驚訝，仔細品讀那首詩，大家都認爲以綠洲諸子的水準，應該可擊敗綠野分社而奪得這期「振眉詩牆」，爲何又慘演滑鐵盧呢？後來溫大哥談起，才知道這期詩牆綠洲分社沒有參加，沒有交來作品呀！原來綠洲的七個人，每人都以爲自己偶而不交一期沒什麼關係，反正有其他代表綠洲就行了，結果陰差陽錯，天下有這麼巧的事都讓我們給碰上了，每人以爲只有自己的酒是水，別人的酒是眞酒，人人如此想，結果喝到的都是水了！大家聽說後，都後悔不迭，更是唉呀連聲，因爲這期落陷給綠野分洲社，綠洲領先的局面又告危險，只領先綠林分社兩期，綠野分社三期，三位老頭子和十聯會距離也拉近了很多。大家痛定思痛，訂了下期開始，每個月每人至少要交一篇作品出來。

以前沒有「振眉詩牆」時，雖然各分社的社員都必須按時交稿，但有少數是應酬式的，而且交了作品後，也沒有人指出他的優點和缺點。沒有人激起社員們對創作的熱心

和真摯，而且也缺乏別的好作品作爲借鏡及學習；自己摸索而不能肯定價值，也往往迷茫起來。後來由於有「振眉詩牆」作激發性的鼓勵與競爭，以及大哥三番四次要求每位社員投稿參加「振眉詩牆」，因爲人是有惰性的，沒有鞭策便不願踏出艱辛的一步，而那時他只想到踏出一步的艱辛，沒有想到辛苦後的收穫。大哥是把收穫提示出來讓大家知道，並且對每人的作品加以評介，這是對作者有很大的裨益的，一般作者由於缺乏這種訓練和鞭策，不但在短時期無法把作品的水準大大提高，往往也因無人指導及鼓勵而丟筆不寫了。「振眉詩牆」不但使大家更熱衷於創作，也培育了一些人才。像方娥真，她的詩本來是很少人去注意的，發表在「振眉詩牆」上才讓人注意到她不聲不響地寫出好詩了。總社長在一次閱讀「振眉詩牆」時，也才發現方娥真的好詩作而收入他主編的「大馬詩選」中。

「振眉詩牆」每期推出，也每期把大家推向更高的文學層次去，只可惜辦了十六期，溫大哥便因學業而離馬來臺了。他的離開，使振眉閣空了下來；使「振眉詩牆」因無人接辦而結束；使大馬詩社少了一股極重要的激勵動力。詩社今天仍有人孜孜不倦地創作，就是那時打下的根基。

「振眉詩牆」舉辦不久，總社長鑑於詩社重要份子皆在工作與學業的重壓下，恐對創作疏懶下來，於是他召開每月一次的「唐宋八大家」會議，召集詩社中最重要的八位社員參加。因為他認為，雖然每月有「振眉詩牆」的訓練，但對一個真正有志於創作的人是不够的，而詩社要強大，最重要的是不要以社員之多寡，而是要拿出好的作品來。總社長認為身為詩社重要的社員，更需要學識好，作品佳，因此對八人加以特別訓練。取名「唐宋八大家」是希望詩社八個人將來在文學上的成就能和他們媲美，是以「唐宋八大家」做為模範的。社員出席會議，時間都在晚上，地點在金寶彩虹樓，總社長的家。每位社員必須交一篇作品給總社長當場作最嚴苛的審評，並選出最佳的一篇。溫大哥在奪得一次冠軍後，徵求總社長允許，他每月照樣出席會議和交上作品，只是作品不參加競選。「唐宋八大家」會議除了交作品外，另一重頭戲是參加者必須發表一番論說，由總社長再來補充、闡析。因此。也就是說，「唐宋八大家」會議的參加者，即使在最忙的時候，每個月也須寫一篇作品和讀一本書。除了寫和讀之外，還要融會貫通，化為己有，隨時可以用出來。並且訓練口才及說話的技巧。

「振眉詩牆」是開放讓全社社員自由投稿的，「唐宋八大家」却只是讓詩社最精銳

的社員參加，其他社員只能閱讀作品和旁聽，等會議結束後，有問題的還可以再討論。每一次開會總要在凌晨兩三點才結束。「唐宋八大家」的參加者如表現不佳，由其他參加者投票決定是否把他暫時開除，缺空由表現殊佳的社員補上。殷乘風和張筆傲便是在葉遍舟和余雲天離開「唐宋八大家」之後，全體通過提名獲得參加的。

「唐宋八大家」一共舉辦了七次，在九月最後一次會議後，因大哥、黃昏星、廖雁平、方娥真及我將離開大馬，總社長宣告結束，想起七次大會，大家傳閱作品，讀到佳作欣喜若狂的神情，大家談，談到手舞足蹈渾然忘我的模樣，許多學問，都在這些會議中打入腦海裏的。

溫大哥離開了大馬詩社，但他並不因此停止他所做的工作，不因此卸下他肩上的重任。在臺北安頓後，他又策劃起另一項訓練。「振眉詩牆」是鍛練寫作能力，現在他要訓練我們的口頭理論。在七月，當黃昏星考完大專聯考後，雁平也不聲不響地由屏東農專轉學到臺北高工，溫大哥便召開「五方座談會」。所謂五方是方娥真、黃昏星、廖雁平及我各爲一方，另一方爲大馬總社，因爲我們曾和總社長約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廿六日大家要相見，談文學藝術，並約定每人在五年內至少要影響及栽培五個新秀。溫大

哥說，離開了總社，他更必須要加強我們的理論根基，使每個人都具有高水準的評析能力。

「五方座談會」就在新振眉閣召開，那時黃昏星和我都有工作，只能晚上三人一起去。振眉閣，仍然是一間小房，擺了三座書架，排滿了書，書都排得很整齊，像從來沒有人去翻閱過，只是擺在那兒裝飾好看。如果你這麼想，就大錯了，上面的書，內頁都畫了不少邊線，也註了不少感想。「五方座談會」開始時，每人拿出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一篇，交換來讀，然後互相品評。黃昏星評詩很喜歡拿抒情和節奏來談的；雁平評得比較廣泛，多由文字，結構下手；娥真看起來相當靜，但你和她的熟絡後，會發覺也相當吵的；她靜下來時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令人不忍去觸一下。她笑起來時，眼中充滿調皮，十足像個活活的大孩子。她評詩和我比較相近，靠感覺的。但是我的話多，迂迴前進，有很多時候談不到中心主題，只把圈子愈繞愈大，到後來就迷失了方向，不見了自己。娥真則不同，她的話少，但很準確地射在四人的談論中，黃昏星和廖雁平的論點我自信可以說也可以反駁，唯獨方娥真的論點我不敢動的。其實，我對她的第一個印象不算很好，那次和黃昏星在怡保遇見陳美芬與方娥真在一塊，和她談話，方娥真總是問五句不

見答一句，冷肅得令人有點寒意。後來大家熟絡了，她才和我們有說有笑的。原來那次見面，她對我們的印象也不好，覺得我們的話太多，她不喜歡人就不和那人談話的。和她比較熟絡時，她就不會了，當別人講話時，她的雙眼會看着那說話的人以表示關注。我算是服了她的，可不是嗎？黃昏星和我寫了三年詩，方娥真在一年內就寫得比我們好。在溫大哥策劃的「振眉詩牆」和溫任平先生召開的「唐宋八大家」，她真是我們綠洲分社的心腹大患，記得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彩虹樓最後一次「唐宋八大家」會議中，我交出花了兩個星期時間苦迫出一首長達百行的長詩「中元夜」，以為可以穩拿冠軍的。作品輪流閱讀之後，總社長談起詩的境界，然後隆重宣佈最後唐宋的冠軍——周清嘯？錯了，是方娥真的「高山流水」！你說，我不服她行嗎？況且，當娥真說她的觀感時，自己才發覺，那正是自己苦苦思索而說不出的論點，你說你說，我怎能駁她的論點？你想，我不服她，難道服自己？

「五方座談會」在晚上開始，每次都論到凌晨兩三點。黃昏星不太可以控制聲量，往往把聲音灌入對面房東的房中，就會引來敲門聲：「小聲點，人家要睡覺！」「五方座談會」在進行時，溫大哥總是半躺在床上，懶洋洋地像在休息或看他的書，而有時他

又會驀然坐直了身子，發出一些聲響。其實他是在聽大家談論的，不但聽，而且記，因為在最後，當大家以為他不聽而大膽地把言論說完後，他會一個個指出缺點，並解析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溫大哥談起來很喜歡引發別人的思考力，往往是他把問題重心挑出來，讓我們去想。當他舉例時，需要某一本書，不用在書架上找，一伸手便把要的書拿出來，從不出錯，而他的三座書架共有書數百本。

有一次，溫大哥給「五方座談會」出的題目是：「談文學以外的一種學問」，弄得我們一個頭兩個大，丈二金剛成了丈八。我向黃昏星及廖雁平嘮叨：搞什麼鬼？文學書籍都讀不完，還要去讀別的東西？他們並不以為然。到了開會那晚，黃昏星推出心理學，大談佛洛伊德和楊格等大師的學說。廖雁平也亮出他的絕招：佛學，談佛學和中國文學的淵源。輪到我時，便把上班時在報社聽來的一點經濟學皮毛搬出來，並創出「經濟學影響文學，經濟上升時文學則降低潮，經濟跌落文學則上升」的論調，以為他們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大可以蓋過他們，於是洋洋自得地大發謬論，黃昏星愈聽臉色愈低沈，雁平則不時搖頭，欲言又止。看到這種情形，愈講愈心虛，暗忖：糟了，莫不是強盜遇上賊公公？莫不是露出狐狸尾巴來了？還是先此打住，測探一下敵情。黃昏星先向我開

炮，素與我有「黑白雙蛇」之稱的廖雁平竟也干戈相向，兩人輪番猛攻，打得我站不住腳，但仍奮力掙扎，圖能突圍而出，後娥真一聲嬌喝！加入了戰圈，三人爲真理而戰，雙手難敵四拳，況且自己作賊心虛，只好落荒而逃。這一戰，到凌晨近三點鐘才鳴囉收兵。

這種爭辯的情形，在詩社的每一次座談會都會發生，往往雙方爲一個論點持不同看法時就會辯得面紅脖子粗，但在在散會後握手一笑，一切便煙消雲散，又是和陸相愛的家人了。

以上三種文學訓練，對我們是大有助益的，因爲我們不但得到鼓勵和適當的讚賞，最重要的是有一班人在一起切磋學問，比起獨自摸索好得多了。因爲一班人互相切磋時，得到的不是一個人的學問而已，而是別人的都能吸收到，而且，在大家的討論中，自己也很容易知道自己的錯誤。這就像在黑暗中走一條看不見的路，前面有燈光在引你前進，不致誤入迷途。



阿狗和詩社

「阿誰，拿兩塊錢來！」雁平從外面進來，打開「黃河小軒」的門時，看見陳劍誰正在苦讀應付期末考，就劈頭劈腦向她要錢，繃着臉手伸出去。

「爲什麼要給你錢？」猛然自書中抬起頭，一臉不解且有些忿然地望着雁平。嘴一撇，雁平哈的一聲，調門提高了：「你中午沒有餵阿狗吃飯啊——。」

「人家正在考試，趕不來嘛！」

「那你怎麼不叫別人替你餵？不用多說，兩塊錢！」仍然把手伸在劍誰面前，臉上浮着一絲笑意。陳劍誰哼的一聲，大聲嚷道：「好嘛好嘛，給你嘛。」從皮包掏出兩個銅幣，叮噹地落在雁平的掌中。

雁平是負責「山莊部」的。所謂「山莊部」，就是管理我們房子住的問題。有時因爲大家看了報紙隨手亂放，或喝過的杯子不拿回廚房裏去；有時因爲用過的碗碟筷子鍋

子擱在盥洗槽中不洗乾淨，或糖衣花生殼滿地亂丟；又或房裏的檯燈及廁所裏的燈用過後忘記捻熄等，他都大聲叫嚷找「原兇」，理由是一再重犯者，則如上敘——罰款。平時莊裏的人較不注意這些小事，山莊便顯得有些雜亂不潔，雖然每個星期有一次大掃除，名爲「博愛週」，在大家同心協力下，山莊一時窗明几淨，空氣爽朗。但只過了兩三天，又恢復了原來凌亂的面貌。罰款條約懲戒了不少人，漸漸大家都在意起來，山莊的整潔也改善了。

像剛才劍誰被罰款的事，當然也有人曾經被罰。想起初養狗時，大家一片關心，便當中飯菜分給牠吃，用香皂替牠洗澡，時常帶牠上天台玩……。阿狗在大家熱情的照顧下很快樂地長大。牠像一朵花吸引了蝴蝶，蝴蝶繞着飛舞，花朵漸漸不再新鮮時，蝴蝶便翩翩而去。社員們匆匆來匆匆去，大家都習慣了莊裏有隻狗，有人會餵牠照顧牠，各自忙着自己事了。有家教的去家教，要回家的回家，學校下午有課中午就不來，沒有想到阿狗因大家都想着自有人餵牠吃飯而結果沒飯吃。玩時人狗同樂，誰都和牠玩，玩過後便走了。牠吃飯的問題就變成只是住在山莊的人負責解決。而大家常有事要辦，忙得忘記了。好幾次，我們有事到外面去，半夜回來時不得了，莊內垃圾桶打翻了，散

得一地垃圾，鞋子也咬破了。找到一隻，另一隻在天涯海角尋覓不着的一角落。阿狗雖被打過罵過，仍然在衆人不注意之下探頭進垃圾桶翻東西吃，大聲吆喝牠，牠那兩顆烏溜溜的大眼睛望着人，好委屈地鑽入桌子底下。大家見牠如此，以爲是狗性使然，直到後來才真相大白。有一天，我們下午就出去拜訪友，到晚上近兩點回來，阿狗往每個人身上又撲又跳，也不知爲何這般高興。我們因倦累倒頭便睡。第二天起來，正廳的黑板上有公告一則，揭發了阿狗的困境：原來昨晚我們沒帶東西給牠吃，牠餓得發慌只好自己想辦法，在垃圾桶中找到一個裝有餅乾屑的塑膠袋，阿狗把頭伸進去舐，沒料到塑膠袋口是有彈性的，狗頭伸進去被挾緊，再也出不來。袋裏的空氣不足，頭又被挾住，急得牠滿地翻滾，終於撞響了「長江劍室」的門，老大正在裏面，開門看個究竟才救了牠的狗命。大家對阿狗的民生問題才重視起來，排定時間表，輪流負責牠的午、晚餐。

我們住在四樓的小公寓，本來養狗很不理想。阿狗天天關在屋子裏，很想出去玩，一有人打開大門牠就乘機跑出去，玩過後也曉得回來，等在門前待我們開門，牠便溜進來。由於現在是冬天，報章上常有家犬變香肉的新聞，我們便不讓牠出去。開始時牠不聽話，有機會就奪門而出，要大家去追牠回來。記得有一天早上，楊翠袖打開大門，便

讓阿狗蹣上天台，翠袖緊忙地追上去，因急着要抓牠，結果一脚踩在碎磚裂瓦中摔下去，那些碎磚瓦是我們每個星期天在天台練武時踏破留下的，頓時碰得翠袖的下巴流血，結果去縫了四針。阿狗自然遭到很大的責備。又有一天下午，大家在山莊忙着，社員們進進出出，阿狗也乘開門時溜出去好幾次，黃昏星和我只好攔下工作下樓把他抓回來。過一會，又有人開門出去，那時老大站在門邊，阿狗眼睛一轉，一蹤又想奪門而出，老大眼明手快一把揪着他，按在地大吼道：「你還想出去！一天到晚跑出去，害人家到處找，你應該知道檢點啊！」老大很少罵牠，平常最愛和阿狗玩，這次聲色俱厲地罵牠，嚇得阿狗趴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自此以後，阿狗就很少跑出去了。有時跑出去，我們大喝：「阿狗回來！」牠回頭望一望，聽話地跑回來了。

我們都窮，阿狗來到山莊，自然沒有吃好睡好。牠吃的食物大都是我們從餐館拿回來的剩飯殘肴，睡的是冰冷的地板。老二曾找了幾塊木板爲牠蓋間狗屋，但阿狗長大了就住不進去，後來我們拾到一張破沙發，那就變成牠的安樂窩了。也許阿狗並不嫌棄，牠選擇我們，跟定了我們。阿狗本來是樓下人家的小狗，住得好吃得也好，又有一個小孩跟牠玩，但牠却「翹家」了，從樓下跑來四樓找我們。開始我們以爲牠迷了途，當小

孩找來時便交回給他，大家也把這隻小狗忘了。當天下午忽聞咯咯敲門聲，打開門竟是這隻小狗，親熱地搖着尾巴舔我們的腳，和娥真玩在一塊了。上午牠被小孩抓回去，洗了澡，吃得飽飽，結果還是想念我們，再次跑上來。這次小孩未來找過，我們也就名正言地收留牠了。小狗三番兩次跑來，顯然是不喜歡在樓下而要和我们在一起。那時詩社也正是最艱辛的時候，因為和某家出版社合作出版詩社的書，到後來變成我們必須替出版社賣書，來交換他們替詩社出版的書。那時爲了可以把書出版，咬緊牙關接受了。幾千本書堆在大廳，大家都是早出晚歸，天天出去賣書，弄得每個人精神困頓，脾氣也很暴躁。向行人介紹書時，往往遭到嘲笑和白眼，心中很難過，却不得不做下去。而這隻可愛的小狗在這時候選擇了詩社，雖然是狗，却也帶來溫暖的感覺。奇怪的是，阿狗和我們在一起生活上過得不算好，但牠從來沒有離開過，不曾「翹山莊」投奔另一家去了，有時牠跑出去，却還是會回來守在門口等開門。

開始養狗時，雁平是投反對票的。但大家都贊成，阿狗就成了山莊的一員，同時也替大家帶來很多麻煩。自牠進莊後，山莊的空氣就變質了，大廳一泡尿，走廊一堆屎，值日生只好苦着臉掩住鼻子打掃。但山莊的那股「妙味」還是繞鼻不去，大家只好來次

大掃除，並決議把阿狗關在後台。但牠又吼又叫，把紗門撞得蓬蓬響，用爪抓鐵紗網，抓得軋軋叫，真是鬧翻天了。只好歸還牠的自由，免得左鄰右舍不得安寧。看來雁平的反對是有道理的。

阿狗一天到晚想找人家玩，有時大家忙起來都不理牠，阿狗只好自己玩，追着咬自己的尾巴團團轉，從大廳衝到廚房，又從裏面跑出來，玩得高興會吠上幾聲。老大常和阿狗開玩笑，在牠頭額上蓋上詩社的大印章，叫牠不少外號：「小老弟」、「小老鼠」等等，可惜阿狗不懂語言，不然，牠也一定會給老大取外號的。老二是「狗爸爸」，對牠照顧無微不至。每次老二辦完事回來，就和阿狗在「黃河小軒」裏玩得在棉被上滾。「黃河小軒」是老二、雁平、雲閣和我擠在一起睡覺的小房間，棉被和書最多，社員們最喜歡進來躺在棉被上看書，詩社召開會議時也大都在此。阿狗也最喜歡這裏，跑進來湊熱鬧。如果雁平在，他必會大喝一聲：「出去！」阿狗夾着尾巴，乖乖地出去，站在門前向裏面望。若雁平不在，除非我們把牠揪出去，否則牠是不肯走的。老大向雁平說過：「不要對牠那麼兇，以威服人是不能令人心服的。」而詩社對人也一樣，要以立身正去感服人。詩社在民國六十五年創立，一年多的時間即有廿幾位社員，最重要的是他

們都心悅誠服的認同，而不是積威。

阿狗當初爲何要跟我們？至今仍然是個謎，也許是因爲我們人多熱鬧。每天，山莊的門鈴響，鞋聲滿樓迴盪。重而急的鞋聲是阿燕來了，重而慢又偶而停頓的是阿誰來了，亂掀門鈴的是玄霜，還有其他的許多人。大家來山莊忙着講話，忙着笑，忙着辦事，自有一番興盛氣象。阿狗是喜愛熱鬧的，牠總在人多的地方，或隨在人後跟進跟出，彷彿牠也在忙。每次開「唐宋八大家」和「作品評賞會」等座談時，阿狗也總要湊一份。我時常想，要是牠是就好了，可以和大家一起談論，一起做事。山莊常常有朋友來訪，一開門進來就會受到最熱烈的歡迎；阿狗似乎知道來山莊的都是朋友，又跳又纏地和他親熱。有人問起怎麼你們的狗也這麼熱情啊？答案也許受了我們的影響吧！當有人來，大家必盡量抽出時間和他談，因此阿狗也急急表現牠的熱情了，以牠的長尾巴和鼻子，又搖又嗅的，當然，若來訪者帶了東西給牠吃，阿狗更是熱情的了。有時，遇到囂張跋扈者，在大放謬論，我們就希望阿狗去咬牠幾口，但每次都是失望的。希望阿狗咬人出氣雖然是天真的想法，却是出自「快意恩仇」的，那就是我們在馬來西亞的做法，主要的還是因爲那兒的文化較爲低落，中國文化又瀕臨被消滅的邊緣，詩社在許多有企

圖的人的眼中是釘子，欲拔之而後快，因此常會有許多麻煩和挑戰，我們爲了自衛做了一些反擊，也替不少忍氣吞聲的市民出了口氣。在那地方，一心想息事寧人是不對的，敵人以爲你氣弱膽怯，更變本加厲的欺凌。我們爲什麼要受人欺侮呢？那些人都是欺善怕惡的，只要你敢反抗，他們就不敢再上門來找碴了。記得有一次娥貞被人欺侮，她爲了要來臺而在怡保某車衣總行工作，籌備來臺的經費。娥貞不懂得奉承，做事一板一眼，無形中得罪了一些行裏的高級職員，他們就刻意刁難，做好的賬目，總務不肯簽名。我們四人趕上怡保找那班人理論，和他們吵了起來，聲音響遍整條街，搞得警察也來了。不少圍觀的市民問明白原由後，憤然喊道：「這班車衣行的人壞蛋出名的！」向我們說：「你們不要怕，去勞工部告他，可以告他的！」主席是很精明的，一看情形不對，先打發警察走，再請我們進車衣總行商量，答應不再刁難娥貞。來到臺灣，這些做法自然不用了，但「快意恩仇」的心懷還有，見到不像話的人，忍住不揍他，却希望阿狗去咬他幾口。

星期天下午是練武的時間，阿狗也上天台蹦蹦跳跳。在練武時，誰都不會找阿狗玩，只有在休息時才可以。大家認真地一遍遍練習着招式，出拳、前踢、側踢，上段擋，

吆喝！認真而執着地練着。詩社練武着重在武術和精神的融合，每一招每一式都全神去揣摩練習。我們練武是要繼承中國古代「士」的精神，阿狗在我們練武時，自己又跳又跑，發洩牠的活力，練牠自己的武功。

算算阿狗來山莊已有八個月了。在這不長不短的日子裏，牠和我們一起相守着苦樂。當受到打擊時，牠感受到我們的悲感；當大家快樂時，她感染了那份歡愉。牠跟着我們去聚會，跟着我們在山莊過窮日子，從來沒有離開過。雖然牠被打過罵過，却不會記在心中，只要有人喊牠，阿狗就去和他親熱了。山莊有了阿狗，更有家的味道，每次一踏進門，就是牠，歡迎我們回來，大家真心容納牠，像牠對每個人都有份深厚的感情一樣。阿狗當初從樓下跑來和我們一起，已註定了要和我們一同走下去——。看到阿狗，我常想起某些曾經在詩社現在已離去的人。他們在詩社說過慷慨激烈的話，說過這是他們最需要的家，在詩社學習一些東西後的，當詩社受到打擊時，却一個個走了，不帶一點感情地走了。我看着阿狗，知道牠雖然不會說話，却必定不會離我們而去的，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



聚會

寒冷的冬末，寂寞的海灘，冷風大陣大陣吹刮着，浪潮汹涌地被推上沙灘來，又迅速退下去，把沙灘上凹凸的許多亂脚印都刷平下去，整個下午，我們這一班早上從臺北乘着北上的火車來到這兒，正在沙灘上，任冷風吹着，任浪把踏下去的腳步洗刷去……

老七、阿圓、振涼趴在沙上，正在以濕沙築城，沙城蜿蜒地一道道地建起，老七每建起一座城堡，總起個城名，山海關啦、玉門關啦，玄霜在不遠處揀了一根竹竿和塑膠袋，撕起條條充當爲旗幟，插在「天下第一大關」上，迎風飄揚，他們一邊築城一邊興奮地談笑。老大和老二光着上身，正在另一邊練習對打，吆喝聲像一記記焦雷，擂進了滿耳的水聲，若一隻蛋糕上面點綴的花生，十分的耀眼。老六與娥真面對着海，不知在想些什麼。我坐在軟濕的沙灘上，看着他們築城、對打，而冷風虎虎的在吹，澹濛的雲

空和蒼藍的海連成一線，海面沒有一片帆影，沒有一隻飛鳥，只有深邃的幽藍和翻滾着白綢條的浪。本來我很安靜的坐在沙灘上，任風不知自何處吹來一直吹來，吹得人快失去魂魄，我很平靜地坐着，聽着盈耳的濤聲。大概是娥真的歌聲吧，隱約傳過來，那是一首很熟悉的歌，忽然我的心掀翻起拍岸的驚濤，忽然地因為那歌，我整個人像倒轉回到三年前的另一個海邊。

也是同樣軟而微濕的沙灘，同樣的幽藍，只是邦咯島的浪不大，輕輕柔柔地一若母親的手在拍着嬰兒入睡。那時我也是在風中坐着，望着那大片浩藍，心中想着：詩社好不容易才舉辦了這次聚會，不少社員却因為家庭的阻撓而不能來參加。像俊鎮那條漢子，本期望着和他在這相會而暢談一場的，兩天前却接到他的信，信中只有寥寥數字：「家父不允，聚會恐不能參加。」！真令人惋惜，他應該來參加的，他怎麼——。

「老四！」一個尖高的聲音喊醒了我的冥想，老二和海明跑過來。海明那矮小的個子跑起來可不慢，衝到我面前，劈頭就問：「有沒有看見大山脚（俊鎮的綽號，大家都那樣叫他的）？我找他找了好久喲！」

我望了老二一眼，低頭看着脚下的沙，不知怎麼說才使海明不難過。

在一旁的仁國推了推我，低聲向我說：「我告訴他吧？」轉頭向海明說：「昨天我去他家約他搭車來，但他爸爸不肯讓他出門。我們等到晚上乘他爸爸不在時，跑到車站等搭夜快車來，可惜給他大哥找到了，把他拖回去，俊鎮要我向大家說，雖然他不能參加聚會，但他的心是和詩社在一起的。」

我聽了心中一陣激動，忍不住叫了起來：「爲什麼不讓他參加呢？我們是個文學社團，來聚會是一起切磋討論文學呀！」

海明握着拳頭，搖首道：「家人都不了解我們的，他們只希望我們好好讀馬來文，却不想我們在華文上努力。我這次也許是最後一次參加聚會了，因爲是闖出來的，但下次我還是要闖，讓家人知道，有一天他們也會知道，我們是對的……」

「好！有種！」老二翹起大拇指，另一隻手拍着海明的肩膀讚他。

我們就是這種人，記得讀中學時，我們爲了舉辦華文學會及不讓校方停止出版華文壁報「華中月刊」。而一起去見校長，而他却勸大家要用功準備年底的馬來文考試，替校爭光，華文不值得花那麼多精神和時間去搞，要聽他的話才有前途，不然是會後悔的。大家熾熱的心突被澆下一盆冷水，真想不到呀！真想不到，身爲一個華校的校長，大半

生的精力都花在辦立華文學校的事業上，現在竟這樣告誡他的學生，真想不到呀，他老了嗎，但我們還年輕呵，我們毫不放棄地和校長力爭，惹得他光火，一掌拍在桌上吼道：「你們不用再說了，學校絕不允許你們搞什麼華文學會，華中月刊也決定不辦。」

走出校長室，還記得嗎？那天的太陽又大又猛，照得大家眼昏頭脹，走出校長室，我們馬上商議下一步的爭取計劃，終於想到去請級任黃老師幫忙，她是華校畢業的，也曾經寫過文章，她一定會支持的，大家深信。

「你們這樣做是爲什麼呢？要知道裏的環境是很殘酷的。你們要現實一點，不要整天文學文學的，這裏又不是中國，華文在餓的時候又不能當飯吃，冷時又不能當衣服穿。我是過來人，聽我的話，不要搞這些東西吧。」我們滿懷希望到老師宿舍找到黃老師，要求她出面幫忙，更想不到她說出來的話竟是要我們放棄華文！她也老了嗎？她才近三十歲呀，她向現實低頭了嗎？但我們不低頭，我們要繼續堅持下去。無語地退出來，大家都很沉默，但彼此心中都很明白，還是要奮鬥到最後，最後。

×

×

×

「你在想什麼？」肩上給人拍了一下，馬上風聲浪聲又灌入了耳朵，天空仍是灰濛

濛，眼前仍是大片幽藍。

老大笑笑地站在身後，向我揚拳頭挑戰：「來一起玩，怎樣？」我懂他的意思，「好」字剛出口，順勢一記掃堂腿攻到他的下盤，掃起一些飛沙，老大跳起避過，就地擺了一個戰鬥的姿態。我站起來說：「很久沒有打虎、鶴、蛇，三拳了，要不要來玩一下？」老大點點頭，向不知何時也趴在沙灘上和老七他們一起建築長城的老二喊：「喂，阿汪，鶴拳哦！」

老二望過來，裂開一口白牙齒問道：「鶴拳？好啊，我來也！」一躍自沙灘躍起，踢毀了一道城牆，惹得玄霜呱呱叫，又沒奈何。

三人擺了各自的戰鬥姿態。老大學「虎形」十指暴張似爪，踏子午馬擺出猛虎之形；老二學「鶴形」，五指合攏成鶴嘴，雙手平伸成雙翼，右腳微屈，左腳縮起成獨腳站立的怒鶴；我學「蛇形」，四指平攏成合掌，雙手分左右疾出收回成Z形，手掌不住向兩邊微晃若蛇。「來吧！來大戰三百回合！」老二吆喝一聲，猛向老大攻擊，老大連忙向旁閃過，馬上還擊，我擺動雙蛇，立時加入戰圈，有時向鶴拳攻擊，有時要防虎爪的偷襲，三個人混戰一起，吆喝連連，塵沙滾滾。

不知戰了多少個回合，最後累得坐在沙上直喘氣。立時雙手和上半身有點火辣辣的感覺，也不知挨了幾下虎爪和鶴嘴，豆大的汗珠不住冒出，打完一場精神真抖擻，整個人都暢快起來，很久沒有這樣子激烈的打鬪了，剛才那一場，整個人頓時脫胎換骨一樣，雖然手脚關節因一時激烈的運動而隱隱酸痛。來到臺北後很少有這麼激烈的打鬪了。記得高二起，詩社剛創立，我們也猛練起武功，從空手道到跆拳道、柔道、正式去道館拜師。虎、鶴、蛇三形是有一次看了一部功夫片，片中的武林高手打了少林十形拳，各人便選一形來練，但是訓練到最後，只剩下這三形。那時苦練武功是因為當地並不太平，詩社聚會時常會遭遇麻煩，尤其是女社員時受到不良份子的騷擾，而那些流氓是不和你講理的，除非你也有兩手露給他瞧瞧，否則他就吃定了。因此，在聚會中，我們隨時都得表演對打，所謂表演，乃是真打，那些流氓是不會把花拳綉腿放在眼中的，他們在乎的真拳實腳。記得有一次，三個太保惹上來，老六和老七以空手道對打，他們在一邊哈哈大笑，後來看了我們打虎爪、鶴嘴和蛇拳後，臉色嚴肅問我們：「你們是少林派的？」我們點頭，三人一抱拳，掉頭就走。來到臺北，這些都用不着了，但爲了鍛鍊體力和意志，武術仍然不停地練，只是這麼激烈的打鬪就少了。

老七他們已把沙城建到另一邊去了，看他們聚精會神地把一堆堆濕沙築起來，像正肩負起重大的責任在替國家建設更美好的明日。秀珍和奕琦仍坐在一起聊着。老三光着上身，露出棕褐色而結實的肌肉，面對大海練起「三戰氣功」；娥真獨自一人，讓浪潮一波一波沖上腳。此時太陽已偏西，天上的雲靄比剛才濃多了，海風仍一刻不停地刮過來，浪潮似乎更洶湧地襲上來。

「老四，剛才在想什麼呀？」老大像想起什麼，抬頭問我。「由這濤聲想起邦咯島的聚會。」

老二遙指遠處的一巒山脈道：「看到山就想起金馬崙！」

立刻地記憶中又躍出一片高原來，那秋季般的氣候，那小鎮像硬紙皮糊起來的建築物，小鎮唯一的街道上那些奇奇怪怪的路燈。大家不知還記得嗎？第一次到高原，老三充當大廚師下廚，燒出一道「蒼蠅湯」；當晚天氣奇寒，老二沒有寒衣，凍得他直發抖，不得不披上大紅毛毯像個國王被我們簇擁着去逛街；你們是否還記得？後來我們跑到兒童遊樂場，在稀疏的星光下坐上了搖搖椅，一邊搖一邊唱：「輕輕搖出心中愁，輕輕擺出心裏憂……。」然後唱起「美酒加咖啡」，當大唱到「一個人喝咖啡

不用你來陪……」時，老三的幽默感一發，笑道：「當然不用你陪了，你陪的話我就要多付一杯咖啡的錢了！」老大馬上指着他，轉調唱道：「你，你沒有一點良心沒有一點真情意，我和你作了這麼久的兄弟，你不請我喝Coffee，你，你！」使得排骨跟大頭他們笑得從搖椅上摔下來。那晚的事，真是忘不了啊。那晚奇寒，大家到後來都頂不住了，快步跑到遊樂場對面的咖啡店去，當侍者問我們要喝什麼時，身體抖得最厲害的排骨竟說：「我……我要一杯……一杯冰咖啡！」那侍者真給嚇了一跳，馬上倒一杯熱開水給他。這一些小事，是高原記憶中的一些配料，使每道菜更香更可口更堪回味。金馬崙呀多少人的心目中仍存有那段美麗呢？第一次帶詩社男女社員廿幾人去爬那六千六百六十六呎的頂峯，誰會忘記那一段過程呢？那時我們翻越過四個山頭，終抵達頂峯眺望雲端最遠處的馬六甲海峽，下山時從山路轉到柏油路，據說共有八英里，我們在夕陽的拂照下開始下山，走不多久夜就在前頭把前路掩去了，大家在濃厚的黑暗中牽着手，一步一步小心地向前進。那晚山上酷寒得如下雪的天氣，而山風又一陣緊過一陣。路長八英里呀，要走多久才走到小鎮呢？大家只是默默趕路，天空不時閃起閃電，大雷雨來臨的前兆。大家在黑暗中一步一步趕着路程，路一邊是山壁另一邊是深谷。大家沉默地又想

快點把八英里走完。那晚的過程必定在大家心中留下永不泯滅的烙印的，打下烙印的是那一場風雨，當時大家咬着牙，任水箭射在頭上、身上，在趕着偌大山區裏只有我們一家人在走的路程。誰忘得了在風雨最大時，突然有人唱起歌，歌聲驀然爆開在風雨聲中，像無數的草籽撒落每個人的土地上，發了芽長出許多強韌的生命來，一時許多聲音加了進去，一首一首唱，扯開喉嚨一直唱，竟不覺得疲累和寒冷了，只覺得心口有一腔熾熱的氣流要衝出來，要大聲地唱！就這樣把喉嚨唱啞了，也把八英里的路趕完了。事後大家都深深體會到那場風雨的意義，更加融入在詩社一家人似的深情中。

×

×

×

夕陽的光芒把天際的雲霞染成金黃和彤紅，海面上也粼粼泛盪着光澤。遠處的山巒亮起三兩點燈火。我們離開風大浪急的沙灘，背負着半個黃昏踏過跨海長橋回到旅舍，從旅舍進入廚房，女生爭着要煮飯燒菜，男生便負責打雜，從切菜，洗菜、升火，找柴薪、煽火到收拾垃圾及洗碗筷。一個小小的廚房，擠了十來個人，各忙着各的，嘴巴也忙着說話，提供燒菜的意見，像一村的人都集聚一塊準備全村的一次大盛宴，歡歡喜喜要把自己的拿手好菜搬出來給大家品嚐。以前詩社有「文武道」，是由十幾位女社員組

織起來的，每次聚會的食物皆由她們一手包辦，但這樣也養成了某些社員的偷懶，本來每個人都應該出力做事的，而這少數的三兩人，只會批評別人做得不好，自己從不出力去幫忙。像詩社舉行大掃除時有人在刷地板掃廚房，却也有人躲在房中讀小說吃蜜餞，當別人也沒有參于大掃除，他就會說那人的不對！而在這次聚會，每個人都主動地找事情做，於是大家在愉快、合作的情況下晚餐很快就弄好了。如果在辦任何事的時候，大家都可以暫時把自己的身份拋開，那一定會辦得更好，大家也更愉快，當時我很感慨地想。

由於這晚餐是大家合心協力作的，也委實肚子太餓了（吃飯時已近晚上八時），很快地碟和碗都見底，連菜汁也給「照鏡幫」的人馬收拾乾淨，玄霜樂得大笑：「不用洗碗碟了！」所謂「照鏡幫」，乃起源自「美人照鏡」一詞，不管是碗或是碟子，都可充當各式樣的鏡子，而當你端起碟子把菜汁倒進碗中，那面碟子也清明如鏡了。「照鏡幫」的成立是基於不浪費的原則，成立的經過是有一小段故事的：高三那年，我們參加班上的檳城旅行，每逢吃飯時都看見不少同學只扒幾口飯就不吃，當然她碗中剩餘的大半碗香噴噴的白飯，和桌上剩下不少的佳肴，都倒去餵豬了，我們覺得那樣太浪費，所謂

「誰知盆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們深深地知道每粒白米飯都是農夫流不少血汗才有的，因此發起「不浪費運動」，聯合男同學組織成「照鏡幫」，菜不够吃時大家不搶，够菜時儘量把碗中盤中的食物吃完。此幫成立後，大家發現有三大好處：(1)自己吃得飽，(2)確實不浪費，(3)安慰人心。關於第三點，是我們去阿圓家作客時領會到的。她媽媽特地爲我們燒不少菜，拼命勸我們吃，最後要我們把菜都吃完，本來中國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禮貌就是：一定要留一點在盤中，喝茶也一樣，不可喝完。那次我們爲了表示一點禮貌，不好意思吃完，但阿圓的媽媽一再要我們吃完菜，我們還客氣地推辭說：「飽了，太飽了！」但她媽媽突然說：「你們不把菜吃完，一定是我燒得不好吃！」天哪，這真是莫大的冤枉，阿圓媽媽燒的菜不好吃，我們也想不出誰的菜好吃了，於是大家又拿起筷子，老實不客氣的把所有的菜一掃而光，樂得阿圓媽媽眼睛眯成一條線，一直叫我們下次再去她家，她會燒不同的菜給我們嚐。所以每次聚會，不管菜之好壞，飯煮焦否，「照鏡幫」的人必然出動清理殘肴，皆大歡喜。當然「照鏡幫」也是在恰當的情形下才出動的。若同桌人並不太熟悉，我們仍然遵守那種禮貌！在每隻盤碟中遺下一些菜，表示我們已吃飽，菜看很豐富；若遇到尙有人未吃，更理所當然要留下一部份菜給後吃的

人了，這種情形在我們辦理社務，北上南下到各地去聯繫詩社的各分社時常常遇到，「照鏡幫」只好暫時「無用武之地」了。人，有時就是這樣矛盾的，好的並不是永遠好，總有不同的處境要改變想法和做法，一個人不能一成不變地固守他的想法的，常常就看到有這樣的人，並沒有了解到整個局勢而一味以自己不合時際的想法去做，並要求別人也一定要照他的想法去做，往往就因這樣把事情搞跨了……。

「老四，座談會要開始了！」一個熱悉的聲音把我從雜想中喚了回來。此時，窗外的夜已把黑暗掛上，遠處的海面正閃爍着幾點亮麗的漁火。座談會要開始了，每次聚會，總要騰出一個時間舉行一次或兩次至甚三次的座談會，彼此討論、研究文學上的問題，我們分開坐在兩邊的床上，座談會的主持人先開始向大家報告這次座談會的談論主題。在各人燦亮的眼神中，我想起那些仍在大馬的社員們，他們在那異國的半島上，現在正在海邊聚會如我們，抑或獨坐燈下讀書寫字？還是在月光下想着大家？他們也曾參加過不少聚會，也擁有很多難忘的回憶的。記得他們參加第一次聚會時曾問過我為什麼要舉辦既花錢又花時間和精神的聚會，我的回答是這樣的。

詩社的宗旨是聯合各地的年輕人來為異域的中華文化求發展，而平時大家都分散在

各地只靠信件聯繫是不夠的，因此詩社舉辦聚會是讓大家有歡聚在一起的機會，乘這機會聯絡感情和談論各種問題，增加社員之間的了解和各地文藝活動的狀況，而且詩社的聚會也等於是一種訓練，因為節目安排得緊，像金馬崙聚會時爬山後走八英里路回小鎮，稍爲休息又是通宵的舉行座談會作不同的探討，大家必須熬夜和疲勞作戰，這是訓練大家的體力和意志，和練武一樣，此外，在座談會中大家不但可以淋漓盡緻地把自己的理論發揮出來，這是訓練口才和表達能力，也可吸取別人所談的意見，這比自己一個人摸索得到的成果更大哩！而在詩社聚會時，過的是一種感性的生活，大家可以不受現實生活中的約束，還有一點最重要的是大家學到不少東西。在聚會中，社員們作了以前他們沒作過的事，比如說你在家是不用下廚房的，但是聚會時你就必須到廚房去幫忙，不會的就開始學習，就這樣不少社員學會了照顧別人以及被人照顧，他們可以適應各種群體生活，而各種訓練也增強了他們的信心……。

座談會已經開始了！我被老二高拔的聲音打斷了思念。環目看了坐在床上的各人都凝神聽着老二的論見，我發覺到，我的心思沒辦法一下子拉回來，但我必須要定下神來聆聽座談會大家的論見了。回首前身，那一段歲月有太多的創傷也有許多的歡樂，多少

打擊要我們沉下去，而什麼使我們揚起帆來，爲什麼我們會在這條充滿風雨和燈光的路上結伴而行，這答案問誰，誰也答不出來。也許就像其中一位社員一樣，剛開始寫詩時他寫：「想起情人眼淚流，突然前面閃光一下，妳在我面前出現了！」却在今年得了文藝獎，每個人都像一把刀，只是如何磨利而已。

座談會熱烈地展開，我却清晰地聽到濤聲，一下一下地湧過來。也許我們是海，翻起一波波的浪，也不知是爲了什麼，又覺得應該掀起波濤，直到永遠，是了，一定到永遠，一波波的浪潮不停地湧來湧來，沒有人看過海是平息得一點潮都沒有的，雖然有退潮，但退潮時正是蘊釀着另一次的漲潮，海是不停地掀起新的波浪的，一波退下後，又一波湧上來，無終無止，因爲海知道，這是責任啊，而我們的聚會，也像海湧翻起一波波的潮。

圍個圓圈

說過別離是另一次再見的開始，是一次利刃劃入肉中的痛楚。是的，上一次的揮手，我們便如一隻隻斷線的風箏，落在匆忙喧囂的塵市中；那小村、那沙灘、那海、那幾個不眠的日子，都旋迴成一首歌，讓懷念深深地唱，彷彿唱一遍就能使時光倒流，彷彿又是盈耳的濤聲在星空下伴着我們走多風的沙灘。唱著唱著，忍不住要把自己寫成其中的一段歌詞。於是，一個明朗的中午，一列火車唧唧北上，在一個寧靜的小站，出現了一班年輕人，大包小包的行李，還不忘扛上一隻吉他，含一隻口琴笑著把整個寧謐的小鄉村都鬧起來。

重新踏上往海邊的石路，依然是葉影滿徑，依然是未望見海就聽到那聲聲不停呼喚的濤聲，濤聲在寂靜中述說，訴說屬於這裡的故事。本是大塊的荒野，而一條鐵路自山中穿出來，又直直地向前伸展，如一根帶線的針，縫合兩邊的天涯。這裡靠海，火車嚙

啣經過，就帶來一些靠海生活的人，搭建自己陋落的家園，十來間木屋便自成一小村落，自成一則不可改變的傳統，世世代代在此傳遞。這裡靠海，海在山巒有力的兩隻轉彎中自成深綠中的另一片湛藍。火車隆隆經過，就帶來不少愛在海邊揮霍週日假期，愛把時間典當成短暫歡樂的遊客，就這樣，本是空曠得什麼也沒有的沙原，屹立了不少的紅磚屋，爲遊客，也栽種起大片大片的紅和綠，也許這是爲風吧，因爲海邊總是多風的，整天朗朗地吹，爲葉子的故事，有時，也爲了顯示這兒的更寧靜吧。這裡本是屬於寧靜的，只有風雨、浪濤在對著一天地的寂寞訴說，自從有了人煙後，喧嘩的人群會隨著夏季把寂靜撕成碎片，紛紜不知去向，畢竟夏季是短促的，匆匆一陣熱鬧後又歸向沉寂，只有浪濤不竭，風雨依舊，依舊是大片大片的寂寞和寧靜。

因爲是早春，整個海邊寂寞空曠得沒有人影，只有風在舞拂著茂盛的翠綠和點點初綻的花。而這次回來，好像是京華的塵裡客，經歷了一場酒綠燈紅的繁榮後來到這兒想淡泊、想隱居。但廿歲的年齡是不甘寂寞的，一班人聚在一塊總是把笑和鬧都似玉米花一樣地爆開來，在月台上論武，在火車上鬪詩，你一句我一句把唐詩宋詞好詩怪詩新詩古詩吟成一段長長的旅程，炫耀學問一般地把車廂的千萬雙眼光都聚集過來。因爲廿歲

是一把寶劍佩在身上，可以不傷人却不能收劍身的鋒芒。因爲沙灘太闊，不是讓一個人去走的。年輕，也不是甘於平靜的。浪潮，是不甘於盪漾，而要急急沖上岸來的。但一切到了最後，都是要沉寂下來的。當一班人走在退潮後斜而長的沙灘上，在沙上嵌下的足印不是很快就被湧擊上來的浪潮淹沒了嗎？所以，午後憑窗，窗戶是不住搖晃的，葉影不停地搖，搖出後面那篩得粉粉碎碎有點迷霧的早春底天色。難忘的是風和葉子合唱的歌，歌中有多少人的聲音，告訴著多少快樂和哀愁，畢竟，年輕是可貴的，是可以讓情感去盡量發揮的。所以每次來此，總是要大家寫詩，把自己化成尖筆，在空白的生命中寫下一些痕跡，在夜黑裡點綴幾顆星光。

海邊的夜不但寂寞，而且多雨。雨在外頭淅瀝不定，我們在燈下圍坐著談文學，往往爲一個真理而爭執，爲一次執著而拔刀，像古代的戰士，屹立在城牆上死守一面王旗！不知何時話少了，人也倦了，外面雨停了，夜也闌珊了。步出小房，外面是凜凜的冽寒潑臉，濤聲一下一下在耳際清晰地響著，多麼安詳的天地呀，立在樓頭，海在夜裡成了大片的黑，而黑暗中的遠處有三五盞金黃的燈在照著。整個黑夜只剩下這幾盞燈啊，整座浩海就只點燃起這幾團光亮呀。夜爲何這麼浩大？我想到每個人都是一盞燈，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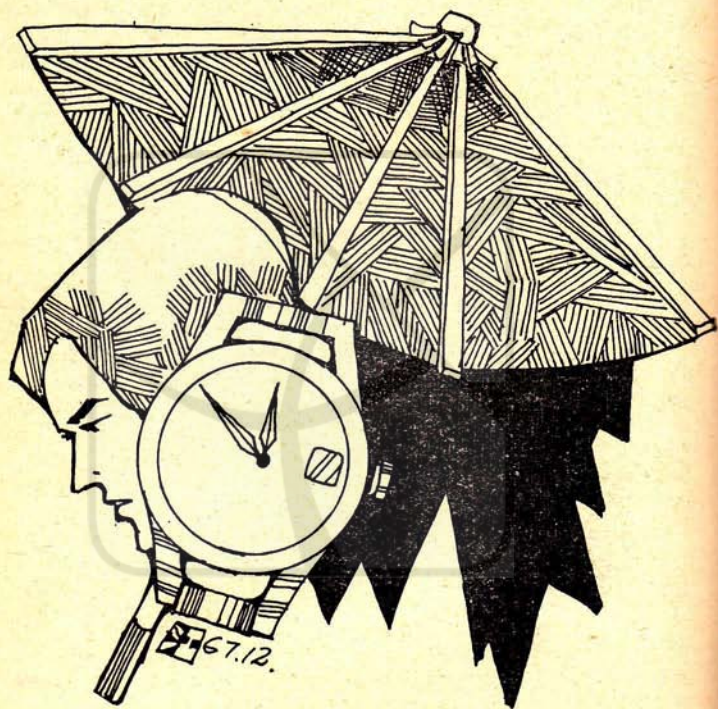
過有許多燈不會點燃，有許多燈燃燒不久就忍不住熄滅了；剩下很少的光亮，拚命不熄滅，不止爲著把自己照亮，也爲了照亮別人需要的方向。海上那幾盞燈從黃昏時亮起，一直到天明，不管星天、雨夜，黃昏蒞臨時它們就亮起，像夕陽每至暮昏都向海上沉下去，明天又自另一邊升起。我站在樓台，風不停地把寒意洒在身上，他們在房中正唱著「故鄉」，而隔壁房間頻頻傳來的是嘻笑聲和吉他聲，還挾著很怪異的西洋歌聲。我望著那幾盞不動的燈，想到對岸，那另一大片，我們的土地，想到現在我脚下踏著的土地……。

感情畢竟不是拿來詮釋的。愛是一生一世不渝的執守，像我們來這海邊幾次了，仍然想來，也一定會來。過去的都成了歲月深處的灰爐，不知飄落何方，回來，重聽這裡的風聲和濤音，回想上一次大夥在夜半走沙灘，正是繁星滿天，千萬顆閃爍的星星在照著前路，想起大家唱著歌驀然看見流星，正是在大馬邦咯大聚會上所看見的一樣。回想，也許只多添傷感，人生這條路，既已走上去便不可能走回頭了，但可以停下來望一望身後路。也許數十年後，我們白髮蒼蒼地再來到這海邊，再走一遍沙灘，也是爲了一個執著，從少年開始守起的一個信念。一個信念啊，使我們不顧一切回來。而滿樓皆風，

我們深深的愛，在未踏上這親切的土地就已澎湃了。

樓外又掛起串串斜飄的水簾了，淅瀝的雨也是一種情懷，飄落在這塊土地上，訴說哀情在每個心靈上。走回房中，他們圍坐在大床上，正唱起「圓圈圈」，「我們大家把手牽，圍個圓圈圈」，圈圈圍得圓又圓，我們並不孤單……。「我連忙脫了鞋跳到床上和他們一起唱，一齊圍成個圓圈。雖然，外面的雨逐漸大了，風也狂了，雖然明天還是要分開，回到各人的世界去。但是你聽，此刻在風聲濤聲雨聲的夜裡，我們的歌聲在迴旋，我們的圓圈正緊緊地圍在這土地上……。」。





品作的星昏黃



下午

夏日的太陽，晒得整條柏油路都擠出油水來，發着些亮光。車站前、馬路旁，許許多多搖動着焦頭爛額的人，在那兒伸張；等車的等車趕路的趕路，好像坐在鍋貼熔爐旁，烘出了汗水來。夏日無風，早上太陽一爬上山頭，直到中午便無情而悶熱，那氣息逼得人發瘋。過了下午兩點鐘，藍藍的天空就開始起了變化，烏雲留下一塊一塊的陰影，日頭時隱時現，也許這時會下起一場細雨，天氣涼了些，却仍是乾悶得要人命。

市中心一帶，不管天氣多煞風景，街上還是游動着許多人，進行一次沉默的遊行。他們忙着約會、看電影、逛街買東西。尤其這是暑假第一個週日，女孩子撐着小陽傘，三三兩兩慢慢走走過天橋，把所有十字街口的燈號給遺忘，熱到鬧的街市去。男士們也不想正面去面對上空的毒太陽，於是：廣告牌下的陰影，店舖前的走廊上，這時都成了他們蔽涼的地方。他們一面走一面看商店裏頭琳瑯滿目的貨品，而所有的商品，幾乎是陳

設給人觀看的，店主人木然地站在門口，也許一切都是以展示爲目的，是以他也不在意你買不買他的東西，任你看個清晰，任你千挑百選，他依然是那副表情。

在戲院街一帶，趕着看電影的人，爲了消遣一個美麗的下半，他們去看最賣座的電影，擠壓在人群中排隊，等到票買到手，走出人群來，自己却差不多擠成條半生不熟的魚，在沒有水的池塘匍行，長長的夏日白晝，特別令人心躁，可是街上人潮洶湧，却比往日氾濫。此時若一切飲料和水菓皆漲價，還是有很多人毫不考慮地往冰菓店裏鑽，涼快它一個下午再說，盡管人潮遊動，在市內最大的一間百貨公司對面二樓茶館裏，依舊滿滿坐着許多人，他們斜靠籐椅上，看電視節目、交談，有的蹺起二郎腿看天，有的在走廊上下棋，把下半生交給棋局。同時喝着下午茶。

下午茶，在這一群人來說，是一種最好消磨時間的東西，對於他們，一杯滿滿又熱薰薰的茶水，眼看着一口一口的被自己吞進肚子裏，滿的杯子中，熱茶水漸漸少了，時間也慢悄悄的過去了。在這座茶樓裏，品茗的人雖有着不同的背景，但此時大家的心情都那麼接近，好長好長的炎夏的下半，時間無處打發，而他們和這鬧市的人潮隔得極遠，是兩種不同的世界，一是靜態的，一則是完全動態的。

來這小樓喝茶的人，是常來的緣故吧，久了也會在這兒遇到三五個談得來的朋友，可以無所不談，不管是家常瑣事，或是天下大事。有人說：在年輕的時候，怎樣手無分文，從唐山獨身來到了南洋，一條破褲子和一把鋤頭，把這一帶荒原深山開墾了，如今這地方成爲市中心——語氣中充滿了讚嘆。又有人說：廿幾年前他如何親眼看見日本鬼子在這座樓下（當時這一帶是廣場），殘殺着我們的同胞，然後把所有的屍身都坑在這廣場中，現在他想起了，但很多人却在淡忘中。何況是街上的人群，他們更不會想到這曾是個殺人的屠場。緊接着有人嘆口氣說：這年頭，很多人走路吃飯，甚少想到路是怎樣鋪成的，米是從那兒得來的。這幾個人的談話，滔滔不絕地，一個接一個，整個下午漸漸步入一陣聲浪裏，一個熱而無風的下午，那股激情和憤慨都是茶色的，又苦又濃。

現在，街上的人群，却依然潮水一般，在茶館下蠕動着，這看來只是隔着一條街、一座天橋，樓上樓下就成一種強烈的對比，樓上品茗的人，悠哉閒哉的在和時光徒步競走，他們在這冷清的館子裏享用了一個下午，奕棋、交談或者在走廊上無聊的看天。是習慣了的每天午後，他們自各不同的地點來，找到自己慣用的椅子和茶杯，等店主人來替他們泡茶，把記憶和時間依託在此；所以相隔着一條街的車聲，人影浮動自上游至下

游，皆止於觀看和欣賞，而沒有參與和批評。他們的嘆息和惋惜，往往也是在茶影中引發的。

因為茶樓小，倒茶的老闆也是身兼二職的伙計。許是經過一段長長與茶水分不開的生活，從他瘦長的臉龐中，可以看出一些濃厚的倦意，極其單調的流露自眉宇，他忙著四處招待，陪客人們渡過一個下午，幾十年的泡茶生涯，他從沒埋怨過，而他深深的知曉，來喝下午茶的一群人中，多半是老年人，他們雖無所事事，但還有一些人在關懷著其他人，就算茶館再小，也自成有一個天地了。一杯濃茶，陪伴着他們渡過一個夏日下午，像棋局中的過河卒子，老死時才明白自己的心情，彷彿在燈未亮起前，總是有些飛揚的東西，從他們頭上飄過：雲霞、飛機、歸鳥。

那時刻，整個城池更加湧動着人潮，從上游來，浪花般滾到下游去，從此不再回頭來觀望，這些人群向四處游去，到電影院、百貨公司、時裝店、娛樂場、咖啡廳。顯然一切風光都是供給觀看和展示的，這城市是一個中心點，展示着各種不同面貌的物品，人群集中到這裏來，然後分散到各個場合去。然則這座茶樓，位於鬧市熙攘人海的一角，眼看着黃昏來時，街燈霓虹通明地閃爍，下午過去了，小茶樓的人漸漸的少了；留下

一座空樓，幾個杯子，一堆濕濕的茶葉沉澱在杯底，告示着一種時光，幾番心思，都要在這樣一個黃昏裏蒞臨。





遠 行

詩社的聚會常常像是一種行走無涯的路程，過程中有許多快樂歌聲和笑語，結束一段完美的旅行，掙扎的最後都有了安慰。這次我們又要去遠行了，到石門水庫來。聽說若是這裡常下大雨的話，我們就有機會看到洩洪，奔放到水壩的下端，一公里的白霧。在長長的橋上觀看遠山綠水，霧氣中只看見一片朦朧的山色匆匆，小行人道上有輕快的腳步聲滑過，使得一切風景都青翠如水，輕柔如飄落的棉花。

昨夜我們又到水庫的一條山路去探看，趁着夜黑，從黃色街燈的柏油路走入一片黑壓壓的森林中，路的兩邊是樹林交錯，是小小的峻峭的山坡，望過去像冷冽的牆身，把我們隔開自水庫的樓台，自綠湖青山。我們一首歌又一首歌此起彼落，回音繞山轉了一身再回來，人走過的地點都成了絕響。我想像如果有一天，我和大家在叉路口分手，於同樣一個情景中，在黑路上遇到你們大夥兒一身白勁裝，那時我已不在人世，化魂來窺

望你們，聽到一首滿江紅自己悲憤不能自己在歌，在不平的唱。玄霜、劍誰、阿圓都怕鬼，一路上往往被自己的怪叫聲驚嚇到。而又在你們圍坐路頭的當兒，聽大哥講鬼電影「坐立不安」和「索命」中的恐怖鏡頭，然後我把整個鏡頭移向我們上山的路，疲憊而歡欣。

然後，我再把整個畫面轉回到下午的小艇上，我們游湖一週，天水皆綠得像蜻蜓點水利那的漣漪。我們在艇上拍照，唱「怒江哪」，沒有中斷的彈唱，後來回途中，正黃昏夕照，落向山頭，看起來多麼像黎明日出，只是鳥語花香，已早給黑幕帶走。那時玄霜玲珠才趕到，在小碼頭相候，我們搖手見了面，像誤了船期，我們帶走了水綠，她們倆却失去了揮手的機會；相見時不再提起遺憾那字眼，我們便人手一瓶可口可樂，止了在船上一路上的饑渴。至於晚上飯前的男女大辯論，笑笑罵罵，大蓋特蓋，把密密的小客廳擠出迴音孃繞來。而我又回到遠行前的練武場，一個鐘頭內不歇地習完了武功，面對吵雜的侵擾中發揮了自己，好像要說：

練武不是爲別人，而是完成了自己。

這黑溜溜的山路是多麼神秘，我們却還能够順利的回到樓台上，面湖欣賞夜景。有

人想像這條路是大哥「鑿痕」上山的血路，至於鬼在那兒就不得而知，有時自己嚇自己，像玄霜、劍誰，但不管怎樣，可惜那半邊月亮是淡黃而不是青黃，一點也感覺不出那可怖的氣氛。有人認為這是人生中最艱苦的旅途，要你孤獨地攀爬而遍體是傷。有人覺得它本來就不是一條路，它是人應走過的風景區，是夜色中的一片有光的所在，却不需要燈光，因為大家心裡雪亮。



歌斷人往

不管是那一次聚會，如果少了阿廖一個人，就好像少了幾個人的感覺，這當然是整個氣氛上的。有時候，在大家無語沉默的當兒，他會像夏日裡的清涼茶一樣，心情也涼快起來。這次大春山莊聚會，大哥把它命名爲大蠱，不是沒有緣由的。想那天晚上「鬼仔Band」的成員只剩下幾個人，我和他一面躺着一面拉起嗓子，大唱特唱起來，有些歌還是平生第一次沒有中斷唱完的。好像說我一時起音太高，他拉不上節拍，乾脆不管我，害得我自個喊破喉嚨。有時他由最低的音調開始，我接不上去，也乾脆不唱了，搞到最後他自動不唱了，他唱他的，我拉我的。我們像兩種不能和諧的音符，心中充滿了喜悅，表露在快樂的黑夜中。

我喜歡聚會時沒有座談會的時候，有時雖然是笑鬧，但開心的時候發現滿地都是花紅。有時嚴肅而緊張地在討論某一件事，緊張的氣氛中却仍保持着其樂融融。有時整夜

在進行着座談會，雖然睡眠矇矓，強撐下去便是黎明的蒞臨。在大蠡山莊三天兩夜中，我最喜歡第一天下午的歌，有琴音自炎熱的午後於空曠的山中轉出，別有一番滋味。先是李玄霜的六弦琴響起，然後是大哥、娥真的一彈一唱，最後每人輪流的唱，歌停弦寂，小屋外的一大片綠色桔子園，隨着風來擺動着細腰，小徑的金針樹開了花，香氣和歌聲不停地嬾繞着，在夏日的下午。

觸動最深的時刻

昨晚張國治深夜才來到山莊，帶着疲憊的身軀，到了山莊，便兀自躺在楊楊米上。他總算來赴約了。他是我們回馬時來到詩社，以後便常常來的人。近日爲了自己的事較少來詩社，我看到他脫口就問：聚會能不能去？他起初默然，後來說明了第二天他要辦緩兵役手續，不能和大夥兒到風城新竹。聽後我心中有些憤怒，他分明前兩天已答應能一塊兒去新竹的，却料不到他給我這樣一個突然的打擊。

我是主辦人之一，我有話要說。

我問他：「前天你已答應了要去，爲何今天忽生改動，使我無心理準備，人數的安排也因此發生了問題！本來我以爲你閒話一句，便是一言九鼎，却沒料到你說過的話不算數！」心裡的憤然由此而生。

他說：「明天不能去不只是緩訓的問題，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理由，還有其他的事也

在發生中，所以真的明天不能去，要到十三號才能趕去集合。」我看他面有難色，必是經濟的因素，於是接着問：「是不是錢有問題了？」他默然的點點頭。

他一點頭，我便把他從躺着睡在榻榻米上叫起來，到黃河小軒去和他討論。

我講了一些話，一些在社裡常常發生的問題，以及一些重要的話題，我們會無數次告訴無法參加聚會的人知道。我提到有次新竹行社裡有人向神州小螞蟻說過的話：「你們知道嗎？我們對聚會的感情，有時不管家裡有多大的困難，我們還是照常去聚會，本來開始有問題的，後來抱定去了再說的態度，回來時間問題便自然沒有了，解得開開的。

如果有人給我五千元買我不去聚會，我寧願不要那五千元，還是去聚會。」當我告訴他這些話時心中就理直氣壯，不只這一次，而且越談越多，聚會的地點有時是我們朝聖的營地，聚會也是朝聖的一把火。我告訴他，試圖更去了解他，也許他有許多苦衷，不願告訴，也因此我們談不出結果。但他忘了，我們是家人啊！後來大哥推門進來，發現我們談論的並沒有把聚會的事解決，知道今晚有許多事要處理，明天要出發，張國治的態度不够堅決，便啓口說話：「張國治，我從娥真的書信中知道你，打從我們回馬的時候，後來嘉義聚會多日來你的表現，你的散文說你的心是流動的水，使我更加了解你，

那就不要讓它靜止，而是朝另一個更飛躍的地方流去。你聚會後就很少來山莊，來信連地址也不敢留下，只說你現在面臨許多問題。但你不願讓我們聯繫上你，不想讓大家分擔你的遭遇，我們是一家人，把你看作家中一份子，你却連睡覺也在外頭打游擊，好心你若窮時就回到山莊和兄弟們挨生力麵，睡覺一齊睡楊楊米。不要以為你來神州只想獲得，不想付出了；溫瑞安從十年前創辦綠洲社到現在神州詩社，我都是在付出。不管是詩社、社會或是國家，如果每個人都只想獲得什麼，而不奉獻自己，那國家還有希望嗎？我們還想反攻大陸？要知道神州有時因你在而進步，你也因有神州而不斷進步。一個人要做大事，來到詩社連一點要求也辦不到，那怎能成氣候呢？我向來對自己最親愛的人苛刻嚴厲，因為我希望他們成才，能獨當一面。他跌倒時我不會扶他起來，有時他們疏懶，我打擊他們做事更極積。我對你期望很大，所以言詞之中更苛求，且向來有話直說，也許不一定每一件事都對，可是我知道我們這個時候不能浪費任何時間在等待，有時候一天之中不知有多少事情等着要做，偏有許多人還在徘徊徬徨。」

大哥說完話離開黃河小軒，叫我們有事盡快談妥，我的心也隨着他那一番話流動到很多記憶裡。

張國治在房中靜默良久，眼光朝天花板在沉思，他的激動雖沒有用行動來表現，但我看得出來。他的激動和了解使我對他放下心頭一顆大石，因為那時我想到聚會還有幾個鐘頭就來臨了，第二天他能來參加，聚會一定有許多感人的事出人意外的發生。八月的天晴今天我們在鵬旅的家相聚，見了新朋友，新竹的神州小螞蟻，他們忙忙碌碌的來，勞勞碌碌離開。下午練武時，羅海鵬在自由搏擊中一個不小心，打中了江秋陽眼角一拳，秋陽一時昏旋，羅海鵬神情充滿了內疚，跪地面壁，等秋陽沒事，大哥罰海鵬打拳不收手，叫海鵬面對秋陽站立，要秋陽踩海鵬的腳趾，而且要重一點。當大哥喊開始，秋陽的右腳跨前一步，踩在海鵬左腳的地板上。於是一場搏擊的高潮在歡笑中收場，圓和了練武結尾時更坦蕩的心懷，什麼觸動我最深呢？張國治在嘉義即席中說他的心是流水，現在我的心思也在流，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回憶裡都充滿八月的陽光，染在時間的手指上，點滴却在心頭。

整軍待戰

元月一日神州詩社赴梨山聚會，從台中乘搭公路局車子，一路上峯迴路轉，深崖萬丈，且路面就在深谷和高山之間，曲曲折折，無不驚險。隨而請教同車的人：這樣的山路會不會常常發生車禍？有一位剛畢業的高雄醫學院同學告訴我：因為橫貫公路在山腰間穿穿插插，下面便是深谷，本來就驚險萬分，但司機們遇到這樣的公路，反而特別小心駕駛，較少發生車禍。那時候整個人從平地一直被抽離上了高山峻嶺，再看到橫貫公路的壯觀，思念造路的人不知花了多少血汗和生命來完成，如今我們能在幾小時內穿山越嶺抵達梨山，一覽山河美景，想到這是蔣院長的領導之下，幾度親身勘察和退役榮民辛苦耕耘，在沒有路的高山中所開墾出來的一條大道，使得我們能很便利的互通訊息，心中真是感激之至。去年十二月，哥哥隨同馬來西亞彭亨州農業代表團回國考察，路經橫貫公路，無不驚讚這建路工程之偉大，他還說：這種工程只有中國人能做得出來。後

來我告訴哥哥，這條路是蔣院長和退役軍人用一滴一滴的血汗完成的，這只是其中一項建設而已。像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政府決定在五年內待完成的十項建設，也是在蔣院長的領導及籌劃之下一一完成的。而今天，祖國的交通之發達和便利，我們能在數小時內從東南西北相互交通，必須感謝蔣院長日夜在苦心推行的各項建設措施。

去年十月二日瑞安、乘風和我回馬，第一天踏上那蕉風椰影的土地，便遇到一位計程車司機，正煩惱着不知該送自己的孩子到那一個國家去深造才好，他說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美去，他怕孩子變成洋鬼子，回來時連父親都不認識了。於是我們三人便和他談及祖國治安良好、軍民一心、教育普及等問題，一路上攀談幾小時，越談越興奮，我們同時以自己身體力行告訴他，我們之所以會和他談得如此眉飛色舞，都是由於受到祖國文化的薰陶所及。我們談到目前蔣院長所推展的各項建設，他眼睛都發亮了，他說他常常聽到別人提起蔣院長所做的一切，所以很敬佩，要我們回來後向蔣院長致意，而且他從今以後決定把孩子送到祖國來唸書，我們看到這等情形，心中真是奮悅，以後遇到任何一個人，都告訴他們很多有關自由中國的事情，大者國家大事，反共復國之大業，小者百姓生活，社會治安等。在大馬，有小部份的人受到中共的統戰宣傳和人民畫報影

響頗深，他們對自由祖國不了解，隨便亂批評，我們不知費了多少唇舌，每次把他們不正確的觀念糾正過來。我們回到馬來西亞，甚至面對面和共黨戰鬥，都是因為我們來台之後接觸了祖國文化及蔣院長給與許多精神力量之鼓舞。至於我們在馬的兄弟，更是日夜和共匪針鋒作戰，保持馬華文學的命脈，做不妥協的奮戰到底。

現在，海外的中國同胞，一聽到蔣院長出任總統的消息，無不致電飛鴻來恭賀，表示他們對蔣院長的愛戴及關懷，國內軍民同胞自動到處張貼「擁護蔣院長出任總統」的喜訊，到處皆充滿喜氣的空氣。而在海外那許許多多關心祖國的同胞，他們也同樣抱着一顆熱血的心，一聽這消息，他們的欣喜更不在我們之下；今日中國所面對共匪邪惡敵人，正向世界統戰滲透，強調階級鬥爭，破壞和平，今天由蔣院長領導我們來反共，像在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一日蔣院長向國大提出施政報告一樣：「凡是有礙我們反共復國大業的任何阻力，我們必將斷然加以消除；凡是有損我們國家憲政體制的任何企圖，我們必將毅然加以排斥；凡是有背國際信義原則的任何主張，我們必將全然加以反對。」（文摘自中華日報第一版），所以大家朝着這個方針走，國內軍民能為國家前途着想，海外同胞有所認識，大家團結在一起，四海歸心，為一個反共的大事業而努力。蔣院長告

誠我們必須摒棄苟且偏安幻想，要大家勇敢的來承擔反共復國一個歷史性任務，而在海外那一群反共志士，在蔣院長領導之下，當能百折不撓的攜手共同奮戰到底，把共匪一切陰謀粉碎，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自由基地。

想當日上山

那天颱風過境，帶些強風和時停時下的雨，天空找不到太陽，但後來那太陽總算又藏藏躲躲的像個怕羞的女孩，含羞草般開放，有時天空便是整塊烏雲，籠罩著一條上山路的風景。我和阿還走在路上，由低處往海拔數百公尺的高山上爬行，去探訪大春山莊。阿還告訴我說：「同學們都說大春山莊好玩，他們時常到山上去野餐、烤肉，還住在那裡。」我心裡想：我們都住在臺北，大春山莊就在政大附近，除非那地方很不錯，否則誰又會願意在山上餓蚊子。

走著走著，就開始有些埋怨，這山路的景色不但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甚至菓子園貼告示說：不准路人採菓子，一旦發現要重重的罰款。雖然天氣清涼，但還是流了滿身的汗，口又渴，那大春山莊還是遙遙不可及，問阿還，阿還說快到了。我說我們走了一個小時了，怎麼還沒到？她說還是耐心點走吧！就是這樣，快到山莊時在路旁採了兩個

小文旦，總算解渴，便看到大春山莊的石頭路，然而還不見大春山莊的原貌。

我們上了山莊，拾級看去，一片菓子園，一路上有金針花紅了滿地，又看見桔子樹，蔥綠得飛揚，枝葉自四面八方伸展，在那兒迎接我們。於是我們決定了這次聚會要來這地方，因為山上有曠場可以習武，夏天又很少人來，我們可以唱歌，可以自由自在，不用像活在世內的臺北，尋找到幾天世外桃源。

現在想起十四至十六日這三天聚會，雖然只有九個人，但心情却是百般舒暢，而且少了許多負擔，不用爲座談會或即席作心中有所顧慮，老大說座談會大可在唐宋發揮，創作每個月最少也有兩篇，現在反正是最親近的人在一起，就放鬆的玩他這幾天。十四日下午的歌聲，一首一首的歌傳開來，傳到每座山頭，到臺北的街道。雖然白天熱，晚上蚊子咬，心情像大春山莊的花樹，被微風吹得搖動了。還有那天下午的「神州神經俱樂部」一面唱一面笑，差點肚皮都開花了，娥真的歌聲聽來是那麽悠遠，聽覺不但爲之一新，且在裡面繞了幾圈，停留在最深遠處。阿威和玄霜的六弦琴一唱一和，整個俱樂部也活潑了。雁平的歌總是在笑鬧中收場。還有阿還，常常聽到她說什麼歌都會唱，結果點唱的節目輪到每個人唱歌時，最後才輪到她，她却百般推却，說自己音帶壞了，想

到她就好笑，還裝那副怪模樣。想到這次的小聚會，心就開了花，等到結果時，身就在試劍山莊了。





蛻變的人生

有一次大哥和清嘯在戲院看電影的時候，有一群流氓在搶著買黃牛票，那部片子因為是第一天上演，所以排隊的人奇多，從售票口直到街道上，隊伍成蛇形移動。有些人排隊等了幾個鐘頭，辛辛苦苦的希望能買到一張好的座位。但是他們却常常遇到黃牛排隊買票，敢怒不敢言的讓黃牛們橫行下去。那時大哥和清嘯看到這等情形，便從隊伍中衝到前面攔截，封阻了售票口任何能插進的地方，讓隊伍中的每個人依序購票。

從這件事，我回想我和雁平、清嘯在國都和黃牛打鬧的事件，臺北許多電影院都在演「俠女」，我們想第三次重看，這部片在南洋一帶賣座奇差，觀眾反應冷淡，聽說在臺灣上演也不賣座。那時我們還不知道胡金銓這部片，曾參加法國影展得獎，到了戲院，看到偌大一條長龍，心中很欣喜，但同時想起這部片未得獎前反應的冷淡，心中又是一陣心酸，而更可恨的是，眼看著這一大長龍，竟有一黃牛乘機插進前面隊伍中，攔在

我前頭，心中爲自己和後面的人久等尙未購到戲票而抱不平，是以我一手攔截在售票口處，阻止黃牛的行爲，那胖黃牛，因我阻擊他而心不甘，口出粗言，一大堆幹×娘的話。我這一阻止黃牛搶先購票的行爲，結果換來一場械鬥，一場微不足道的爭取完成了自己。

現在我們每天都會發現黃牛在電影院的售票口處，橫行霸道，可是我們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看這世界，怕管太多的閒事；而自己受傷，怕看穿了這社會諸現象太深透而消極失望，而人們心中還是有一股隱士的俠情，遺留在深山不肯再出江湖，不敢做多情的劍俠。

離情

(一)

走過長街，突然忘記了街名和路向，也許，我是善忘的。有一個晚上，我同瑞安及娥真，從中華北路走回館前路的臺北車站；本以為一定會走對地方的（因為我走過數次），可是當我們從中華北路的叉路口拐了一個彎，走向另一條街道時，就始終分不出臺北車站是在何方？大家走了一段冤枉路，心裏當然不好受。我不知道爲什麼，在這之前的一天，我也同樣地如當晚一般走錯了路，可是爲什麼我仍在重複着這條陌生的街道呢？也許這街道對我而言，在心目中已經熟悉起來，所以我重複地在犯着同樣的錯誤，也許是美麗的，也許不；在這段日子裏，我只感覺到：

我是一個迷失了方向的人。

(二)

離情

在人生短短的幾十個年歲裏，有多少件事是值得我們懷念及回顧的呢？而我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也許太多了，多得美麗而愴涼。兄弟，我們都在旅途中不停地遙望着，不止是一塊理想中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友誼，相互並肩的最深的友誼。而我們都有一個家，曾經美滿和溫暖過我們底血液，我們的血要灌進那條河呢？祖國或者天涯？兄弟，看你獨守在千萬里外那座寂寞的城裏，想我也蒼白了，我們的歌不純粹爲流浪而唱，也不因痛苦和傷情而悲。但它已很古老了，一條記憶的河在異域的州界上流過，帶走天上的雲彩，翻滾着一頁頁耐人尋味的日記。如今，我們已不可能再是只限於馬來西亞一地的州界之分，而是一座海，隔着山山樹樹。我們的熱情呢？兄弟，有一天你還年輕時，就不妨年輕地奉獻吧，只要我們真的做去，縱便是那麼遙遠的夢想：

我不已經踏上祖國的土地了嗎？

一筆帶過

我們站在矮小的台上，乘風和輕燕在台下。台上台下只是一呎高低的差距，這是溪頭第八杉木小屋的廳堂。凌晨三時許，我們正進行詩劇演出。一盞小小的紅臘燭掀開夜霧，在堂中小几上閃爍；一切都那麼寂靜，台上的人在等待，台下的人在安排，一場別開生面的演出開始了，但我始終想像不出他倆如何把大哥的長詩「罄竹」最後一幕霸王悲歌衝殺虞姬浴血自盡的場面推展出來。很靜很靜的夜，什麼都似沒發生過，當晚曾經下過一陣雨，雨珠靜靜滴在葉子上，亮晶晶的兩隻眼，窺視房中的世界。

開始時，輕燕飾演的虞姬緩緩自案上醒來，一襲古女子的長衣袍，起初她伏在案上，醒來時霸王乃躺在她身側。忽聞四面有歌，楚人唱得淒楚傳過，漢兵已在外十面埋伏，她以徬徨甚至恐懼的眼神掃過營中各處，身側的霸王還未醒來。身側的霸王尚未醒來啊！怎麼辦呢？霸王打了整天的戰，勞累得在睡夢中，他難道沒聽到四面的歌聲？他難

道不曉漢兵已把他層層包圍？怎麼辦？她踱來踱去，急切的，無奈的，案上的小燭忽大忽小，她的影子也隨着飄來飄去，看她失去依靠的表情，台上的人雖在看演出，但也隨着她的一言一行進入詩中的情景。

忽然，虞姬向營外張望，又步回霸王的身前，看他有沒有醒過來，霸王還在呼呼的睡，江山快要給漢兵奪去了，快完了。她以不同的表情動作把沉落下去的心演出來，然後，她又踱到外面張望，她無助的喊，但不敢喊出聲，只在心中黯然神傷。她再步回霸王身前，凝視着霸王沉睡的臉，有些猶疑，眼神却是充份堅決，她想到江山快要斷送了，她不忍拖累霸王，雖然他很愛她，可是此刻，她不願他分心，她一步一步接近霸王，看到他腰間的長劍，她握着柄，慢慢把劍自鞘口中抽出，一點一點的，試探的，如果霸王知道她拔劍，他一定會阻止。想到這裡，她動作加快，劍出鞘，霸王乃未醒覺，於是，她望向天空，好像什麼也沒看見，她離開霸王兩步，一個轉身，雙手握着劍柄，劍尖指着小腹，雙手再用力一推，她，緩緩的倒在霸王的身側。

戰鼓和歌聲由遠而近，由小而大，由急而悲。飾演霸王的乘風悄悄的似聽到戰鼓和歌聲；忽然驚醒，揭開眼簾，看到虞姬倒地而臥，還有血，已流到他的腳前。那是血。

是虞姬的，怎麼連劍也離開他的腰，刺在她的身上？他不敢相信，剛才不是好好的？他只是歇一會兒，外頭却十面埋伏了漢兵，和楚人的廝殺聲，他只是睡一會兒，怎麼突然天地變色！他慢慢踱到營外去看，外面都是人，回到虞姬身前，虞姬的血還是熱的，像在激起他沸騰的心，悲憤的要衝殺出去。靜靜的營內，他拔起帶血的劍，殺陣般武起來，營內只聽到他的「殺！殺！殺！」聲和劍風聲。然後，一種沙啞的聲浪傳到營外，楚人都淒然淚下：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聲不止，霸王劍不停的武起來，殺了一個漢將，又殺了許多圍攻的人，他把地板都踩得乒乒乓乓，我們的心也跟着演霸王動作的兩個人跳躍起來，像快要沖出破堤的水潮。他殺敵無數，追兵越來越多，殺到江口，本可渡江東山再起，但想到自己英雄霸世偉業，迫得虞姬自盡，楚人遭殃，真是「天亡我也」，遂拔劍自刎，頭顱落到江中，江水一片紅。

蠟燭熄了，飾演霸王虞姬的人已經到了幕後，現在我們還在幕前，雖是排演詩劇，但霸王虞姬的一幕，却一直深留在心坎中，像流不盡的水唱不完的歌，每當夜深人靜時

，都會浮現落幕前的這一悲景，雖然是詩劇演出，却讓我看到了霸王的一生，詩本身就有這種力量。

註：六十六年元月一日溪頭聚會有詩劇演出，「罄竹」一詩爲其中的一次演出，因這一幕使我震撼很大，寫此文記其一二，故有「一筆帶過」之意。「罄竹」一詩已收入「將軍令」詩集。

兩岸燈火

詩集後記

收入這本詩合集「兩岸燈火」中的三十九首詩，都是從民國六十二年至六十六年的作品，當然以我個人數年來作品的產量，却不會僅限於此的，這些作品只是我從百多首詩中挑選自己最喜歡和最滿意的一小部份，可是，它們並不完全代表我最成功的作品，因為有時喜歡和滿意還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和紀念價值，像一面鏡子，作為回顧時的認清，同時去看穿自己。

回想起當初開始寫詩的情境，現在幾年後憶起，總有一股快樂的滿足，雖然這幾年來摸索的日子很多，走冤枉路的歷程也不少，總像在點油燈，燈蕊在開花，却没有沾到晶瑩的露珠似的，但每有詩作完成，心中就有着莫名的喜悅，有時比小孩子過新年從父母手中接過紅包還來得興奮。當初第一次在「綠洲」期刊發表的詩作，現在回味起來還是有着少女羞答的臉紅。可是至今仍能持續地寫下去，都是大哥瑞安的不斷鼓勵和賞識

，使自己認清自己是在走一條很正確的道路，個中坎坷崎嶇，唯有自己去做不斷超越和忍耐。後來初中畢業，「綠洲」社的成員只有五位（大哥、清嘯、雲天、超然和我）轉到綜合中學去，雖然在那間學校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但大哥却花了不少心血不斷影響新人，「綠洲」期刊同時一期一期的推展出來，後來的綠林分社及綠原分社也是大哥一手成立的。而在高二那年自己對自己所寫的東西信心全失，又發現葉扁舟、許民強等雖不在該校唸書，但却寫得很好，自卑感油然而生。

而在某一天看了「綠洲」期刊後，心中很感動，遂塗寫成「黃泥道」一詩，下課後，我便在美羅巴士車站前的三叉路口等騎單車的大哥經過，於是戰戰兢兢的把「黃」詩交到他手中，並請他給予指正。沒想到第二天大哥到了班上，把詩交還我，同時在後頁寫了十幾個評語，前幾個都是讚揚這首詩好的地方，只有後幾個才提到它整體結構鬆散及用語不當之處，且一一標明句子個中佳劣。彼時清嘯也在場，我們三個人是該校的「三劍客」，彼此常常切磋武功及文學，大哥一跟我們談到文學時，常常介紹許多當代臺灣的作家底作品給我們讀，余光中、葉珊、痲弦等都是那時才知道的。清嘯向來看我不順眼，只要有機會他一定會給一些難堪的，他忽然發現我在創作上有大躍進，受到大哥

的好評，心有所不甘，回家寫了「在三月裏」，隔天大哥把稿交回給他，也是大大的讚揚一番，如此我們兩個難兄難弟，從互相看不順眼到互相欣賞。我們每寫好作品，必先交給大哥過目，一旦後頭有他的評語，發現自己在進步中，着實興奮了一整天。如果彼此發現對方寫得比自己多，就會回到家裏拚命的伏案塗寫，希望能超越過對方，而我們就在這種這種情況中求躍進，不斷要求自己鞭策自己有所改進，更上一層樓。一直到後來任平兄自文德甲回到詩城，組合大馬各地十個分社，成立天狼星詩社，隨即又有每月的「唐宋八大家」，當時像娥真是一朵突出的奇花，詩齡短短却勇往直上，幾超過「老頭子」的階段。那時也因有「唐宋」的激勵，競爭強烈，且有不寫詩就不能生活的心境，詩幾乎是生命的一部份。「山水」及「最後一條街」是兩屆「唐宋」的得獎作品，故皆收入此集中，以記當日任平兄對我們的培育。至於這集子大部份作品，大哥幾乎每首都看過，且都有評語，這些評語常常給我很大的受益和啓示，說實在的，如果當日沒有他的鼓勵和鞭策，至今我是否能持續下去，就很難說了。

如今時日悠悠，回國已三載，幾年來的奮鬥耕耘，今得以和清嘯合集出版「兩岸燈火」，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浪花，在心靈深處，無時無刻在擊打着我心跳翻滾。幾年

前初讀余光中的「一千個故事是一個故事／那主題永遠是一個主題／永遠是一個耻辱和榮譽／當我說中國時我只是這麼說／有這樣一個人：像你像我也像他」的憤慨和激情，如今還是保有着那顆詩心。清嘯和我，在我們（大哥、我及乘風）這次回馬後歸台的一個深夜，偶而談及某一本詩集，忽而引發出版詩集的念頭，當時千頭萬緒，金錢是最大的問題，既要自費出版，當然必須花一大筆錢做為出版經費，沒想到隔幾天這件事便決定下來了。其後有個晚上，我們一面整理舊稿，一面談論以前在詩社或在「黃昏星大廈」創作的情形，竟興奮得不能成眠。

這幾年來的作品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六十二年至六十三年九月，是在大馬天狼星詩社時的作品，雖不甚成熟，却是最留念的一部份。自六十三年十月至六十五年六月，是來台後，參加大專聯考，進入政大期間的作品。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廿九日大哥、娥真及雁平來台，我苦於手續無法提前辦妥，被迫延至十月一日方獨自赴台，結果第二天雁平便南下去他的屏東農專了。我和大哥分別住在臺北旅社及建國補習班宿舍，一時無法適應臺北的生活，一下子離開大馬詩社的弟兄，寫了「歸去」、「都是歌語」、「斷橋」等詩，充份表現了一種背景離鄉的愁緒，截至後來進了政大中文系，方有「話本」

、「紅橋」、「暮鼓晨鐘」之產生。當中一兩年內，前後清嘯及乘風的來臺，我們幾個人的作品，因有「五方座談會」的激起，雖在聯考之中，自己作品也減少了，但還斷斷續續的寫了幾首自己較滿意的詩稿。有時雁平還老遠從屏東回到臺北，小住數日，多半在「五方座談會」後才回去。這期間大致分爲第二階段，在格調上應該是統一的。自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到六十六年十二月末，兩度回馬，在馬的天狼星詩社因乘風來臺而不諒解，對臺北的我們產生很大的誤會，兩度離合悲歡，感情上受到很大的撞擊。神州詩社在臺北於六十六年一月一日成立，這段日子雖在巨變中，却是詩社在臺最輝煌的日子。而在臺每次詩社聚會，都有限時創作及文學討論會，我近期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聚會時寫成，像「點頭」、「前程」、「樓臺望斷」、「等待和出發」等皆是每個聚會的成品，如果沒有這些聚會，我想我的作品將不會如此豐收。而我把這時期的作品分爲第三階段，以紀念在臺北神州詩社成長過程中的一段美好日子，也是我和詩社共同奮鬥的一段歲月。今「兩岸燈火」得以順利出版，該多謝大哥、娥真的鼓勵，小樓的幫忙抄稿，以及小媛在百忙中替我們設計封面及內頁插圖。這本集子將獻給扶養我們長大的家人，但願他們在千里外的半島上，能共享這份歡悅。

歲月是憂歡的臉

一九二

但願在試劍山莊黃河小軒桌上燈下，我這盞孤燈能照明兩岸，以及我對他們的懷念。



夜歸人

遠在山頭墳場這一邊，太陽下了山，步入另外一個世界裡，帶來了一陣暖暖的黃昏。忽有一些雨點落下，時正夏日，難得清爽，連路上厚厚的泥塵也任意在吹颳，撲面狠的，更難得清爽的，是行人的臉色。

而當黃昏雨後，路面像剛洗刷過的屋子，雖舊猶新，走起路來心中也是一片清脆嘹亮。一架航機飛過，載着客人，從一個起點到一個降落點，中間間隔只是一條線，其實是兩道黑煙，掙扎的在拉長，到了看不見時，這些機上的人終究要他鄉作客去了。

隨後，黑夜就挽手的來了，它像舞臺的背景，朦朦朧朧的，隱隱約約的添加些白日落失的異彩。燈亮、夜市場的人海，五花八門的百貨商行，物品無奇不有的，說有一齣戲開始要上演了，就是在這種燈紅酒綠的大街小巷，都可以把每個人來點綴他們的衣飾，他們的赴約。用彩色的眼鏡，看潮濕的風景。

夜深了。所有鬧市的聲息都像剛放過一陣鞭炮般，剩下一些紙屑、垃圾；或像散場後的空位子，觀眾只想知道戲是怎樣終結，很少關心自己坐在第幾排，那一張是自己的位子。現在，臺下的位子和臺上的白布幔在對視，默默無言。夜深了，深得連腳步的節拍也知道單調和輕重。有幾個青年人走過，談笑風生的趕着回到他們的公寓去，房中的燈在等他們捻亮，展開一面鏡子，要用寫日記的筆，把鄉音寫成一首高揚的歌。今夜，或於千萬年後的今夜，有一群人，深夜在踢踏着脚下的路。忽聽到走在前面的人說：

「空氣真新鮮，一定是下過雨，真是難得。」後面那個身影有點駝背的青年接着說：「是黃昏時下的，那時我在天臺上，看見一架飛機，飛過頭頂，如果我們能搭乘那飛機，隨着煙雲回去，該有多好！」

快過新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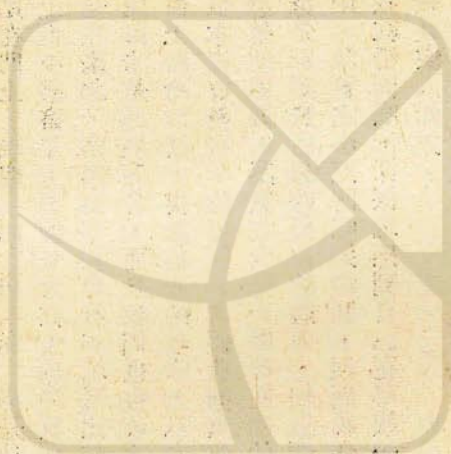
每逢快到年節前幾天，我們村子裡的家家戶戶便忙着熱鬧一番！準備做年糕。因爲冬至帶着喜氣來，家中四處清掃刷洗；這氣氛多像在熙攘的人群中，碰上老朋友，暢談甚歡，忘記現在是什麼季節。是了，說季節我就想起熱帶的橡膠林，每天中午，你就會聽到橡膠的菓實在烈陽下爆裂開來的聲音，嗶嗶啪啪的，整座橡膠林變成個音樂的世界，單調的在奏同一個音符。然後，菓實和外殼便分開來，掉落在綠草地上，或在橡林的小河流上。流水自流水，菓實依舊天天在爆裂，成一個開花而自在的樂園。

而我在這樣的樂園裡，小時候和姊姊到橡林裡去撿拾乾柴枝，用作燒菜煮飯，天天聽到那開花的聲音，一面拾柴，一面撿菓實，裝得衣袋褲袋滿滿。還常常遇到成群山猴，我和姊姊追牠們，牠們奔命跳躍，牠們往往表演特技，跳到一枝細小的樹幹上，眼看着它彎折得快斷時，那山猴迅速地身子一彈，又往另外的樹枝上跳去。我和姊姊追趕到

氣極敗壞時，索性不追了，停在樹下，牠們也跟着不跳了，還呱呱啦啦的亂叫。我們愈發生氣，拿起袋中的菓實，往樹上的小猴子身上丟去，牠們不但不避，反而用雙手來接。我們奔走多了，汗流夾背，在樹蔭下休息，拿下笠帽，揮掉臉部的汗水。牠們也惡作劇用牠們的手腳學着我們揮汗的模樣。我們愈氣，越想追打牠們來出氣。結果有一次我們越追越遠，像闖入了深山，無法辨認方向。所幸廣闊橡林還有小路，還有幾條河，我們常在那兒捉魚，便從幾條小河辨識歸路，聽着菓實開花結果的喜氣回家。而我就這樣，在那個熱帶嘩嘩啦啦的園地裏，過了二十年。

這幾天冬至快到了，冬至一過去，新春的料峭將降臨在我們的土地上。以前在家鄉聽媽媽說新春就是過年，在那一年四季皆夏的國度裏，春天是怎樣一種情境也不得而知，只聽到一首歌說：「春天裏的花開得美麗」，心中抽象的春天也加深了幾許聯想。歲月悠悠，潤別熱帶的橡林已三載，今將在臺北渡過第四個年關；我那件自建國補習班至今還陪伴我的薄綿被，也將陪我渡過第四個冬天。現在我才知曉，原來在臺灣過新年是這麼一回事，不是遇上寒流，就是氣溫最冷。我喜歡在接近冬至的天氣，冷風中還帶點溫涼。

冬至過去了，新年以大紅的彩色降臨在我們門前，所以很多中國老百姓家門都把「福」字、「春」字倒貼在門上，證明「福」和「春」都是從天而降的。現在十二月中旬，過了些時候，書攤上也不擺書了，擺的是大紅大綠的賀年卡。我要買幾張最繽紛耀眼的寄給家人朋友。可是在臺北，拿陽曆年和農曆年相形比較之下，每逢陽曆年，臺北市各書房書攤，年卡及聖誕卡是那麼奪目，而且我們也會收到許多人在這聖誕節寄年卡來；反而過農曆年時，街上冷冷清清，書攤書店的年卡，只有幾種花樣，只佔書攤冷落的一角，且隨意亂擺，根本沒有農曆年的場面。我們收到賀年卡反而是海外的親友及家人寄來的，這便我想起熱帶的膠園，菓實在大熱天嘩嘩啪啪的響，我多喜歡那種自在和自滿，流水自流水，我還是那菓實爆裂時嚮往的聽衆，知道要過年了，要寄一張鮮麗的年卡回家。因爲這一年中，我曾在冬至時吃過湯圓，媽媽說冬至不吃湯圓就長不大，我爲了這句話，就到臺北找紅湯圓吃，深深地感到自己在尋找一條歸路，遲早要春天的靈犀知道，也要遠方的母親及家人知道。



準備出發的箭，射向南方的嘉義某個地點上。七天七夜的長途旅程，分別到了兩個陌生的地方，一個是平靜的校園，一個却是雄偉的高山，說兩者不一樣，不一樣在於它們各有一隻手，各領風騷千年萬歲的天地。我們在其間，如果是冬天，我們是雪的一部份。

聚會前脚步未踏上行程是一種徒發的弓箭。聚會時各種節目進行自己是融入的茶水，茶和水不可分，喝起來像坐正空山聽鳥語和水滴的聲音，忘掉自己是什麼心情，有也是很抽象的一幅畫；可惜自己的筆沒有彩色，畫不出一張地圖，應有的顏色都在裡面，盡善盡美。

譬如說即席作，以前在詩社裡，打仗出征，見到許多事，震撼了許久，一時沒有記下來，就算是心目中的佳作，最後也是空白的好文章。無字天書的好埋葬在心坎，雖是好意念，沒有成文總是憾恨的。聚會一來，好像浪花打在岸上，豪情湧動，即有即席散文和詩，感情可有依憑了。倘若數月來思路閉塞，無一詩一文，這時在協同中學某個落腳處，右手筆一支，一個半鐘頭的時間，洋洋洒洒即成詩三關，且皆爲自己滿意之作，何不樂乎！又一個半鐘頭成千字散文一篇，一時興起，聚會的歌和激昂的話，處處都是妙語如珠的好作文，就要看你怎麼寫，但不管怎麼寫，都是挖空的心血，都是好收穫。

又如詩歌朗誦，有些詩以前看不懂，一經別人朗讀，大草原或小橋流水的情景，朗誦者加上語調之抑揚頓挫，更能把整首詩的意境表達到極限，所以收穫更多，感悟更深了。至於畫一顆心和填寫墓誌銘，更是好笑。有人畫心畫到天涯海角去了，連寫詩的欣賞者都無從捉摸其用意，後來一經他解說了半天，才看出點苗頭，衆人若無他一番苦心自圓其說，是無法溝通的，很像一些人開始寫起詩，不是太淺顯就是太晦澀，別人看不懂。結果衆人皆說不能通過，要罰，他臉上立刻飛上了烏雲，無奈的看着衆人，有一衆人皆不解吾深意」之慨。且不管他如何說，沒有一個人看得懂就是要罰，罰什麼呢，倒是他的那顆心最後編進「長江」十四號的某一頁裡。當然像寫一生的墓誌銘，有些人的碑文一亮出來，曲鳳還才開始唸，已經有很多人開始翻筋斗，笑出淚水來，在協同中學深夜怕吵到別人家，不敢大笑，但那些話一聽到就無法控制的想狂笑一番，記得小時候母親對我談起先父一生慘烈的故事，說到悲傷處，一時黯然神傷，她就會說「真是淚水往肚子吞啊」！現在歡樂場合，笑不能暢懷，便把興奮的笑聲往肚子吞，變成肚子痛，打筋斗。

如今寫這篇文章，却是回程後事隔多日，紀念南下上山的一點一滴，數指間日出日落

，指南山下的試劍山莊，聚會的每一個段落都是來訪者的傾訴，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如何爭取時間寫稿，如何擊桌高歌，有人看了「坦蕩神州」便加入詩社。我的情懷還是阿里山回嘉義的鐵軌，經小火車輾動，發出響亮的音樂來，呆板而生生不滅的重復着一個調子。我和老大等在一格車廂上，下山的溫度從冷轉涼，又從涼中變爲炎熱，天氣一熱疲累的眼睛就想入眠，因有阿狗在車門旁，開始是睡睡醒醒，後來覺得一片江山美麗，不忍錯過風景。阿里山的鐵道又曲又折，老火車頭一推動車廂往前走，聲音鏗鏘如歸人前馳的鐵蹄。這是一條很奇怪的鐵路，其間據說有五十多個山洞，長者三分鐘內不見天日，伸手不見五指；有時候，這種黑暗也充滿了神秘的天機。有人說到阿里山不看日出和雲海，就像到溪頭不看竹林一樣的可惜。我們初抵阿里山，雨便霏霏的下，這三日來都無緣看日出了。走在入夜的路上，雖有風動雲湧的感覺，雲海的氣勢總看不出來。然而回程途中，穿過黑暗的山洞，血液中常常要去赴一場未知的戰鬥。全黑中，忽然前面車廂內，有人擦亮一根火柴，燃起一根煙，那火花從前面傳過來，那時我真是喜悅，我看到一座微笑的小火山，不傷害他人的湧現繽紛的融岩，感覺它就是山上的日出了，因爲日出就是這個樣子。別人的驚喜在我眼中閃亮，雖每個人的感覺不同，但我敢肯定，它

就是那個別人想在山上黎明時一睹光彩的太陽，因為它是火花，日出也是一把火，把另外一個世界照耀給我們。



我忽然看到日出了

11011



落腳處

從長長的列車中，那是第四格車廂，一群人坐了八小時的車程，要趕赴一個盛會。那不知遙遠的地方我們已經很熟識了，因為常常聽沉重兄說起嘉義，說起南潭的夜景。我不知道南部和北部有任何不同之處，只知道它是南方，天空漸漸晴朗，把臺北的高高大廈以及風塵撲撲留給每個往南的車站，自己的心要起飛了，起飛了，到了一個雨後的天空，阿還牽住我的手，要我看窗外，她說「你看天空多麼藍」，探向玻璃窗，嘉義就到自己的眼前，一小時前頭一段路程的疲累都消失了。那時總想起一些信件，寫給無法前來臺北會合的朋友，要他們手拿一本「坦蕩神州」，見面時容易辨認，後來見到鄭榮珍，手上拿一本書，點了頭話也說不出話來，但從此對她不再是陌生人。

我的心是飛翔的羽毛，要到南方去，那兒有我落腳的地方，想像蕉風椰雨，一陣風浪，芭蕉葉像小舟遇到沖天的潮水，強撐的翻動，風停了，葉子還是老樣子，像是英姿

風發的當年。椰子樹一遇上風雨的日子，更是饒命的彎下腰，自己看到它遠比它更擔心，怕它會折了腰，斷了身軀了。沒想風雨一過後，它却豎直的享有風和日麗。

到了嘉義火車站，以爲會很多人來，偏偏只有鄭榮珍。下午車站歇了腳四處找人，後來走過了熱熱的街道，搭車到協同中學，黃昏來時雨點稀稀，落霞的時刻迎面走來兩個人，高高瘦瘦又有點羞答答的那個，趨前來自我介紹的說：我是王萬象。另一個，來過試劍山莊，如今窄路相逢，答應說要參加聚會的吳勁風。我們見面不寒暄，不客套，只問爲什麼不在車站等我們，反而比我們早到啦，他們說他們會等待，却是不懂路，摸到協同來，嘻嘻哈哈把未來前的一段辛苦掙扎笑開來，和我們一齊逛校園，看四周的風光，前後的脚步声，猶似一路要見證。我們第一天來此雖未做任何事，但却知道有些大事要來臨。一路上，知道盛會來時，鑼鼓要開始響亮，音樂要開始流傳，歌要開始飛揚。

而夜來時，燈光亮起參半的黑暗。這一廳的明麗，把外面的黑夜照得更坦蕩，正如有人在座談會上說的：他喜歡臘燭，因爲它活過，並不認爲自己的生命短暫。

夜深了，黃昏雨後一場座談會，現在才結束。從一本書引發了那麼多問題，都是家

事國事近到切膚之痛啊！連刺傷自己也來不及。散會後，心潮像火車一直要向前推動，走到外面小馬路，路邊有小樹，樹葉上有露水，無意間碰到小樹，露水便冰冷滴落在手心上。記得在一次很重要的演講中，有位詩人說他在夜深人靜時，獨自伏在案上爬格子，詩寫到一半忽然聽到窗外有雨珠自屋簷上滴落。「嗒，嗒的響聲，在此時此刻，那一滴一滴的水珠，就像滴進你的心坑裡，一時家仇國恨，無限淒涼的湧上」，現在我才能真正領略到他當時的心境，連滋味都感覺得到。剛才座談會時大哥有一番話，如今還是深刻浮現在眼前。大哥說：「今天座談會從『坦蕩神州』談起，一直從張立明開始到張國治、羅海鵬、江秋陽到娥真，好像一顆燃燒的火球，我就知道它會越滾越大，到羅海鵬時終於爆發，我幾次想說話，可是我一直捏緊茶杯，其實今晚我們應該喝高粱酒，因為今晚大家所談的是反攻復國的大業……。娥真說『我的前程有千軍萬馬在鎮壓』，我真的有這感覺，只是有些人不能聽到大家的一席話，實在可惜啊！」，現在我是在馬路上，雖然在校園裡，但他們還在樓上澈夜的談，而我像要尋找一處我的落腳，我不敢想這一跨出去會到什麼地方，不遠處常有火車汽笛的呼聲，樓上還有他們的談話聲，笑鬧聲，我問自己：該把腳投落在何處？

歲月是憂歡的臉

二〇八

那時候，我聽到大哥在喚我，清嘯剛才出去了，我們去把他找回來，夜很深，一直深下去了。



有船影自遠方來

前天到了頭城，熱辣辣的天地步了半哩路，說說又笑笑，半路上瞧見農場，菜花開起來整個春天都一片昇平，女孩們奔跳到了黃色的菜花叢拍照微笑，美麗的青春上了鏡，恒定在某個集會的下午烈陽下，有不同的笑靨及奮悅，說明了客訪頭城，生活要插進無數支進行曲，才能記憶深時最等待的眷念，海潮什麼時候漲，來淹我們涉足的沙灘？頭城是不是我未抵達前想像中的一座城頭，猶似萬里長城的某一座城門；是山海關、居庸關、嘉峪關、喜峯口，各個關卡守着兵，列隊來相迎。單止是門前的獅頭銅環，就有氣吞萬里如虎的大地河山，從一塊塊牆身上蔓延下去，到了平原，那時才有長江黃河的澎湃，春寒料峭的天氣，多添幾筆雄壯的山水，畫到我們海島的故鄉去。

現在頭城是幾家商店，一條路，菜園及稻田，和一座海灘上的營地，營地有幾間平房，小屋的門窗漆着紅、藍或黃的顏色，配上白灰灰的石頭牆身，特別，特別讓人感覺

門窗之顯現存在，作熱烈的歡迎遊人來訪，彷彿要每個人第一眼就對它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十四個人，住進了聽濤營地的房子，看海的心情就流出來了，有時想一覽山河之壯闊，到海邊去，更能看出它的真貌來，於是十四雙腳，踏出千百個趑趄，下午的風暖暖地吹過髮間，歷史的眼睛停留在我們走過的歲月中：

百年前英雄繫馬的地方

百年前壯士磨劍的地方

這兒我黯然地卸了鞍

歷史的鎖啊沒有鑰匙

我的行囊也沒有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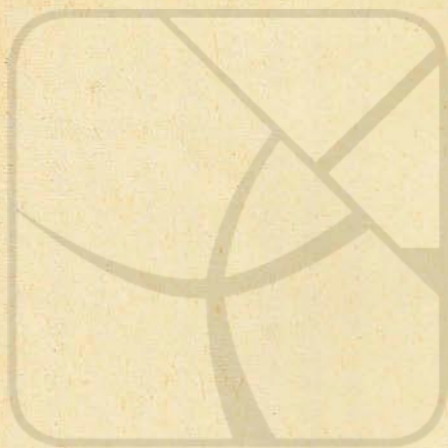
要一個鏗鏘的夢吧

趁月色，我傳下悲戚的「將軍令」

自琴弦……

我們不會到過頭城，如今來此相聚，繫馬磨劍都是可歌可泣的事，真的需要一個鏗鏘的夢來看一座海，而遠方，渺茫地似有一點黑影向眼前放大，而擺動着船身，沈重地

急航前來，也許每個到頭城的人心中會有一把鑰匙，去開眼前的一切謎底，揭曉時，每件事已鎖在一個不可知的秘密裏。





相識燕歸來

前天晚上我拿起相簿，一頁頁翻看往昔的相片，許多地方，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姿態面對鏡頭，被攝入一個個靜止的畫面裡。我忽然看到許多日夜，許多長街，在腦海中一一浮現。以前的日子清澈地流過我眼前，但是已經有點相隔如夢的感覺，雖然是黑白的照面，雖然是彩色的照片……。

三年前清嘯初來臺北，我們合租了間小房，在和平東路二段。雁平暑假從屏東回到臺北，我們的床位便擁擠了起來，適逢夏日，炎炎的天氣，更悶得人透不過氣來。跟雁平住在一起，晚上雖要擠床位，但也增加不少笑話，生活的調子裡加進了一兩句有趣的民謠，輕鬆的彈唱。我們三人，常常走一條曲曲折折的龍泉街，到了羅斯福路口，上了天橋，橋下路過萊陽桃酥小店，拐了一個彎，轉進一條巷道，去尋訪老大娥真，第一件事便是在振眉閣裡看從遠方寄來的書信，讀完了遙遠的訊息，是悲是喜，龍泉街都成了

我們要傾訴的脚步，走過的地方。他們也常常在每天的黃昏來訪，一起到飯店進餐，他們常帶我們到好吃又便宜的小吃店去叫菜，而這些地方，就在龍泉街附近，我們最熟悉的地方。平常我們都吃自助餐，偶爾到飯店去叫幾道菜吃，也是一件快樂的事。那萊陽老闆及老闆娘，和我們一天碰上幾次面，久了成爲他們的熟客，一見面打招呼，老闆娘就叫我們買桃酥吃，而這種見面禮，她自然認爲是最好的方式，我們也覺得她坦白得可愛。做生意要千方百計拉住客人一顆心。我們有時收到海外寄來的滙票，急用錢時把滙票交給她，先向她借錢，換了錢再把借款還她。以後她就順理成章的叫我們買桃酥吃。

在那年當中，我們初初來台，對一切生活習慣，很不能適應，像脫了軌的火車，無法行駛在正規的鐵道上。我所面臨的是大專聯考及居留證的壓力。清嘯雖晚一些時日來台，但他在大馬已經申請大專入學保送，故在台毋須參加聯考，後來經信疆兄的介紹到自立晚報工作，生活總算比較安定。還記得在那段日子當中，我們每次走長長的龍泉街，到了天橋，發現老大娥真走上石階，碰面時也是一大驚喜的。我們一到他們住的振眉閣，除了看信，還帶了我們剛寫的作品給他們過目。若老大近日來讀了一些好書，他會滔滔的把他在書中的一些發現告訴我們，還附加進自己的意見；又或者在某個場合中發

現一些值得告訴的事，不管大或小，甚至看到一個很有氣質的女孩，我們當時不在，他都會替我們三個王老五大感惋惜。他那時的神往的敘說，聽來多像他在講故事的神態飛揚，我的意識就馬上飛到當初創立綠洲社的情景，我們在初二時大夥兒聽他講故事，他往往講到最緊張或最精彩的地方忽然停住不講，故意說老師快要來了或搪塞其他理由，我們似從半空中被某樣物體吊住，身心全不是滋味，又不知這段落的後果如何發展，急着要知道，一時氣往上衝，但要聽完他的故事，就必須耐心等明天某個時辰，老師還沒來上課，大夥兒便圍上他的桌前，把他包圍在中間，強要他繼續講下去，那時我們軟硬兼施，盡情說服他講下一回的武俠長篇。

是以每次從天橋上走回來，都是午夜一兩點鐘，我們常常駐足在拐彎處一家小麵店吃最便宜的宵夜。晚上天涼，吃了一碗熱沖沖的陽春麵，身體也暖和起來。到了馬路對面，和老大娥真揮手，暗暗的龍泉街，我們走過一攤攤的空架子，小販們已經回家了，燈火也全熄了。還有一排排矮平房，飛簷是灰敗的顏色。我們三個人，心中有股寒意，似從路旁長滿鮮苔的冷牆透進來。走出這條黑濕濕的街道，彷彿在許多年前走過的，如今又在另一個地方浮現起來，似曾相忘，彷彿美羅詩城，夜靜人影飛揚，我們幾個兄弟

，從「黃昏星大廈」的習武後回到戲院街，走一條長路，街上縱論文武、鬪詩，到昔日的振眉閣去。彼時燈火獨照大地，惟一夜裡只聽到嗡嗡的巨輪車聲，在大街輾轉而過，掩蓋了所有的死寂。

而我們三個人，又要回到那間小小的房裡，在那兒寫作、看書，睡覺擠位子。這段日子我想像那些時日的陽光大地，多麼清晰，相片的影子便一一浮出光滑的紙面來。前些時候我再回頭看看和平東路那小屋，它已經塌下來了，蓋成一座大樓，屋前路面也拓寬了許多。現在我們已經搬到羅斯福路五段，一年半來，我們都住在試劍山莊這個家裡，不再須要隔着一座天橋去找老大他們，隔着一條馬路，跨過去幾年的時日悠悠，都會變得像相識的燕，去找回最初的巢。

亮燈的房叩不響

來到臺北，正是秋涼天氣，有時還帶着些微偏悶的。來到臺北，正是十月天的細雨飛飛，灰濛的一片大地。白天去面對高聳入雲的建築和建築陰影下的彩色廣告牌，夜晚燈火上市，五彩繽紛，叫人想盡辦法去逃避繁華和匆忙。我和老大娥貞及雁平第一次見面，是在正芬大飯店，沒有人來接我們，也沒有熟識的人。第二天一大早雁平南下屏東農專註冊去了，剩下我們三人，開始去習慣臺北的車聲人影的穿插，半個月下來，我抱定決心帶着觀光簽證，報名入建國補習班，老大娥貞也有個安定的所在：租了一間房子，在羅斯福路三段。爲了要考進大學，我暫時把大部份時間放在功課上，一個星期只找他們一兩次。

開始來到臺北，我和其他國家的觀光客一樣，雖一心一意要考聯招，也一樣只允許逗留一個月時間。如果還想再留下來，簽證要補辦一個月，這一個期限到了，你就必須

離開。而且在大馬路理觀光簽證，各部門機關百般刁難，使得本來於九月廿九日能和大家同行的我，變得孤單單一個，在農曆中秋夜晚，趕搭長途火車南下新加坡辦理出境手續，整夜月亮圓圓掛在清冷的天邊，淒風陣陣刮進窗來，我那時像是半吊在空中的物體，一方面牽掛着大馬的詩社和家庭，一方面懸念着已到臺北的兄弟，交錯的心情如火車的時速和風景匆匆錯過，一時一切都那麼遙遠，中秋夜也不知是何滋味，在火車上渡中秋，此乃生平第一次，料想以後也不再有。

來到臺北，我既沒有一張可憑的長期外僑居留證，亦無學籍可以進大學，連旁聽踏入校門我都怕被拒絕。眼看着老大娥真雁平等已經註冊入學了，我還是一無所有，於是決定要好好拼他一段時日，不管考進哪間大學，好歹學籍居留不成問題，可以一齊在校園裡和他們闖蕩天下，而在寒風多雨的臺北，我獨自在館前路補習班宿舍，惡補高中三年來的課程。每一個課程都是一個沉重的開始，像歷史課，從遠古到近代，一觸及近代史，整本書都翻了臉，改變了原來美滿的面貌，不認識自己似的。那一役一役的對外戰爭，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的簽定，中國開始淪為殖民地。然後國父領導革命，流血的漢子都犧牲成了烈士，在黃土中成為七十二塊深重的碑石，民國建立後，軍閥作亂，

北伐成功後，日本鬼來了，八年抗戰勝利後，共匪來了。我們的近代史宛若一雙沉重的鞋子，向逆流的方向踏去，前面是急灘，每個人都須有面對整個現實困境的勇氣。

國父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從馬來西亞那龍潭虎穴來，讀了這些血淋淋的近代史，直是叫人伏案淹泣，刺骨之深痛啊！同時也令人擊桌悲憤，恨不得把西門町整個的人潮喊醒過來。我們回到祖國，一心一意要做出一番事業，我的身份是觀光客，沒有學業基礎，亦無長久留居的權利，要考進大學，必須面對高中三年的課程的壓力，同時還得日夜奔跑僑務委員會與補習班之間，爭取班上許多僑生和自己的大專聯考證明書，一旦有重大打擊，這顆心又如何能承受呢！

在那一段來回各方奔跑的日子裡，大馬詩社也發生了些不愉快的事，譬如某個兄弟忽然退出詩社，而在大馬此時此刻正最需要人手，我們得知消息，寫信回去問明真相，可能愛之深責之切，反而遭到誤解。那一段日子裡，我每天提着書本去上課，眼睛看着黑板，心一早已經不知飛到那兒去了。所以有一天我路過中央日報的門前，遠遠看到老大從風雨中向我迎來，他從住的地方想來見我，我却因要去上課和他打個招呼分道揚鑣去了。走後依稀看到他在風中帶着蒼茫的身影，也許他接到詩社的來信，趕來急着要告

訴。而我們看到社員們來信中提起對詩社不利的事，件件都是切膚之痛啊！那時我就希望能考進大學，以後做什麼也方便多了。我們甚至有時爲了某些小事寫信回馬罵詩社的社員，而引來許多不滿，他們認爲這是大馬詩社的事，我們鞭長莫及，不應該插手多管，可是又有誰不管呢？除非我們把大馬兄弟們都忘懷了，不再理他們了。其時清嘯已在新加坡船廠工作，籌錢來台。乘風在馬亦有來台之志，但不得總社之允許，便發生了許多磨擦糾紛，總社又誤以爲乘風之來台深造是我們的主使，對我們誤解加深，直到乘風來台後更形惡劣。去年七月下旬老大，娥貞和我回馬，大馬總社社員一概不允和我們見面。當初老大娥貞爲了回去，寫稿賣錢，書賣給出版社拿最少的稿費，文章還被亂改，我們籌備的時間只一個月，當時每天都在戰鬥，有所謂「海陸空」三軍之戰，每晚商量對策至深夜，黑板上天天有新的公告，有新的進展，某某戰役成功了，再調配人手進行另一個計劃。生活的節奏變了步調，人也振奮起來，想到快要見任平兄、啓元、張筆傲、黃海明、林秋月，重溫舊日情誼，互訴別後兩地的思念，一點誤解又算得了什麼呢？一點誤解真的算不了什麼的，我們回去了，他們也應不在意，就算在意，只要見面，當面說個清楚，那就是沒事了。沒事的，那兒的橡膠林，莫實在烈日下嘩嘩啦啦裂開多寫

意。聽雨樓的水蓊花，落紅滿地，該是爲我們回來而開的。而振眉閣前的楊桃樹，以前喜慶中秋掛了滿樹小燈籠，一陣風吹過來把臘燭颳倒了，小燈籠燒了起來，衝過去看個究竟它已成煙灰啦。我想到彩虹樓將很快的出現我們的影子，我們還忘不了探水源的山路……臺北呢？臺北的四季最容易亂人心情，離情正從暑假開始，一直延續開來，只是想念多像一把小刀，日夜刻着我們的骨肉。如果見到任平兄，這千辛萬苦的籌備回去，縱然誤會很深也必有融解的一天，我們期待着這一天的踏步到來，當我們走進機場，和臺北的兄弟姊妹分手，踏上那椰子彎腰的土地。

縱然是誤會很深也必有融解的一天。很自然我們這樣想，以任平兄和我們的感情，這一點是肯定的。一踏上大馬的土地，走出閘門，只要見到他們，哪一點會不煙消雲散呢？

但我們不但無法和任平兄見面，其他分社亦無法去拜訪。任平兄說他會安排時間，可是一個月了，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爲什麼任平兄不見面讓我們解釋一下呢？等了那麼久，我們只好去綠流分社找鄭榮香問個清楚，可是第二天任平兄便駕車回到聽雨樓，罵了我們一頓，罵完又開車子離開，那時我們對大馬詩社真是够失望的。

這次鑒於去年的教訓，我們還是火一般燒着要回去看看。抱定決心，商議之後，老大，我和乘風說無論如何要忍辱負重，也許這次我們回去能協助大馬詩社，那此行也不再沒有意義。任平兄能好好和我們見一次面，能了解我們兩度回馬的心意，那就够了。於是半個多月的準備籌款，聯絡四方友好，讓他們明白我們今年回馬的過程之後，十月二日，同樣在臺北，揮別了社員們，同樣路過香港，夜雨傾盆中抵達檳城，老大還想像雨中的玻璃窗外，遠遠的看台上有任平兄他們的影子。通過機場的關卡，又通過北海的海關檢查，終於上了半島，費了六個小時的車程，一夜的雨，從四面八方降臨，到了美羅，半夜叩響聽雨樓的門。

聽雨樓如舊，溫先生秀芳姐如舊，溫太太却在前些日子中大病一場，人也消瘦了許多。我們道明了回來的目的，一夜燈前長談，溫太太的興奮掛上眉梢，秀芳姐的喜笑盈盈。第五天晚上在聽雨樓和任平兄見面，他雖了解我們的用心，溝通了些許多，把幾年的阻塞衝破了裂口，但任平兄語氣中還忘不了以前大家所造成的「爛攤子」，要我們好好想一下，如何去收拾它。不過這是幾年來他第一次和我們面對面談話，一起坐在當日曾經和我們輝煌過的籐椅上，也算不虛此行了。

如今事隔三個月，我們從一個在急變中的國度回來，任平兄他們對我們的感情是改變了，但風雨不改的却是他們鎮守的盤地——馬華文壇，日夜和左派份子週旋打筆戰，維護馬華文學，日夜遞傳火把；單止這一點也就够了不起，可是我們呢？我們在這兒奮鬥，不忘他對我們的培育，辛苦創社，影響新秀，花了多少時間，受到外界誤解的也是我們。任平兄在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廿六日的星夜，於振眉閣前的沙原上對我們幾位兄弟說：「五年後我們要影響五個人，不管你們去了什麼地方，五年後今天晚上在此見面。」我們來了祖國，第一年沉默地萌芽，第二年清嘯、乘風來了，我們總算都有了大學，才敢露出頭角，結合一群有爲的青年才志。去年我們回馬，沒有忘記五年之約，今年我們遲到了一個多月，還是去赴那五年的約會，但一切都不再像是以前了。我們在任平兄的新居見面，雖是燈亮着，他們却要開檢討會，我就不知爲什麼我們一見面就不能像以前那樣子，大家見面時間那麼少，不檢討就不行嗎？去年我從大馬回到臺北後，曾經氣憤擊桌說：大馬的人再這樣無情，以後我不要回去見他們了。沒想到一年後，老大乘風一提起，忍不住要回去碰壁的還是我。說實在的，任平兄他們如果知道我們每年回馬是在怎樣的情形下籌款及欠債累累的壓力下回馬的，甚至每次回馬，遭受多少人非議曲解

，那他就算反臉成仇，我們回去道歉，也應該有個餘地吧！四年前的某個冬天下午，我和老人在中央日報門前碰面，我爲了我的考試和居留證等問題發愁，老大有事要告訴我，我却說我要趕着去上課，見面時形同陌路，如今憶起心中一陣寒酸，但那也是一天發生的事情啊！而一次兩次的，我們冒生命的危險，經歷山窮水盡返馬，家人說書不好好唸回來幹什麼？舊友翻了眼皮嘴角一蹙，說：大學畢業回來啦！那種眼色一看就不想踏上那兒的土地一步，但受到種種的曲解都沒關係，爲什麼詩社的門却要緊閉着？我們願有一天它是開放的，過份自信或完全喪失信心是不好的。

我們期待着第三次回馬，那時只盼望雨夜叩門的同時，聽到熟識的聲音在回應，開着大門，屋內一片燈暖，濕濕的雨水透不進來了。不管我們是過客或是上賓這都不重要的。國父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既和大馬的兄弟們抱着同一目標，回去還無法得到諒解。我們的路真是長，長得連我們也不知道它有多曲折！有多少路要轉彎。

相依爲命

眼看着腕錶上的星期日曆從十六號轉到十七號，星期一變成星期二，壁鐘在隔牆「噹噹」的敲打了十二下，這時突然滿屋燈火齊熄，留下一片黑暗給我們。剛才我們與林國卿正談得起勁，現在忽然天地全黑，話題只好停留在點蠟燭的光圈裡。那麼湊巧的停電，使我們真的秉燭夜談起來。平時大哥絕少抽煙，此刻却要求多抽兩根，室內的煙圈輕輕繞到窗外，一陣冷風，帶了一股寒流竄進來。我們談着，希望停電是一刹那的事，可是我們從志向理想聊到身體力行，已經午夜二時了，蠟燭也快要燒完，電流依然中斷，我們望向窗外，黑暗中霧氣濃重，我們只好告辭了。

在路上，毛毛細雨打在油紙傘上，一滴一答的陪伴着我們的交談。奇怪的是全黑的臺北市，却有一排閃亮的燈，在我們回家的路上守候；而雨水的馬路上，有一個清道夫，穿着灰色的雨衣，在排除路面的污水與垃圾。再往前走幾步，前面便閃現一個交通標

誌，白的底，黑色的箭頭，指着兩個方向，豎在羅斯福路五段及興隆路的交接口處。這便是我們從長河出版社回到山莊途中目睹的：雖然停電，還是有一排燈火在迎我們，雖然夜深，依然有人在默默工作。我們腦海中清晰的浮現大夥兒在林兄家中的情景，喝着濃咖啡，談及許多事，林兄談他的出版社和未來的計劃，我們則從出版書談到詩社的過去和未來，心中有許多期許要祝福。大哥還半途離席奔回山莊把娥真拉出來，把剛才談論的事一路上告訴她聽，娥真忙得連冷衣也來不及攜帶。後來清嘯提起三年前任平兄來台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有一次聚餐，任平兄要到圓山大飯店去，要他們兩個先留在旅社內，一俟他敲門，就一齊出發，看看能否帶大家一起去吃一頓。結果任平兄後來敲門時，右手拿了一瓶七喜，左手拿隻雞腿藏在背後：原來他入場時別人已經吃過了，他只好帶回一隻雞腿一瓶汽水，跟大家在旅社裡一齊吃，真是親切。只是說起這些往事時，任平兄已不在，就算任平兄在，我們兩度回馬，看情形他們也不一定記得這些事。大哥還說起六十三年度三人來台，一次赴某詩人家之行，一位有名的詩人對任平兄說：「啊，這兩個人真像你的保鏢。」任平兄却回他說：「不，他們是我的兄弟。」氣度真够恢宏。大哥又說：像筆做這樣忠心耿耿和執守的人，今天還是要和大家各分天地，可

見有時共同走一條路是多困難。說到兄弟年少在一起闖蕩，青年時還能相守，把持同一目標和理想，已是不容易的事了，但若能到了中年還在一塊奮鬥，那簡直了不起，再要到老年，恐怕是驚天動地的大業吧。

我時常在想着這個問題，我們的詩社是很多兄弟姊妹組成起來的。詩社裡有不同性格的人，各人喜好亦不一樣，但我們有一個遠大的宗旨，所以才能把神州的精神表現出來。記得有一次一位文化界熱心的人對大哥說：「希望大哥能繼續把他們（指兄弟姊妹們）帶進另一個更高的境地，一條更廣闊的路」；大哥當時立刻回答他說：「他們也帶着我，我們大家一起走。」那時就很佩服他的氣度和胸懷，同時也看出一點，他對詩社每一個人都沒有忽視。

我們從長河回到山莊來，擦亮了火柴，找到了四根蠟燭，便一夜意興風發，圍着燭光和桌子，縱論江湖事，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個現象或某一個人。只惜社員們都無法和我們分享這一夜的過程經歷，就像那全黑街道上一排燈火燭自明亮，多麼像一個獨撐大局的朝代。又像那清道夫，烏黑中在掃除馬路的廢物，明天街市空氣爽朗，給人一臉清亮。等到那四盞蠟燭燒盡，大哥用手掌蓋熄了火光，我們各自回到房中，因為喝了咖

啡，因為有這樣的一段激情，發生在我們人生旅途中的某一個句點上，構成這難忘的一夜，所以大家無法成眠。外面下着雨，冬天的夜晚特別寧靜，房裡的人蓋着棉被，而我們還在討論着詩社的前程，詩社的人。記得我們慶祝娥貞出書，一行五人去看「被迫」這部武打片。主角何宗道的身手不凡，打鬥方式很像李小龍，但他並非只靠模仿李小龍，盜用別人的招式，反而直接提起他敬佩的是一代武術宗師李小龍。我喜歡這不忘師門不竊功的坦直。故事中的王威龍（何宗道飾演）、小山及彩雲從大陸的鐵幕中乘着一葉扁舟逃了出來，在大海中飄流，意志較薄弱的小山在經過幾天的饑渴後，忍不住折磨，要跳海自盡，後來還是威龍勸他要忍耐，說「我們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已經逃了出來，現在我們自由了，總算還有希望。」最後他們被救到香港，由於香港是個花花世界，小山開始不滿現狀，其後結識了吧女，為威龍的敵人做事，演變到後來竟暗算和自己打天下的患難朋友威龍。這齣戲劇情雖不算很好，但我把這故事引出來，因為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人事在變，人隨着歲月在老，像我們的一位兄弟，爲了來台，使我們和大馬詩社的人發生磨擦而誤解日深，我們兩度回馬想修好，但裂縫太深針線無法彌補，何況時空的距離，有誰能拉短呢？更何況他亦步亦趨，維護他的成見，保持他的殺戮，我們

又如何敢復合呢？現在有的人終於唸成了大學，有了女朋友，便把幾年的情誼付諸流水，反而當忘了當日兄弟們在千辛萬苦中所闖出來的局面，讓我們在堅苦中繼續搏鬥，他倒是不顧而去了。唉！我們還是執迷的在做着同樣一件事業。是的，許多人在開始進入詩社時表現奇佳，鋒芒蓋過許多人，但有時却似曇花一現，忽然消失在雲端裡。這些人，他們所作所爲，開始時是滿口奉獻犧牲，過了一陣子便厭倦了，無法再堅持下去，他們自以爲天才，但常常過份自負，最後却連那些細水長流苦幹的人還不如，可以否定感情和他們以往所做的一切。我們詩社創辦這許多年，從頭到現在，我從沒有一天離開過她，所以甜酸苦辣，盡是生命最珍貴的一個歷程，只讓我對這人生這一切都看得仔細。希望詩社越壯大，越來越進步，讓這些詩社曾經給予滋養的人感到內疚，也要他們知道一點：要得到，自己必須先付出很多；想到我們大家不知經過多少磨擦，多少誤解，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去解釋，去辯白，去做給新的社員看，才得到他們的一點諒解，如今相處多時，生活在一個烘爐裡，事事相依爲命。在試劍山莊，大家走一條很長的跑道，那時沒有終點，只有在摸索中肯定，我們想像它彩色鮮麗，有時也充滿了未知和戰鼓聲，而我堅持走下去，和那些不埋怨的人，把那些忘恩負義的人，遺落在後頭，離得遠一些

，也許他們較易看清楚。我們談着談着，心血來潮，激起千堆雪。那時已凌晨五時，車聲依舊在外面嗡嗡的呼叫，天光却一絲絲，從窗外漏進來。

人生在世

元月十八號娥真的「日子正當少女」出版了，這幾天詩社也在出書的歡慶中渡過。這幾天我什麼書都沒有看，就是看她這本剛出版的書，有時越看越欣喜，有時看了就氣自己。

剛才看到「那在雁蕩的飛躍之君子」一文，合上書本，滿懷暢快，衝出黃河小軒，說了兩次「人生在世」，哎呀一聲，發現自己全身在發癢，癢得無處可依。我發現娥真這本集子所觸及的雖是一些小事，但却常能從小事中見出大事來，而且都是執着情感和人生體驗的投射。這本散文集幾乎全都是記載今年我們三人回馬前後她在臺北的接觸和情懷，把詩社每一個人物都寫了進去，多麼清晰如燈。

而她寫這本書，只不過是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出了書還拿了一筆可觀的稿費。回想我們十月份回馬，我還借了錢，現在回臺灣滿身是債，這幾天吃飯也怕借錢，有一餐沒

一餐的過活。六十五年第一次老大、娥真和我返馬時，爲籌錢把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賣給一家出版社，拿了六千元，出版社還再三的刪改娥真的文章，我爲了這件事還和出版社吵架，現在那出版社應該知道娥真的作品不是可以亂改的吧！

剛才從朱老師家走出來回到山莊，老師告訴我們國軍文藝大會的經過，還說神州的人都是一柄柄在磨銳的刀；現在磨刀的人已經很少了，老師無限感慨的說：期許神州的每一個人有一天都是亮出去的刀，都有大用。後來阿姨送我們到門口，說我們現在已經不單只爲個人的事在奮鬥，而且還有家國之重任在身，要我們自己多關照，多多自重。離開了朱家，回到山莊來，想到磨刀的事，現在冬天像個大冰箱，儲藏着冷氣，我們走在路上，呵一口氣，就是一股暖流，把溫情帶到世界來。看到娥真在散文中說：「我吹着風去寄信是很悲壯的。這些日子，許多要訴的私語多得溢出了心胸，好吃力啊，走在路上，整個人只剩下一團思念的魂，在秋風裏吹不淡。想到你叫方可怜，我覺得自己最可憐了。」我心裏就有很多話要跟她說：欽佩她敢說出在風中去寄信是很悲壯的話。而她的每一篇散文，就像人生在世，許多喜怒哀樂，在筆墨中輕描淡寫，字裏行間流出來，絲毫不帶着痕跡。

雪從山上來

從武陵農場回到福壽山莊途中的直升機場上，那一小塊洋灰地，正是我們昨日冒雨練武的地方。看到山頂上一片純白，這便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冰雪的喜悅：那積雪尖尖的長在山峯上，在深綠色的山樹中更顯得玉白，一有白雲飄過，它便像棉花鬆鬆的閒散。一旦雲層消失，它便刀一般呈現在面前，竟是鋒芒畢露。有人說：如果他有一個家在雪山脚下該多好，一觸便是真實的。有人說：那雪像老人的白髮，一根根刺中時光的顏臉，那麼無情，消融後又是另一個春天。又有人說在臺灣我們很難看到雪，他認為在文學作品中提及雪的事蹟，完全是幻想而不够實際的東西。但一來到福壽山莊，一看到那皚白的形象，我却那麼愛它，雪給人那麼多聯想。

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一日神州詩社社慶這一天，我們來到梨山，原先預備住在周念慈親人的別墅，最後却住在機場附近的小屋。這個季節所有梨子樹和蘋果樹，皆光禿禿地

，任寒風吹刮侵襲，好似彎身搖手的歡迎我們來。在往梨山的路上，一路上峯迴路轉，山在轉人在轉風景在眼前消逝，看下去是千丈的山谷，有時看不見底，有時只有白霧和雲朵，仙境在人間。有時是深潭瀑布，看下去便覺車子和人都在往下墜，但緊接着一個山洞在眼中出現，忽然週遭是漆黑一片，車內燈光明亮，歌聲嘹亮震得山壁還有迴響。而一切都跟來時想像一樣，我們想像去年社慶去溪頭，尋索了半天才有地方安身；現在，一在梨山，開始是住處沒有着落，後來終於有一個雪地的家，在合歡雪山脚下；小屋內是圍爐的歌聲的廳堂，唱歌的是百里相依而來的人。就說昨天的練武吧，我們苦於屋內場地太小，無法容納十幾個人，只好在雪中穿過小泥路，到機場上去，行動不方便的念慈也一起在冷風中和大家一字排開，擊打出拳風來。眼看着風把耳朵刮得紅腫，中間忽然一場大雨，漸漸發現腳板火熱了起來，一看，原來地上結冰了，我們是赤腳來的，也打着赤腳回去。

今天從武陵農場回到昨天的練武場，正是晴天的夕陽，映照棕黑色的蘋果樹發着金亮，連雪也是。福壽山莊不再是昨日的冰寒。在陽光底下，蘋果樹不但葉子光光，也不再盛產時紅潤的蘋果，少女般的把行人的視線都奪回到一個焦點來，這就是梨山，

充滿了閒蕩。前天我們一路的顛簸成了昨夜床上的笑鬧和怪歌，最冷的練武場及最暖的飯菜。也許因爲住在這雪山脚下，我們變成最經得起考驗的人，做出一些不可能的事。一個聚會三天二夜，很快的，就過去。我們離開那小屋，雪也該融化，我想，應該是臺北一觸動便可及的陽光和想念。我想像着我們已經在回程的車上，從高山經過平地蛇形而去，越是久遠的事蹟，呈現時眼前是一片清溪，流過山洞，流過田野和都市。然後，我在許多美好的記憶中，同時記起在臺北車站天橋下，十二月卅一日的夜晚，大哥、娥真、雁平和清嘯等已先我們一部車子到了車站；我和玄霜及阿誰，提着重重的行裝，趕往公路局西站的當兒，於淡黃色的燈光下，有一個年近五十的老婦人，穿着雨衣，手在發抖，捧着一籃東西，見有行人路過，便喊叫着：四粒五十塊，梨山蘋果。只看到她籃中的蘋果，紅得有點冷霜，在暗夜雨中的視覺裡，顯得更沉重，這便是我回程的心情。在梨山的聚會日子中，那麼輕鬆愉快的，留下一股輕愁，給那群在臺北吃不到梨山蘋果的孩子，想着天橋下的老婦人在車影人影中模糊而消失。山上在下雪，山脚上的路在下雪，蘋果樹在忍受一次冰暖，等待開花成長，眨眼間又是另一年的社慶到來。雪飄飄不變顏色，化成水泡，滾落在臺北的溪水間。



等車回家

每次從電影院出來，趕着回家，都搭零南的公車。若又是看九點鐘晚場，那麼戲十點鐘才演完，就算是紅燈，我們也會闖着過馬路，中華路的零南車站，此刻必定等着許多人。他們等候着車子來，看看手上的腕錶，該是末班車了，不知今晚公車會不會提前開走……想着，也就不去想它了，反正車站還有這麼多人在等車，心中也因此不會那般焦慮無依，就算是搭不到公車，坐計程車回家，有這許多人陪伴，倒覺心甘舒暢。

如果是最後一班車，不管車上有無立足之地，還是拼命擠上去再說。因為你也不忍心看到朋友在車上穿插擁擠，留下自己在黑漆漆的站牌下失去依靠。臺北市的午夜，中華路的紅綠燈，閃動着路景，街上到處是高高低低聳動的建築物。而你，必須面對車上五光十色的廣告，直到下車後，車上的浮光片影還是遺留在心湖。你喜歡探向窗外，街

上左右兩排的店面，貼掛着或雅或俗的店名商號，以隸書、楷書，偶爾還有一兩間以行書草書書寫，好不飛揚。這些商號的字體，似是經過許多朝代的變遷，形體也不一樣了，或橫或直，在深夜的鬧市裏，牽動一個偉大的時空，供你躊躇着去賞愛。

近來不管是去臺北市任何一個地方，雖然有很多條路線的公車皆可到達，但就是偏愛搭零南的公車，也許是因爲自己來自南洋，更確實的說：是來自中國的南方。在一個熱帶多災多難的國度生活了二十幾年，南字在腦海中只是一個方向的概念而已，如今離開那家鄉多年，心中總有許多牽絆，南便成爲一個複雜的聯想。而我們這一小群愛看電影的人，總是期許開幕的歡欣，有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趕着夜場的電影，散場後，把心情交給載我們回家的公車：零南。在師大分部站下車後，那平交道的紅綠燈總是那麼不解過路的人，等那綠燈一閃失，紅燈一亮起，我們必定做預先準備，剎時所有的車子停動，我們便三步作兩步跑，嘩啦啦地衝過去，安全抵達路對面，走回家的巷道，淡黃的路燈下，想着有許多事情還沒了，心情更是接近星空下的午夜。

海誓

我坐在這座小長亭看海，昨天我和他們一起來走沙灘的時候，沙灘除了我們外，只有兩三隻海燕在空中飛翔；而波濤不拍岸，拍的是它們相互撞擊的聲音。於是我忽然想起這次無法同行的光敏與秀珍，她們的笑和自然。如今沙灘上好像少了些什麼，在獨自寂寞。三月最愛風雨，尤其是靠海小島上的西北部，總是細雨連綿或豪雨驚魂，帶給每一個人臉上的一些歡顏和含淚。坐著就是一種等待。等待也是一種有血有肉的生活。聽幾位知音唱歌，唱沙啞了喉還是拼命地唱下去，尤其是在這個回不了家的時候，唯有在這水鄉中找尋一片飄泊的葉子，讓它飄揚到千里外的半島上，帶著燕子歸心似箭我想問你的心情；我的母親，可有消息？

而這是在島上第二次海港的聚會，是一種快樂的征服。不是山盟，而是海誓。臺北以北的天氣，海港和雨幾乎結下了最親密的姻緣，沙灘前面是海，滔滔不盡滾滾來的潮

流。沙灘後面便是這小鎮裏幾個小村，小村裏住著我們。四天三夜已經剩下了兩天一夜，彷彿隔絕了世俗塵埃，和大學生活脫了軌跡；快樂的情懷。山上住著幾許人家，人間又煙火。我們說我們嚮往古代，在於她的豪情俠義及文化的精粹，也因此我們那麼愛山和海，打從第一次走過沙灘上的足印開始，在遠遠的半島上，家鄉在那裏。而我們已經和海許了願，要爲文化大國做一點事，悠遠才是傳統的。是以每次走在海灘上，追著潮水湧來湧去，心中就樹立著那看不到的山河。在月色下，感山河之冰冷，刺骨的寒涼。

所以坐著看海或者走長長的沙灘，都成了生活中的一大支流，流過時間的魔掌，湧動不平靜的心。生平最大憾事就是無法把愛寫成最完美的詩篇，但我企圖嘗試，在迷濛的雨中爲理想的夢中添畫上一筆。也許我該回去了，回到成功村，告訴他們剛才我多麼孤獨；寂寞的海灘是沒有人走過的。而立下誓言，却有那麼重大的使命，期待完成。也許倒影在潮水中的一切我們會看得不清楚，但既然和海立下了盟約，也不悔對海的一份愛了。真的，我該回去了，回到成功村，再和她到天祥村去，站在大宋愛國英雄文天祥的銅像前，給予一份最敬意的膜拜，然後默默唸著牆上的七個字：『留取丹心照汗青』，跟她在水池旁發呆了一陣子，也許這樣，海會更激盪些，而至今，我們還未曾離去。

相去千里的風雲

有一支歌，現在你把歌名給遺忘了，但其中的涵意是這樣的：有一個人曾經對他的朋友說，他要到一個很遙很遠的地方，去尋求自己一生的理想。而一個人到遙遠的另一個地方去，將要離開他的家鄉、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像一隻孤獨的海燕，四海爲家，任他翱翔、流浪……

是的，就是這首歌，深夜裏聽來格外淒涼，可是，當它在電視螢光幕上從一個歌星的口中唱出來，對一個有了安定的家，每天在家裏看電視節目的人來說，是起不了多大震撼力的。這支歌，第一次聽到是在兩年前的一個夜晚，在往事的記憶裏是一記深沉的傷痛。那時，大家爲一個多年的兄弟遠離詩城餞行，驢歌在大廳不斷地響起，以前的歡笑，現在笑起來可寂寞了。

滿座的江湖劍客，爲一個目標一個理想一個榮譽而默默工作，在一個充滿詩意的山

城，在一塊有着多種語言的土地。如今有人要走了，滿座的人，除了在紀念冊上寫下說不完的話，把感情完全流露在酒後的歌中外，依依便是不捨，隔著兩地就是要人相思。廿世紀末年這離亂的江湖，多的是一些不平等和荒涼的事，要深刻體會人生，除了自己實際地在這崎嶇的道路上做一種對生命的追求及探討外，便沒有什麼比這來得更有意義了。所謂四海爲家家在何處？很多理想是不是能在一走之後尋找到？天蒼地茫流浪成了唯一的嚮往。葫蘆的身世永遠是悲哀的：當人們把盛滿的酒喝完後，便會無情地把你拋到海裏，任其飄流。

所以空虛永無法填滿歡笑，飄泊的日子，更是不安。你沒有想到兩年後你會在另外一座城裏聽到這支歌；這遠方的城市對你來說是親切的。一個清晨，惺忪的雙眼被旭陽的光線驚開，昨夜無法入眠，所以醒來趕路一般的疲乏。那支歌，從宿舍的隔壁小窗口傳過來，歌聲淒切如冬風等寒，它不知在歌什麼年代唱那一個人底心聲！歲月，人生，都會像季節一般地改換。打開窗的街道，長街不知被風雨吹打過多少個世紀？早上的天色，一樣屬於昨夜的冬天，只是季節的風景在時間流水般瞬間變了，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相承下去。你不知道這座城是你必須安身的住處，但既然來，最少永遠是個理想的目標。

，而選擇的美麗是在於一切都是未知。等南方的家書，兄弟的長信，詩社的消息；相聚是流離。詩人鄭愁予的詩婉約而語意深遠，淡泊中常帶着悲傷，他在『鄉音』裏如是說：

我凝望流星，想念他乃宇宙的吉普賽，
在一個冰冷的圍場，我們是同槽拴過馬的。

我在溫暖的地球已有了名姓，

而我失去了舊日的旅伴，我很孤獨，

我想告訴他，昔日小棧房炕上的銅火盆，

我們併手烤過也對酒歌過的——

它就是地球的太陽，一切的熱源；

而爲什麼挨近時冷，遠離時反暖，我也深深納悶著。

讀完這首詩你把詩集合起來；你發現自己是在一個時代的洪流裏，讀着一面蒼白的鏡子；然而，自己似在講故事般，一個故事完成了，新的架構便在另一個故事裏編織起來。

詩人最後一句詩所表現的矛盾語言，正道出他內心的一種衝突。在這世界上，要納悶的事情太多了，而挨近時冷和遠離時反暖的種種感受豈是那些沒離過家鄉的人所能體驗呢？以前，橫貫風雨便是許多街道在文章中出現，少年愛黃昏。掙扎。超越。一直在陌生中熟悉自己所要走的路。偶爾驚覺廿年來帶着的只是滿身的塵沙，真的快樂不起來。然則痛苦並非等於悲觀。從苦痛中出發總是好的，生命本就像一條流動的江河，等到千百年後，江不成江，河不像河，日子，隨着流水消失。歲月，是回不了頭的岸。所謂理想，萬里路，雲和月，總該會實現的一天。

縱然將來，一切的一切都成過去，但你畢竟曾經熱愛過這世界。每天你和他走在長街，敘述一些往事成了一路上唯一的交談。星光閃得很亮，但愛在路上踢着碎石子已不再是城裏的人生閒情了。走回宿舍的小路，傍晚山上一盞盞燈光連接着亮起，晚風吹拂過竹林拍打着沙沙的調子，像是從一個輝煌的朝代裏走出來。快要降臨的夜，預告著一則淒冷的故事，誰是這故事的人該有很多往事！誰是最後一個歸人數最先亮起的燈？去昔的故鄉，舊日的江山，最大的輝煌，要人行萬里路也走不完。而錯就錯在人去了樓台空空洞洞，留下一座被守過也被血寫過的詩城，那兒有家，有年老的母親和詩社的領土。

。在流光裏你們都發現自己是註定守著城門的人，日日夜夜，從一座城到一小島嶼，再從小島守望整個江山。而在這裏就沒有時時刻刻被語言壓迫的感覺。風雲萬里，千里皎月，誰是，最後的歸人？

其實你是不該如此想的，在走回宿舍的巷子裏，你對自己說：該回去把心安定下來，讀自己的書，應付今年的大學考試。但是，有些事情，是無法遺忘的；想著想著，已回到宿舍了。打開關閉已久的窗，看天上的星和月，都在暗指千里的遙遙遠遠。往事最不堪回首莫過於它最燦爛的輝煌，在這屬於你底語言的城裏，家怎樣了？詩社怎樣了？廿年的光景一去不回頭，同眨眼的時速等快，而眨眼間，一個愛笑的少年不知怎麼一下子變成了沉默的青年。

路在風影的遠去之後揚起沙塵，你想正在有這樣一天，當你回到詩城，人們的生活已經變了樣，路上你找不到一個可識的人，他們都在驚奇地望你，你步入小巷裏，去尋找舊時的家，你忽然記起以前的一首詩：

千百年後，我再來此

用最陌生的口音喊你最熟悉底名

歲月是憂歡的臉

最後一條街曾經走過的

許多腳步聲響起

許多腳步聲消失



當我們走在沙灘上

應該如何去把那些短短時日給記上一筆呢？福隆海灘四天三夜的聚會回來，第二天恰好是元宵節，滿街掛起大大小小的花燈。我們六個人一早見了面，總是喋喋不休地談着他們，越談越興奮，恨不得再找他們每一位再做長談，小小的別離也有那麼多的憂歡。於是，吃完晚飯從龍泉街回到振眉閣和黃河小軒，一路上看見五彩繽紛的花燈，鬚髯自己已進入猜燈謎的境界裏，也許傳說是古遠的。那時，便有人提議每人買一盞花燈，點起蠟燭，坐上公車，提燈到他們家去拜訪，然後邀他們出來，一起聚會……

詩社的聚會便是如此，以前的，現在的，將來的都是一樣；我們除了唱歌，玩在一起，煮飯燒菜，最重要的便是談文學了。在海港小別墅的二樓，她們住在A8，我們住在A7，吃飯座談會便在一間房子裏，像一家人。從樓上我們依着欄杆，看着外面的海，不知是黑夜裏的白浪，激起我們的心思，還是我們激越的情懷，要擁有天地間一座島

和大海。而海總是隔着兩岸，把兩個陸地分離，記得大哥在座談會後的深夜裏，當外面下着雨絲，細細沙沙搖動窗外的草木，山雨滿樓，有十一個人在一間房中，訴說參加這次聚會感想；於是大哥說：他要談武俠、談中國的俠骨豪情，題目是：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而浪淘盡了，千古留下來的誰？是那些爲文學執着而在黑夜裏添上一筆的人嗎？我不僅動情，聽了那句深入我心的話，我不僅情傷，忽然心頭湧起古代英雄豪傑，如今一場大夢，三杯兩盞淡酒，點點滴滴，人去樓空，酒醒化成白雲一朵，成了遙遠的風景，只可瞭望一點模糊的美麗。然而愛山愛海的我們，每憶起這些必有從前的憂傷及甜蜜，在馬來西亞的金馬崙高原上和邦咯島金沙灘的小屋裏，詩社聚會，八方風雨會中州，兄弟結義，生生死死相守下去。如是過着許多像詩一般的日子，也有快樂和悲哀。記得那一次在沙灘上點起一盞小蠟燭，靠在一被海潮沖上灘岸的大木頭上，傾聽大哥談創作經驗，社員們圍成了一個圓圈，燭光閃閃，照着每一張專注的臉，這是兩年前的事了。後來午夜便和幾位兄弟躺在斜斜的海灘上，看星星流轉，直到天曉方才回到小屋裏去。柳葉垂下，對岸兩盞小燈的漁船，就在這時，我忽然想到海中，高聲呼喚他們熟悉的名字，回憶起那些日子，却和現在不同了。在祖國還帶些寒意的春天裏，海港總

是愛多下幾場綿綿細雨；走過長橋，夜裏發現許多無法用筆劃的心思，一一浮現眼前，我聽到他們在雨中交談，高聲歌唱，黑暗中看不清楚他們的笑靨，但我聽到他們輕快的脚步，和我一起走過橋頭，到沙灘上的內陸小湖去。偶爾有人提着幾盞小油燈，在海濱走了過去，好像在守着寂寞的夜。浪花在黑暗中湧來湧去，使我想起他們每一個人的表情，在海灘時、在煮菜燒飯時、在座談會時，都生活在一起。正如第三個晚上討論鄭愁予詩選集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意見及觀點，討論至高潮階段，大家都爭着講，使得主席爲難，最後被迫說出『誰再這樣下去就是跟小弟過意不去』的話來，而大家還是不甘示弱，在別人還沒講完自己的論見便預先舉手以取得下一個發言的機會和權利，結果有人舉起手來說『我有話要說只要給我一分鐘的時間』，可是却沒有人理她，還是不停地發表長篇大論。

我從房中踱到欄杆處，黑夜除了那些海浪的拍岸聲，還有他們在房中的笑聲和談吐聲，以及外面微小的雨落聲。一時心中湧現出傍晚時刻大夥兒在沙灘上走出長長的脚步，黃振涼一面走一面打拳，李光敏、王美媛也練起武來，然後我們走到遠遠的灘岸去，大哥在地上撿起一枝長竹桿，四弟撿起一枝短木棍，開始對打起來，像古代的兩個白衣

人，舞劍，在一片原野中飄揚起來。那邊的張秀珍一路走一面看海，好像是忘記自己曾經走在沙灘上。我呢？我便拿起一枝帶些枝葉的竹桿，學着大哥騎着木馬，在沙地上畫着幾圈小圓，結果被他們笑成黑馬王子。這海灘我們曾經遊玩過，回去後必將留下一些東西在那裏。我喜歡追隨着岸邊的潮水，一前一後的衝前去又跑回來。其時天也快黑了，烏雲密佈的天空下，仍見他們那麼留念海灘，晚飯也不想吃了。於是又有許多新歌，唱了再唱，沒唱的又響起。我決定回到別墅裏，把這些寫成一首長詩。我們再來這海港多少次呢？誰也不能知道。好像我看見七弟在沙灘上築起他心中的萬里長城，我說我要建玉門關，他說他要建立山海關，不要讓蠻夷攻打下來，這種想法雖然有點傻，但却有一份自豪和懷念。海闊的天空，偶爾也有三兩海鷗，飛落在南方棲息之處，有了溫暖就好。但是他們呢？他們是否在嚮往一座大海的遼闊！把生命獻給文學，熱愛自己的生活？雖然有時也會不滿現實的地方，最少這是一座自己現在嚮往的海灘；在這春天還有些冷的天氣，怕冷的人都會在自己的家中得到溫暖，度過寒假，而新年已過去了，我們的家在千里外，想念都是那麼遙遠，所以詩社便是我們的家——他們就是這個家的一份子。一班肝胆相照的朋友，適逢在陌生的一次見面後成了瞭解的朋友。海是那麼淵深闊大

，長江的聲浪是那麼長遠，有一天我們變成忙人一個時，只好想念滔滔的浪花，一個一個敲打在心靈上。

四天三夜，海潮退去，海潮高漲了，這便是我們生命中指不可抹煞的深印，當我們走在沙灘上，當我們唱『我要笑』『長江曲』時，我們又想起了『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和『別離歌』，因為明日，將要別離海港，回到現實的生活中，正如一列長長的火車，把我們從福隆載走，揮一揮衣袖，成了窗外的風景，而他們還在火車上抄着大家寫成的詩作，不休息而不覺勞累。『下一個站是什麼地方呢』我生怕這旅途的每一美景別離我而去，因為珍惜的背面往往是短暫的，而我怕的是我已回到了該在月台下車的地方，去面對那些高樓大廈。



無限想念

每天，手上總會提着一個從千里外帶來的皮包，那皮包裝滿了課本和講義；伴着寂寞的步音，從宿舍到班上的六樓去上課。這就是平凡的日子了，每天，總會走上兩三條熟悉的街，有時甚至不止一次。而兩次，三次的來來往往底記憶已經是一種深深的悲哀了。若說冬天會如此冷仍是因為別離。兄弟，享福的日子終不容咱們所擁有，一聲呼喚，在天之涯，在海之角，什麼都無從傾訴了。倘若我一再向你細訴，你會不會以為：我只為一個割離而自傷？

我喜愛那匆忙得如趕路的日子，也許在我的感覺裏，靜，是一件沒有生氣的東西，但我喜歡那靜得美如死水的淒涼。現在的日子，去昔的往事，將來的歲月會如何去影響一個人的生命？每回走在往宿舍的街上，我都在想。咱們有許多說不完的故事，也有許許多多無休無止的歌，正如，以前從未經歷過的心境，現在一旦攀上心胸，正如，

一片落拓的情懷已經不再是語言所能表達了。來到這嚮往已久的國度，所謂憂傷興奮的記憶，陌生的也會變得熟悉起來。兄弟，不知道爲什麼，每一次提起筆寫信回去，心中便會有一層濃濃的霧，等到信寫完了，霧已溶成一滴一滴的水，筆也哭乾了。祝福和懷念就隨着信紙飄去。

每一次想起別離和相聚，就恨不得自己立刻走入相簿裏的那彎山水。那些活生生的憧憬，一幕幕呈現在眼前。想不到臨走前我寫「最後一條街」，如今却是來到最後一條街了。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我想咱們所要表達的體裁早已够矛盾了，而重要的是如何在最矛盾中找出最真切的一面。在咱們遠古的朝代中，離亂，愴悲都是最親切的主題。兄弟，咱們分別後，不但在懷念咱們的朝代，還有咱們的詩社。在歷代讀到的作品裏，尋常的表現是：一個騷人，每每在邊疆外守候和哭訴着他那知心的朋友、親人，如此他日重逢，人生已過大半。每一次深夜燈熄以前，我總會去呆視那圓形的燈泡一陣子，深夜是最令人無法入眠的，一杯濃茶，已叫人明瞭，生命的甘辛酸澀。

有些時候，發現自己一直在遺忘着自己，甚至自己的名字。每一次獨行，就覺江湖太少劍客了，想起劍來心中是一陣陣刺痛，像在冬天裏少穿兩件冷衣，而北風是那麼不

懂人情，只顧一支支的吹射。在這個年代，每一個伴着咱們遠去的步音都是可貴的。什麼是等待，什麼是守候，什麼是祝福，都沒有感受中那種意義來得更有力量的，既然敢來這裏，就該有勇氣去接受守望的悲涼，再加上每一支不快樂的歌，在遠古，在現代，在冥冥中的將來。



故 事

風暴過後，雨後初晴那種和祥、平靜的景象是很美的。經過了重重的打擊，一場場的風波，而你，的確已經掙扎出來了。這其間，你始終無法忘記，那些發生在你身上的故事。故事。故事。你始終擁有如此多、美麗也有，不愉快更多的故事。

你在風暴的旅途中唱著一支很長的歌兒，歌聲裡充滿了美麗、離愁、心願、悲傷及你的嚮往。你不停地哼著這支歌，拉著沙啞的嗓子。旅途中有清新可愛的風景，悠悠的綠水青山使你底心懷爲之暢快。旅途中有好多好長的坎坷路，陣陣的暴風驟雨和廣闊的泥濘地帶，你必須經得起打擊呵已經是雲飛霧散的時候了。你在遠山眺望，看旭陽一直輝煌到落日西山的昏黃。你在冷冷的夜裏寫你底長詩；分享月色的古典，夢裏祈望理想的實現，實現吧！旅人的心願。

所以你獨個兒走在冷冷的夜裡，沒有喧嚷。你正好去追憶往昔的日子，把這些故事

一一記載，記在心裡，記載於遙遠的想望中。你一夜的坐在小小的斗室裡回望往日，或者跑到月光下伴著星星，吟詩也寫詩，犀利的筆尖敏銳的思想就是你的表現。兩年了，就這樣兩年便過去。曾經有多少個故事降臨到你的身上，你在惡劣的環境中掙扎，你不願受任何環境的支配；你絕對不願。人活在世上如果向環境低首便是弱者。你甚至不斷的去改造你底命運，因為你不相信你一生中的命運際遇是這樣的。這些日子裏，你分享他人所無法得到的樂趣和存在的意義，你承受別人所沒有的痛楚。你知道，深深的了解到，海鷗是怎樣在堅毅，怎樣在茫茫的大海中活著，尋找牠的方向與歸宿。牠會對現實和風暴說：「來得更猛烈些吧，暴風雨！」你也知道，雖然乾燥的沙漠是不允許微弱的生命立足的，但是仙人掌，它知道必須孤獨地活得像自己，活得更有意義，所以它必須在沙粒與沙粒之間爭取一滴一滴點點寶貴的水份。它任風沙摧殘，任人一次一次的把它連根拔起，雖然是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但能够活得比仙人掌和海鷗更堅強確是一件好事，它證實你已戰勝一切。在感性生活中的你，當向心靈迫壓的打擊越來越深、越多，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樂便在你底意識裡響起；就在那個時候，你想起海鷗及仙人掌。

第一個故事是難忘的。它是兩年前，以及兩年後的今天之間的事件。你無法形容，

你無法告訴自己，在其間發展中你是在扮演什麼角色。你只知道這個故事裏的每一個情節的發生與進展，對你這一生是多麼的重要。在這一段不長的日子裏，你開始發現，你真正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活得像自己，活得更有意義。因為當你已步入文學創作的途徑中，當你向藝術那深奧的境界探索也同時被藝術感染時，你底心靈不再感到空虛了。因為有詩，便有了情感的吐露；你始終這樣感覺到，雖然詩並不是一切，但她却是一種能代表你說話的藝術。而能够活在詩裏，就算是活得更痛苦些，也是情願。

其一你是受到好友瑞安的影響。他不斷地鼓勵你寫作，且容忍你的無知，雖然中學初二那年你就認識了他，也曾經在他主編的「綠洲」期刊寫過稿；可是當時的興趣並不濃，只是寫寫而已，一點都不認真，不是真正的熱誠。看到同學們狂熱地寫起來，你也提起幼稚的手，寫起天真的小品來了；那時你只知道旭陽好美，絢爛的午陽很毒，月亮好圓。你不知道怎樣才是活得有意義，怎樣才是沒有，你無憂無愁，你天真不懂事。

而真正進入創作的旅途是獲取初級文憑考試後，當你被迫轉到小山城的一間英校就讀時的事了。你發現這一所中學的圖書館裏一本華文書籍也沒有，甚至是一份報紙；這是自己的文北悲哀。難道你真的眼巴巴地看自己的文化生命在此地消失嗎？不會的。不

會的。於是你看到瑞安不顧一切地在堅持他底信念，他要給外在的壓迫以更大的打擊，他繼續出版他的「綠洲」，你看着「綠洲」第七、第八期仍然能够在種種的挫折和嘲笑中出版。你開始更進一步的了解他：一個十三歲就決定把生命獻給藝術的耕耘者，就在異地的層層陰霾裏，仍然不屈不撓的去做出別人認為是「傻」和「不現實」的事情。他以他所有的力量去影響他的朋友，把他底光芒照亮那些還沒有得到光芒的人們。你的開始便是這個時候，有一天，是那麼巧的一天，當你看完了「綠洲」第八期，有感而發便寫下一首詩；就當你把這首詩拿給瑞安看的時候，他突然目光灼灼的看着你，告訴你：「你已經寫了一首好詩，或者現在自己還不知道，你很有才華，以後希望你能多寫。」瑞安對你的希冀使你進入一個新的開端。

這便是開始，幼稚的開始，無知的開始，很有意義的開始呵創作旅途的開始。

直到有一天休止符余雲天吳超然等也寫起稿來，都對文學崛起狂熱之心，你發現瑞安不再一個人獨自寂寞了，他時常和你們談論文學，且深入地共同探討現代詩。雖然是異地，雖然頭上籠罩着陰霾，但是你們却嚮往自己幾千年文化的榮光。當你接辦「綠洲」，決定執編第十期時，瑞安是興奮的，因為他對你底希冀和願望你已經做到了。況且

，你是第一個接辦「綠洲」的人呢！以後的日子你開始不滿意自己，你不能如此渾渾噩噩地活下去，你的醒覺反引來了朋友與家人的訕笑，甚至是最親近的人。不過，詩已融入你底血液裏，你能够在挫折和圍擊中不斷的尋找樂趣。你既然決定與詩爲友，就必須經歷那長長的離群。你那繆思的旅途，便是生命中最重要開端，你樂以把自己當作最孤獨的旅人，日夜與詩爲伴，日日夜夜尋覓你的方向與歸宿。

活在寫詩的日子裏，你一直感到充實和美好；當然，你有你底苦楚，你狂放，那些留連在那狂熱的、詩意的時刻呵多麼令人回味，雖然痛苦些，但你並沒有後悔，因爲你活在感性裏，所以才有純情，有了純情的表露，你才能真正分享快樂和痛苦，你才能去愛世界上得不到愛的人，而就算是活得更苦一些，也是值得的。

其二，風波無盡，日漸的臨身，惡劣的家庭環境的壓力逐漸加重。你知道你必須堅強，像海鷗及仙人掌。你對自己說：打擊不只一次到來便停止，交戰不止一次便完結，你必須全力以赴去應付這些長期的冷戰。

高二那年是最不好過的一年，家庭的負擔必須由你來幫忙支撐，哥哥反對你再繼續唸下去，可是你還是堅持自己的立場，全力去爭取；而且你不需要家人來供養你，你可

以放學回家到田園裏去幫忙做工，直到天黑不見太陽才歸去，這是一段掙扎的日子，一串寫詩意與最濃的日子。能够在困重裏清醒和不屈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家人反對你寫作，以前最親近的朋友一個一個的不了解你，疏遠你，只是你從來就沒有後悔過；你寧願與詩爲友，也不願過着無意義的日子，你寧願像海鷗，在茫茫的、危劣的人海中追求你底理想。你有你的理想，你不該讓風暴毀滅了去向。

有一天，當你發現你的朋友離你越來越遠，甚至有一天，當你環顧周遭，却發現無一人伴着你的時候，寂寞，便是你的名字。

於是你就帶着工作後疲乏的脚步，徘徊在田園的小徑上，任冷風把髮吹得飄揚，你唯一能够傾訴的只有向風、向雲、月亮及星星。至於瑞安及那班了解你的朋友都不能和你在一起；他們都在山城。你只好在山村的夜晚向風中走去，你要在風中找到真理、以及答案。你仍舊在唱着那支很長的歌兒，直到忘記痛苦，忘記一些不快的往昔。於是你告訴自己要回去寫詩，把苦楚啊苦楚寫了進去。

那年已過去，寫詩吟詩的日子是最快樂和最不快樂的那種。當你明日聞到清新的氣息，當太陽將所有的陰霾和多餘的影子都殺死，你樂於看到：另一個世界在你的眼前升

起。

你老早就有着這樣的打算，既然人家不能供你讀書，你就出來外面半工半讀吧；你明知家人是一定反對的，你還是拚命的掙扎出來。你要走向一片美麗的園地，讓你的嚮往在那裏開花結果，你告訴你的朋友，你將在不久之後到山城來住了。終於從家的門檻闖了出來，在摯友超然家裏暫時住下，那麼巧的又是臨考劍橋的時候，你眼看自己放下筆來，痛苦地放下奔騰着的思想。放學了，下午和晚上的時間又得花費在教學生的補習上，可是你還是這樣忙是值得的。

忙中取樂，時間的確太短促了。你緊緊地抓住時間，希望一天之中有四十八個小時之長，等着你去做的事實在太多了，你決定不再回家去，要在外面找到一份工作，你知道回去只有把你的一生埋沒罷了。而這便是考試後的事，可是啊可是，考試後你便告失業。但你並沒有爲了這些事而難過，打擊，打擊迎面而來背面而來左右都來的打擊，家人叫你回來回來你一定要回來考試一定要回來——你反而沒有這樣做，你在頻頻地告訴自己：現實，你是絕對打不倒我的。你寧願在小山城上派早報，也不願回去，何況你做了工還可以拿錢回家幫補一些呢！派早報只是暫時的工作，以後你將找到一份更好的

。在這種處境裏，你和家人的親情已經像一條拉滿而欲斷的弦絲，已進入無法挽救的地步了。你在無望中還渴望與家人不至鬧得如此不快的，但家人不了解你是一定的，你再解釋也是無濟於事。你每一次回家都受到冷漠和輕視的眼光，你看到哥哥那副可怕和不原諒的臉。情緒紊亂的你，無法控制你的感情，你想得很多想得很遠，你這次是否戰勝？海鷗，你的路途太崎嶇了，你是否戰勝呢？這一場難以應付的苦戰。

逆流的日子層疊的到來，不愉快的事屢次發生。你不能再在超然的家裏住下去，因為房租方面出了問題。可是你再也不能失業再也不能沒有安定的住處。你的朋友瑞安他們知道了這件事，到處替你找，只要一個能容身和適當的地方便已够了，而慶幸的那時小廖子就替你找到了。你感謝你的朋友，在你最艱困的時候給予最大的安慰與幫助。

那是一間古屋，用來收藏古舊的機器零件的。主人是一個很喜歡幫助別人的人，有時，古屋裏一個人也沒有，但偶爾主人也會回來巡視。新環境，新的生活也開始，可是當時的你却無法寫詩，情緒是一片紊亂，你折磨自己，強迫着自己。剛搬去古屋的一些日子裏，你無法控制感情和思緒。深夜一片寂靜的時候，你在黝黑的、被蜘蛛網爬滿的古屋裏想着往後的日子，將來自己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當人們已沉睡的時候，你便獨

自踱到古屋門前的空曠沙地上來回的走着，你垂首；總愛緊皺着眉頭，你仰望長空，星星是那麽遙遠，月亮是那麽淒切，你看到滿天的星星點點，正各自發出一點渺小的光芒，但這已足夠了，一個人只要能發出像一顆星子的光亮來照耀其他人，已不算在世上白活了。夜色已茫茫，正如你感到無限的茫茫。爲什麼沒有詩了！不能寫詩的日子比全然失落的感覺還要可怕。你走着，你只穿薄薄的一件襯衫，顫抖的手想抓住些什麼，一些已經遺失在後頭的東西。

打擊可以，痛苦可以，黑暗也可以，就是沒有詩的日子絕對不可以。

哥哥不斷叫你回家耕種，他甚至來過山城找過你。回去回去快回去。不回去我絕對不回去。你是不能回去的，你要和詩人們在一起，你要在黑暗中尋找光源，照亮自己，燃亮其他的人。

每一次回去看家人的時候，你都得到同樣的打擊和不被了解的冷漠，每一次你都聽到回來回來喊着你回來的聲音在四週響起。回來回來你一定要回來，家裏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回來做。你能說些什麼呢？

深夜你步出家的門檻，步伐有點踉蹌，你踢着小路上的碎石子，你的髮絲散亂，你

自言自語地走着，你狂笑，你的記憶在風中飄揚，你蒼白的臉在抽搐，你感到那條被緊緊拉住的絃絲欲斷，你心裏陣陣悲痛，你拉着嗓子，唱着那支很長很長的歌兒，不愉快的歌……兒……

於是有一種絕望的念頭自腦中一閃而過，你突然一陣昏迷，好像一柄小刀已刺入你底小腹裏……驚醒時，哦！那只是一場夢魘而已。三島由紀夫認為自殺是一種美，一種美學的完成；而你，的確還沒有到決定美的時候，笑吧！少年，你應該活得更快樂些，等着你去做的事還多着呢？當你獻出你底輝煌與理想來。

把醜惡的記憶拋在後頭，就走向美好的，少年。

昨晚你午夜夢迴，在你眼前出現許多片斷的故事，若隱若現的，你看到一些美麗的影子，還有一片陰霾，那些難忘的記憶。你仍然看見自己在唱着那支很長的歌兒，美或不美都難以忘懷。你拉着沙啞的嗓子，痛苦、離愁、心願、悲傷及你的嚮往。你不停的在唱着，直到完全瘖啞時，就淡忘吧！或者那愉快的，那詩般的日子將快到來了，你就讓這些故事，像氣體，流落在風聲中，飄散在風的後頭。

搬家

自從詩社日漸在擴大的當兒，我們也一共搬遷了三次家。搬家真勞累，有時却有趣。勞累是這許多家產，要從樓上搬到樓下，熬是費精力。有趣是搬一次家，有另外一種期待的心情；詩社的兄弟姊妹，我們搬家時他們來幫忙，湊熱鬧，忙中取樂，這樣子，我們更歡天喜地搬到新屋去。搬家的原因不外乎房子太窄小，容納不了需要的人數住進去；還有一層，不是環境欠佳，就是房租太貴。如果遇上房子太窄小，房租昂貴，交房租房東先生態度那麼惡劣，還得看他的臉色，這個家啊，我看是非搬不可了。

我們這次從羅斯福五段一幢公寓喬遷到木柵指南路二段來，當然最大的因素是房子太小了，以前六個人住在三房一廳的舊山莊四樓上，勉強還有容身之地，但一旦超過十個人來訪山莊，整座大廳都擠得滿滿，況且那兒的空氣很難流通。黃河小軒的三位王老五——清嘯、雁平和找，擠在密不通風的斗室內，開始還好，後來再加上個林雲閣，簡直

是水洩不通。我們冬天上鋪上席子及薄棉被，夏子睡地板，沒有一張溫暖的床，也是平安無事渡過兩年的歲月。記憶裡這兩年的時光，日子都是天空的雲彩，變化也很大。那兒曾經有快樂的笑聲，留給現在記起，常常有訪客來，澈夜長談，燈下如朝聖的營地，無限江山美景。練武台上拳風腳踢呼喝聲，武後夕陽落在平台前，我們的心思也流動到那一刻的情景裡。那時候，也有一段輝煌前沉積的日子，叫時間去考驗一個人的操守和毅力，有許多人曾轟轟烈烈，但沉落時像雷鳴，我們隊伍中從此不再見到他們的音容。

現在我們搬到木柵指南山下，政大就在我們新居的附近。這裡也是常被人命名為「山城、雨城、大學城」的。想當日我們決定搬家時，曾找遍台北市，物色好地點，最後却看中現在新山莊的好風光。搬家，就是個大包袱，要我們肩挑着，把一箱箱沉重的書，和行裝衣飾及一顆心，經過一番顛簸，落足到新的家園裡。等一箱箱的行李和書搬到木柵，書頁也破損了，人也僕僕風塵後有了安定。

初來此地，陌生的臉孔和陌生的小巷，很快的習慣成爲熟悉的長路夜語。現在新山莊的布置都很整齊，四個水江帶一番苦心設計，把廳堂布置得大氣大概，不管振眉詩牆，雌雄榜，版圖擴大了，設計新穎，看後如到過雨後的庭院，一覽天色，耳目一新。有

許多人走過山莊，看到「試劍山莊」和「神州信箱」的字樣，都投注新奇的眼光，有的還邊走邊議論，這些個新奇的名字。不知道他們是否讀過有關詩社的書，若是有，他們一定會即刻知道，這就神州詩社的地址，我們磨刀日夜相許的地方。

現在搬到指南山下來，不管山城、雨城、大學城，却也遭受許多外在的侵擾。以前在舊山莊，每星期天下午龍組習武，有三個寬廣的天台任由我們使用，也少有外人來干擾。現在新山莊在一樓，上天台練武百般不便利，在廳中榻榻米又嫌場地不够大，只好到後面走廊的空地去練習。練武要吐氣喊聲，才能運用拳脚的力道，當然是有點吵，但在大白天下午，每星期難得一次兩個鐘頭和社員們切磋武藝，却常常有人來打擾，甚至打電話給派出所，迫使練武中斷，我們心中總有些抱怨，有些事情本來跟詩社無關，也賴在大家頭上來。我們自從搬來木柵，每天幾乎都有訪客，或文學，或科學，或經濟，也尋求的路向不一樣，但理想相同。白天大家廳堂相聚，晚上怕吵到別人，便到地下室的「見天洞」去，且儘管控制自己的聲量。又有些朋友來訪，相談投機，一時情緒高昂，我們慷慨的要唱社歌給他們聽，可是別人却連這一點聲量也無法忍受。記得我們五月十七日回馬的前一刻，在社裡唱社歌、滿江紅、別離歌、道別，歌聲激盪此起彼落，竟有

人荒謬到去警察局告我們唱流行曲開舞會，致使我們啼笑皆非。

搬到新山莊，不久即出版「坦蕩神州」，天天有人來訪，是最大的樂事，但也召來許多不必要的侵擾，但願這些人來日方長，能够了解詩社所作所爲。我們有溫暖的兄弟姊妹的感情，那麼可泣可歌，不求人了解，但求人能接受，我們心底有無數潮浪澎湃，開成一朵結實的花。

美麗有山水

(一)

以前常常聽人說起新竹是風城，到過那兒也有數次之多，却在此次遇上多風的節日。風吹來的時候樹葉先婆婆，然後電線和玻璃窗，絲絲的，乒乒乓乓的響，似有多年未吹的號角，在一個盛會來臨時，呼呼的響遍整個城市，從山上傳遞到平地來。我們中國有戈壁，美麗的草原像畫，是冰天雪地空無的地方，更有鮮麗的山水，如水菓般的青翠。而我們成長在不同的地方，這不同的環境成長的人都表現出特殊的民風，用他們平實的腔調，唱各地特殊的民歌。

這個大國的風情，我多願在那小小的風城看到。

以前在馬來西亞住了廿年，從沒想到有一天會在另外一個小島想念舊居，那我出生的土地。如今腳踏在一座多風的城池裡，土地的溫熱我都能觸摸她的心藏，她給我的感

情的欣喜。今天又一次聚居在新竹，新竹之後便轉到石門水庫去。極目所見是兩個迥然不同的地方，從新竹的風到石門的水，人生總離不開風水的道路。我的心起伏有如石門的水潮，乘過船嬉過水，下午一群人坐在小船頭，船行緩緩，在湖中排浪穿行一小時。湖中有魚同行，有往返的小舟，渡江而去。人煙在山中升起了訊息，泥岸戴笠的垂釣者在等魚上鉤，消磨一個下午的光陰。船一遠航，看過千山萬水的眼睛，都是蔥綠一片；於是小戈壁，小小的青草原撼動的出現。夏天是嬉水節，來到石門看山水，乘船去破浪，你最好是一尾魚，任意游來盪去，閒閒散散，世界美麗，因為有山水。

(二)

現在我的血脈又是那條夜路上的人影，一群人快活得踏步放歌，趕着一群小羊兒，往山路深入時是出發的號角，走下山坡時是回程的慢步。中原節前的月色，顯眼得清清楚楚，但路旁有山壁，有大樹叢生，一條路除了淡漠的一點亮光，其他各處皆是濃濃黑黑的樹影，深深烙印在柏油路中。

我們聽到水聲在右邊的山崖下奔流，左邊的山壁有如搖搖欲墜的巨影；走着走着，後面的人漸漸消失了，等到中間的人發現時，前面的人驀然隱沒了。

這樣一個忽然出現的夜行軍，我們把它喚做男孩與女孩的戰爭，忽然有鬼叫，有一個男孩被女孩俘虜了，前面的人不動聲息，後面的山崖中早有人埋伏起來，夜貓般等待敵方的陷入楚河與漢界。

事後男孩與女孩，在通明的雲霄別館會合後，心中還有未完的興頭，嬉笑怒罵了一夜，把聚會的感覺，翻成一本活頁文集，裡面有自己多彩多姿的歷練，那怕是記憶，都可以天天照鏡子。

在最乾旱的嬉水節，不嬉水，只行舟，到石門水庫相聚首，你最好是一尾魚，不怕這裡會喧吵熙攘，世界美麗，黑夜就算行軍，也有行軍的趣味，記在自己的心頭。世界這樣美麗，因為有山水，更重要的還是一群，像我一句詩：

漏夜趕上了古道。

期 待

「回首暮雲遠」是溫瑞安的第一本評論集。書中包括對詩、散文、小說以及武俠專論。在溫瑞安從事文學創作的生涯裡，他對評論文字亦有着同樣的興趣與熱切，時時刻刻不忘伸出一隻批評的手，寫下了一些有見地的論著。雖然這本集子中有數篇是論及馬華作家們作品的成敗，在臺灣較難看到原作者的作品，不過却仍不失為一個可貴的參考資料。臺灣評論者對海外作家的作品，本就失於忽略，然而海外華僑作家却作努力不懈的奮鬥。

這本集子的大部份文章，都是作者在馬來西亞時完成的。回國後這一兩年內，因為忙於影響神州社內的新秀以及處理社務，加上自己賣文以維持生活，幾乎已絕少時間從事理論的工作，這是件很惋惜的事。像「對話錄」、「散文意象論：雄偉與秀美」、「談散文的節奏」等文，都是我最喜歡的。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已經不再像徐志摩、朱

自清等輩所塑造的模型，它已跨越了一大步，而溫瑞安曾有志於此，要完成一系列的論文，來整理出一個新的系統，同時也企圖爲中國散文尋找出另一條路向。至於他的詩論，像「論詩的移情作用」，在大馬完成時，讀了令我獲益匪淺，那時候我們才上高中，剛開始摸索寫詩，他就能寫出這樣的論評，也是我所心儀的。等他寫「評黃昏星的『信號』」，我才了解詩的結構，他在文中指出我詩作的得失，使我在今後創作上有一個很好的借鏡。近來他沒時間寫詩論，只在他最近編的「振眉詩牆」出版時寫一些短評來促使社員們的進步，却沒寫成文章。他每次和我們滔滔不絕的談現代詩，常常引發許多創見，不寫出來實在可惜。

是以，借這次出版集子的機會，盼他能重新提起銳利的筆，再從事批評的工作。

跨出這一步——代跋

黃昏星

拿起稿紙，收拾一下心情，我總覺得寫散文是件不容易的事，比起構思創作詩稿，甚至是寫論說文，都還要難。寫散文既不能感情氾濫，亦不能過份理性，寫文章一板一眼，讀者較難進入你的思維領域。溫大哥編選神州文集時把詩當做花，把散文當做草，把小說當做樹，這是因為它們語言的表達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美感。草之爲草，乃因它纖細，風吹易搖，青翠而充滿了生命的活躍。所以散文創作，所呈露出來的形態，應該是一株小草，或是大草原；短小的散文應該是一株小草的青春活力，長篇的散文應該是一望無垠的大草原，綠得發皇，成一片風浪，捲起千堆雪。

可是我自己在散文的創作上，既寫不出一株小草的青春亮麗，亦寫不出一篇能成浪捲起千堆雪的長篇散文。我在散文的領域裏，始終是一個徘徊者，不能翻山越嶺的把心中的訊息傳到另一個山頭去。我常常沈埋在自己心思中，若不寫自己，這散文就會失去

生命似的。這也是我一直苦苦在超越而跨不出去的一步。然而自己在散文的創作過程中，花費的心思和努力畢竟不大，甚且有中途放棄不寫，最大的原因還是受到詩的語言所影響。寫散文使我有一個很大的感慨，真有如「學文不成改學劍，劍也練不好」，但就算有這樣的感觸，我也要把這個難題克服，像我桌前兩行字：

「能行難亦易

不行易亦難」

回想起在初中那段寫「故事」的日子當中，現在事隔多年，在回到自由祖國的第四個年頭裏，秋天總是一片盛世之外，還有一層薄薄的陰霾，籠罩在大地下，使人覺得憂懷是必要的。每逢十月，秋天的雨如棉花般的下落，從一個公車站到另一個公車站，常常，我和社裏的兄弟每次夜裏歸來，在指南山下，無數燈火如雨，迎面的飛進視線中，清新而惘然的，是我眼前的一片遠景。回到試劍山莊「黃河小軒」中，再提起筆，多少年的辛酸都飄搖如霜雪，如錯覺裏的冬天最溫暖時和故人相遇。那時一燈在桌前，却把我未知的前程，擱置在明亮中，一想到我的前程，却有無數的彷徨與跨躍，自己只能像輪子一般的向前旋轉，連留下來觀看的時間都沒有。現在我們有了詩社，有了許多兄弟

般感情的朋友，在詩社一起共事，一起完成神州社的千秋大業，我們不是個爭一日短長的社團，而是爭百年光輝的詩社，有詩文可以燈亮般照耀我們的史冊。至於我如何會寫起散文，正如我爲何和大哥、清嘯、雁平及娥真千里相隨，在海外，是維護中華文化命脈的一分子，回到祖國如何創辦神州詩社的事業一樣自然的道理。我始終覺得我的散文和詩社整個家有關連，是切不斷的一條線，而大部份作品皆爲聚會時作的感懷。我覺得寫詩寫到最深時是不知道自己在寫自己的感受，而是推及整個民族的憂歡之中；然而寫散文，寫到最深處，却是「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註），不管這兩邊的懷念是寫男女之間別後眷戀之深情，或是寫一個離開家鄉想念家人之情，抑或是寫離開國家之後的思國之情，總是感覺到，天下再大，也比不上兩邊的懷念大，尤其在每年十月的來臨，當我第一年初踏上台北的土地，一下子把我隔絕在一大片橡膠林與高樓大廈之間，使我鞭長莫及的要去穿針引線，最後去做夢，夢見自己天涯浪跡的找到兩邊的船頭，以賽龍舟的速度要傳達兩邊的訊息，以及我對故鄉家人的問候。

但在兩邊的懷念中，我始終跨不出一步很大的腳程，所以我終究寫不好散文，也寫不好自己心思的糾結，十月來了，像仙女的扇子，喚來了風和雨，一夜不斷在指南山下

傾訴，如凌晨指南宮敲下來的鐘，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傳下去，到了我的耳邊，我還是聽來震驚不眠，歲月有情的在我們身邊左穿右插，閒閒散散，但我的散文呢？我還是不麼不滿意自己寫散文的態度，我的散文連一株小草還不如，甚至連露珠都不是一點一滴哩。

如果我連小草也不像的話，那我願自己是房裏一盞小燈，照亮房子，照亮十月多風、冷涼的夜，那時有日月星辰與我共同爭輝，共同抱着憂患的歲月，留住溫情的人間，不留一點憾恨。

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廿八日

(註) 「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為溫瑞安山河錄第五部份「峨嵋」一詩中第一句，筆者對此句詩感懷尤深，故引錄之。

又：六十七年元月一日社慶，我和清嘯自費合集出版「兩岸燈火」，現在六十八年詩社社慶又快踏步來臨，但願這本散文合集「歲月是憂歡的臉」能在社慶時出版，一方面紀念社慶光輝的日子，一方面我們把此書獻給詩社，以紀詩社給我們的茁壯，以及我和大哥、峨真、清嘯、雁平及其他弟妹、社員在社裏日月相隨、貢獻和奮鬥的決心，這意義却遠比任何事情都來得莊嚴而偉大。

十年生死——後記

周清嘯

今年五月回馬期間，溫先生應我們的要求，在他的神壇上替大哥、老二、雁平和我看手相。溫先生是大哥的父親，也是我們中學的老師。在美羅幾十里，算命問卦數他最有名，當然是很靈驗的。每天都有人來請他問疑難祈平安，更有人從百數十里外專程而來。那天下午，陽光斜斜透過百葉窗照進來，牆邊的電扇嘶嘶响轉搨出涼風，案上香煙裊裊，溫先生坐在神壇前，測看我們的掌紋，告訴我們未來的命運。

溫先生侃侃說中我的過去，說我的未來是一生握筆的，寫作將是我的事業。簡單的幾句話點中了我的志向，讓我更堅定地握筆，把一生都化成白紙黑字，千萬隻眼中的心血。那天下午，陽光照得一室清明，我的心一片光明，因為知道了以後的路，該怎麼去肯定，知道了耕耘下去，收穫在盈笑地等待着。

在十五歲以前，未曾想過要一生寫作的。那時只想長大後像父親一樣在村裏當村長

，爲村民服務。三哥在那幾年，常有作品在報章發表，雖然只是「學生園地」的作文，倒是讓校長和老師在班上大大誇獎着，使我心動，便也寫了幾篇投去，然後等待着名字變成鉛字印下小小的光榮，然後校長和老師拿着報紙，在課堂上十幾位同學羨慕的神情中，我笑着接受他們的獎勵……。那段期間，常在自想的夢幻中活着等那刻到來的快樂，也天天讀三哥買來的「南洋兒童」、「世界兒童」、「少年樂園」等小人書，一面編織着小小的、虛幻的童夢。然而報紙一直未印上我的名字，近視倒是侵入双眼了。而我看着三哥一篇接一篇發表，倒不懂得灰心，仍一篇篇地投，仍不時活在那不知會不會降臨的光榮一刻裏……。這個夢一直是夢，在父親猝然逝世時破碎了大半，三哥自此不再投稿了。我也再提不起心緻幻想作品發表的美夢。那一年，整個家籠罩在愁雲鬱霧中，母親是陰霾中的一方陽光，奮力照明這個家。在小小年紀中，我已懂得要好好讀書來給母親一些安慰，讓她的含辛茹苦有點代價。可是當我以最高成績獲得全校六班的第一名時，母親已在三個月前跟隨父親去了！三哥在那時爲了爭取讀書遠赴星加坡投靠姨母，而我和四哥，在大哥及村民的安排下寄養在美羅伯父家。上午上課，下午和四哥去橡膠林工作，晚上在伯父的督促下作功課。

初中三那年，爲了賺取幾角錢的零用，我把幾篇作文投給「華中月刊」，名字終於上了壁報，而童年的夢想，名字印成黑鉛字尚未實現。年尾時，從一位朋友處才知道隔壁班的大哥已編了五期「綠洲」手抄本。我在六年級已認識了大哥，只知道他是好學生，應該和他交往，初中那三年，兩人不同班，遇見時打個招呼便擦肩過去。至今才知道大哥在鼓吹同學多讀中文多寫作和編「綠洲」的事。那位朋友向我邀稿，說大哥讀過我的文章，相當激賞。我便寫了一篇作文「一枝鋼筆」投給「綠洲」。記得是學期末的前幾天，大哥忽然到班上來，宣佈「綠洲」第六期已出版，我的「一枝鋼筆」獲得徵文第五名，當場在同學掌聲中，我接過大哥手上的獎品，那一刻的心情，真像春天來了，凍結了漫長冬季的小河又潺潺流水起來，兩岸的青草地欣欣開滿各色小花，微風拂曳，群蝶紛飛……。我童年的夢，在同學劈啪的掌聲中實現了一點點。

而我握筆的一生是不是在那時肯定了呢？如果不是遇到大哥，如果不是在高一那年起開始跟隨他，很可能我手上握的是粉筆。當教師一直是伯父爲我安排的路，如果沒遇上大哥，我會，也只有聽話地走上伯父指定的路。

高一是我一生轉捩點。開學了，馬上面臨LCE（馬來西亞初級文憑考試，類似台

灣的高中聯考，考上甲等才能繼續升學）的壓力。四哥在年前考獲乙等，必須到十英里外的打巴埠一間中學唸，但伯母以考不到甲等成績爲理由不讓四哥繼續唸書，四哥只好到橡膠林去工作。我知道若考不到好成績，我的讀書生涯只有轉到膠園割膠，像四哥一樣以力氣勞碌一生了。校長在開學第一天特地到班上演講，要同學儘量減少課外活動，以全部精神和時間準備聯考，爭取最佳成績爲校爭光。老師也拼命增加作業，叫同學多讀巫文、英文，灌輸「巫文英文至上」的思想。

高一那年是我一生的轉捩點。大哥從B班升上A班，座位就在我隔壁。他一到班上來便當選爲班長，也是班上三位巡察員其中一位。我從許民強（大哥其中一個結義兄弟）那兒聽到剛擊道，大哥和他的結義兄弟在B班的風雲盛事；從大哥借我看的一本本「綠洲」裏的許多文章，才知道當A班的同學都在營營砳砳地爲唸好巫文英文而不知日昏夜暗，B班却在大哥領導下舉辦了中文寫作比賽、中文歌唱比賽和繪畫比賽。每有空節時大哥就在課堂裏講故事，從史記講到「血河車」「天涯三絕手」「鐵胆大俠魂」等武俠小說，弘揚俠義精神。從大哥口中我得知更多B班同學的所作所爲。每次大哥談起他們，我都聽得心血賁騰，恨不得是他們的一份子。當時大哥是「華中月刊」中文版的主

編，他邀我參加編輯工作，鼓勵我多投稿。高一的功課壓力很大，我放學後仍然需要去橡園工作，晚上仍在伯父督促下作功課。在課堂，我却漸漸感覺到自己不能只着重學業，只求把巫文、英文、科學、數學讀好，因為和大哥在一起時，會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做其他的事，爲中文。記得有一次，英文老師對班上說：「中文沒用，唸中文沒有飯吃！」我當時氣惱，却不敢反駁老師，而大哥猝然站起來爲中文辯護，那教英文的華人老師臉色變成豬肝，氣沖沖地走出教室，我們的氣惱頓時化成一陣歡呼，他替大家出口氣了！歡聲尚未停歇，校工已來到把大哥叫去校長室。好久，好久，他才回到教室來，我們問他校長如何待他，大哥笑笑道：「沒關係，爲了中文，值得，也應該的。」我當時忽然莫名地激動起來，他可能被校長指着拍桌大罵，或被鞭打，甚至被記過，英文老師也很可能生氣了，扣他的英文分數，大哥却淡然地說：沒關係。他爲了中文可以這麼做，那我呢？和大哥在一起，我不是也有責任爲中文盡點力嗎？

於是我參加「華中月刊」的編輯工作，寫稿交給大哥改。高一的功課壓力實在很重，聯考一天天迫近了，如果我考不取好成績，就沒有機會升學了。但是大哥還不是面臨同樣的遭遇？但有事時他却獨自做或率先去做。和大哥在一起，高一那年的確是我一生

最重大的轉捩點。那一年中，在大哥領導下，我們曾和高三同學爲中文辯了整個早上，爲「華中月刊」的繼續出版找校長理論，在學校的大黑板上寫下「愛我中華」四個大字連續數十天直至不再被擦掉爲止，在大哥領導下，我們和只讀英文巫文，華文課不上而又口出狂言的幾位同學開戰，他們寫巫文信英文信給我們，回信寫的是大疊的中文信件。在大哥的領導下，學校不讓我們參加休業式典禮，全班堅持要參加，肅立在校園中唱校歌。在大哥的領導下，學校不讓我們舉行畢業旅行，我們闖進校長室連續一個星期，最後校長總算答應了，大哥却又被校長召去斥訓一頓。而在大哥的領導下，我們在旅行回程中和一小班只唱英文歌巫文歌的同學，而且老師都支持他們的情況下鬪唱。在大哥的領導下，以一支支的華語歌曲反擊回去，直到他們瘖啞了聲帶，唱不出歌認輸爲止。在大哥領導下，我們還全體肅立唱出「中華中學校歌」，車聲隆隆，窗外夜色深邃，歌聲揚越在車廂裏迴盪，想起四年一起上下課的同學，在車子停下時便分開了，結束四年的同窗生涯，別離在即，今後何處再相逢？而母校的一千多個晨昏，已不復再有了，幾乎是每個同學，在鬪唱勝利後唱起校歌時，都是熱淚盈眶的。高一那年，大哥是不竭的風雲，豪雨般讓我的生命從靜止中漲潮而後激翻成波濤，每次掀浪都是一次的快意，

我遂不願再只是一泓靜水了。高一那年，我們像鞭炮轟烈，平地擊起的雷聲，而過後呢？那年我尚未決定寫作爲終生的路向，童年的夢想也還飄渺得令人不願再想起……。

第二年，大哥、老二和我一起考獲LCE後，母校因考取的人數不足，我們被迫轉學到另一間英校唸高二，和馬來人印度人孟加里人一起上課。高一共同風雲際會過的同學都已東零西散，像暴雨後落英滿地，一陣風過便不能再相守，我們三人是枝頭上僅留的花，因此更相知起來。我們把寥落的心情收起，改爲積極去影响新同學學習中文。大哥開始把「綠洲」交給老二和我編。當我接過主編「綠洲」的任務時，知道大哥又要帶領我向前跨進了。我的寫作生涯是那時才真正開始的。那時大哥用激將的方式讓老二和我競爭寫詩和讀文學書籍，他常向我們談起文學，把他的作品交給我們讀，使我們對文學產生濃烈的興趣，奠定我們寫作的基礎。高二高三那兩年，在大哥諄諄善導下寫得很勤。若高二沒能和大哥一起，沒有他的栽培，我很可能是不會握筆去寫的。寫作是漫長而寂寞的路呵，若沒有大哥的引導和鼓勵及激賞，在家庭的壓力下，我很可能已走上伯父爲我安排好的教書路上去了，讓生命的點滴空空流逝而沒有片言隻字的留痕。

也是在同一年，一天放學後，老二和我留在學校餐廳編「綠洲」，大哥有事先回家

，道過再見，他騎上那輛矮腳踏車依呀依呀出了校門，我們則開始整理稿件。那天下午，藍天無雲，陽光暴烈，終年如夏的氣候像燃燒的火爐，我和老二揮着汗在整理稿件，忽然不遠處有人叫我，抬頭一看，大哥踩着腳踏車飛快地衝過來，他從書包拿出一份報紙遞給我，喘着氣說：「恭喜你，你的散文在學生周報發表了！」我忙打開報紙看，可不是，我的名字變成黑色鉛字正正地印在上面，老二一聲怪叫，笑得露出一口白牙齒，彷彿發表作品的是他不是我，大哥也笑着，三人興高采烈地又叫又跳。童年的夢想啊，我終於實現了，若不是大哥，我的童夢註定要破滅的了。

是在同一年，中秋夜，應大哥提議舉行了月光會，把高一時的死黨雁平、遍舟、超然、雲天、啓元都邀來。當晚月明風朗，水彩小燈籠掛上燭火瑩瑩，高高低低在四周的樹上籬笆邊守着八人的身影。在酒酣耳熱的會上，對着中秋圓月，我第一次和他們結義，大哥真的變成我的大哥了。感情肯定下來便是終生的相隨。我從是大哥的摯友變成他的兄弟，註定要隨他行千里，並肩在更多的戰役中了。

結義後的歲月，我隨大哥越州過府，各地去聯絡有志的青年學生共同爲中文努力。有時是半夜一聲出發，我們便是出岫的雲飄行而去。有時是爲了傳遞一個消息而跑步數

千英里。大哥真是不竭的風雲，和他在一起，我自然也揚越起來。而大哥除了帶我做事，也一直督促我的寫作。他希望我像一粒種籽理下去，經過幾場春雨的灌溉後，便可以花開滿地，天長地久的開下去。在無數個夜晚，我們或相聚在大哥的「振眉閣」談文學談以後的計劃，或是各自亮着一盞燈寫下生命的一些歷程。

我曾隨着大哥來到祖國，又一起回去異鄉繼續那邊未完的事業，千萬里的追隨，最後仍是並肩站在祖國的土地上共同努力。從高一起追隨大哥，至今已有十一個春秋在我們的笑談間。從異鄉的綠洲社到祖國的神州社，多少風雲在大哥揚袖間捲起來讓我在其中際會。多少盞明燈大哥曾燃點，照着我終生的前路，如今我是把筆握得堅定的了，童年的夢，已不再是夢了，它已真實得有如每天的生活。寫作不再是爲了想聽到誇獎，它已成了生命的血液。

在大哥領導下，我如是肯定了這志向，我的一生將是一本本的書，有着不同的封面和不同的內容。而大哥則是替我出版書的人。溫先生說中了我的志向，他的話讓我肯定了耕耘之後，收穫則在前面等待我去採擷。所以心地一片清明，像這下午的陽光，溫熙地照在窗外的水蓊樹上，微風拂處，粉紅的小花飄落紛紛……。

歲月是憂歡的臉

二九〇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後記：拙作蒙瑞安大哥鼎力推薦，並得宜勇兄之賞識，才能出版成書，大哥在百忙中猶爲本書寫序，江秋陽爲本書的封面及內頁設計，都是我所感激的，在此向他們致謝。

德馨文選 08

歲月是憂歡的臉

作者／周清嘯・黃昏星

發行人／洪宜勇

發行所／德馨室出版社

高雄市自立一路六六一四一號

(OK大廈九樓)

電話(〇七)二六五四一六

郵撥四五三六四號帳戶

印刷者／三光印刷所

高雄市鼓山區綠川街一六之三號

電話(〇七)二〇四九八〇

新聞局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一五〇四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元月一日

定價／50元整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請擲下更換



溫 任 平
Bernard Woon Swee Tin
No. 174, Golden Dragon Garden,
Coronation Hill,
Kampar, Perak,
Malaysia.



《嘯清周》

亞西來馬於生年三十四國民。人春永建福。昇聰周名原。
。系文外學大灣台立國於讀就現
港香，刊月風蕉亞西來馬於見散品作，作創始開歲七十
部藝文暨務總社詩州神任現。誌雜章報內國及藝文代當
練教術武場道〔軒地天〕道擊剛爲，武文修兼。人責負
出已，〔集選學文華馬〕及〔選詩馬大〕入收品作其。
。（集合星昏黃與）〔火燈岸兩〕集詩版

《星昏黃》

亞西來馬於生年三十四國民。人揚揭東廣。順鐘李名本
所神精族民，學文愛熱其受深，安瑞溫識認即代時學中
溫同隨年三十六國民。鬥奮而社洲綠立創爲同共，響影
神立創爲，造深台赴等嘯清周、平雁廖、真娥方、安瑞
。長社副社州神爲現。志大負不圖以，武允文允，社州
國於見散品作，（集合嘯清周與）〔火燈岸兩〕版出已
。上章文和誌雜章報外內